

施公案全傳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七  
修  
卷  
一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4B

# 施公案七傳卷一

## 第一回 施賢臣說詞激猛將 黃總鎮負氣訪強人

話說黃天霸衆人，自帶兵勦滅聚夾峰，大破賊窠，各賊殲除殆盡，班師回淮，銷差繳令，滿望從此地方安靜，不料竟有出了意外之事。這日施公忽然奉到一道聖旨，當即開讀已畢，施公大驚失色，當今皇叔梁九公，有匹日月銷霜千里龍駒馬，真是價重連城，世所罕有，忽然不知去向，當由在京各大臣踏勘明白，實係巨寇所盜。京內各官，自九門提督，以至五城兵馬司捕盜局等，無日不明查暗訪，緝獲御馬，追拿大盜，爭奈緝捕雖嚴，却是毫無影響。這日便有值殿大臣奏明聖上，請飭令外省各撫州縣一體查獲，務要追究御馬，捕獲大盜。因此當今想起施公面前有個黃天霸，現爲漕標中軍副將，遇缺卽補總兵官，此人猛勇過人，屢獲巨盜，疊破大案，因此飭令施公指明飭令黃天霸將盜取御馬之賊，並日月銷霜馬，限半年內一併緝獲交出，將寶馬馳送京中驗明無誤，再行升賞。施公奉了這道旨意，當將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公然李七侯褚彪朱光祖賀人傑張桂蘭郝素玉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等人，傳入署內，告明一

切。大家聽說，俱各大驚。施公道：黃賢弟雖有透天本領，奈此盜隱姓埋名，而限期又促，只有半年，這事從何着手？若是據情覆表，又怕違旨，不若乘此將爲難之處，婉轉覆奏上去，請旨另派精明強幹之人，悉心緝訪，黃賢弟但任幫同緝獲。如此辦法，黃賢弟責任較輕；即使不能訪出，黃賢弟亦不致因此獲譴，可不滅却黃賢弟半世英名，究不知黃賢弟及諸位賢弟等意下如何？施公這一番話，說得雖然婉轉，外面看似代黃天霸分身，其實用的是激將法；只因黃天霸生性好名心重，別人辦不來做不到之事，他偏要去辦去做，等到成功之後，却爭了這個名字。那怕龍潭虎穴，爲這名字上也要拚死去的，所以施公知道他有此性情，慣用這個激將法。那知黃天霸在先本有個爲難的意，也知道此事實不容易辦，及至聽了施公這一番話，不覺氣往上沖，天霸便道：大人言之差矣，某自從江都承恩提拔，以至今日執鞭隨銜，雖有十數年之久，是凡大人差遣之事，某無不赴湯蹈火，力效微勞，雖無大功，總未累及大人有獲譴之事。今御馬爲強人盜去，此乃國家無價之寶，卽非明傳御旨，也當一體緝獲，方是爲臣的道理；況某上受國恩，理應協力拿獲，無論緝獲與否，稍盡其力，藉可上報朝廷；今日既明降諭旨，飭令某悉心查緝，則是朝廷高厚之處，某焉敢辭。若以難辦推諉，畏縮不前，不

但有負國恩，有負大人提拔之德，便是某自己也覺慚愧。況某有此六尺身軀，既爲國家之臣，卽爲國家所有，卽使身軀報國，亦分所當然；何能因畏難而自惜殘軀。若謂毫無影響，無從着手，則盜御馬的，必有一個人在那裏，只要費些工夫，暗暗訪查，自然有個水落石出。常言道：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還怕查不出麼？等到查明出來，任他三頭六臂，虎穴龍潭，某黃天霸若說半個怕字，也不算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出色驚人的奇男子。總要將寶馬取了回來，親自馳往京師，參呈御覽，那時才顯得某不是畏難苟安之輩。大人但請放心，某若不將御馬盜回，誓不立於天地。這一番說罷，只見天霸氣浮於色，好比受了一肚皮委屈一般。施公聽他這番言語，實在暗暗贊他有膽識，有忠心，雖然好名太甚，却是難得。因想他既如此爽性，再激他一二句，以堅其志，讓他由此功立名成，就爲一朝棟樑，有何不可。因又說道：黃賢弟，你雖有此忠盡之心，代國家出力，原是難得；但是凡事必三思而行。本部堂仔細想來，這御馬既爲盜去，那盜馬的，若非有出色驚人的本領，也不敢前去盜取，不必說捕風捉影，消息毫無，就便訪到下落，恐怕那個盜馬的強盜本領，不在賢弟之下，賢弟却不可因一時豪氣，不望后想，只管鹵莽從事，雖然是奉旨的要案，不能違旨，若照本部堂方才所說，也不算違旨，不過自

家的責任，究竟輕鬆許多。至於少減英名，這也算不了一件大事，而況名之一字，足以累人，又何必定爭不已。本部堂爲賢弟計，仍要三思爲是。黃天霸聽說，更加氣望上冲，望施公說道：大人，某雖不才，未免小量某太甚，某之志已決，請大人不必疑心了。某便今日告假，前去查訪。施公正欲說話，只是褚彪一旁插口說道：黃賢姪你也不必如此作急，大人的美意，我也知道，並非不讓你去，且非怕你查訪不出，不過用作這些話，警戒你不可鹵莽，細細訪查，不明大人的厚意，反而伏着自己的性子，暴躁起來，我有一計，較爲平和，說出來大家斟酌。不知褚彪說出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奸猾賊露信留書 英勇士暗訪明查

話說褚彪在旁插口說道：黃賢姪不必負氣，我有一言，大家商量便了。施公道：老英雄有何言語，請即說出，以便大家商議。褚彪道：在老朽定見，最好一面請大人出奏，言明遵旨，惟限期太促，請旨寬限日期，約以一年爲度，俾可從容訪查。一面令黃賢姪明查暗訪，得有真實消息，可趕緊回來送信，以便大家同去。如此辦法，既不違背朝廷旨意，又可令黃天霸如願以償，所謂兩全其美。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聽罷道：老英雄所見，與本部堂略同，便照老英雄所言，據情覆奏。此時天霸見施公已允他前去查訪，並

請旨展限，好不歡喜，當即辭出。大家亦俱告假，各回本署，各就本職。施公即便擬了奏本，反覆看過，飭人繕寫，准備明日即發。到了晚間，用過了晚膳，在書房內燈下觀看書史，約有二更時分，忽見從窗戶外送進一封書來，上面寫着總漕施公賜覽。施公一見，喫了一驚，暗道：此是何人送來？因將書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着十六字，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欲訪此人，即在其間。施公看畢，不知何意，思想了一會，仍是不知用意。只得將施安喊到，告知明白，令施安傳至外面衆人，小心防護，恐有刺客來到。施安答應，去到外面告訴了衆人，於是李昆、計全等人得了這個信，便來書房問明一切。施公又將大略情形說了一遍。計全道：在末將看來，定非刺客一流，實係爲那盜御馬一事；只因此間奉了聖旨，飭令黃天霸訪查緝獲，這盜馬之人，必然暗中打聽，他却送一封信來，露些風聲，而又不將姓名說出，是令黃天霸作難。正在談論，忽聽屋上有人說道：爾等不必妄自議論，可轉告施公，速令黃天霸前去，以取寶馬便了。計全等聽了此言，即刻飛上屋簷，預備捉拿強寇；那計全等人，上得屋面，四面一看，不但無人，連一些人影也看不見。於是大家又前前後後，各處尋找了一遍，那裏有一些影迹。將至四更，大家才算下來，回明施公，各處安歇。施公亦明知此人，決不前來相害，也就安心睡覺。一宿

無話。到了次日，施公起來梳洗已畢，正欲令人去請天霸，却好黃天霸已得知昨晚有人留不露姓的信，早已進來。計全等也就細細告知明白，然後黃天霸便走進書房，給施公請安已畢，站立一旁。施公便將夜間之事，細說一遍，并說：本部堂仔細想來，他既然令賢弟前去取馬，爲何又不將地方明白說出？只留這不明白的十六個字，令人猜詳，好不納悶。黃賢弟你看此人究竟姓甚名誰？住居何處呢？天霸道：從此看來，御馬定爲此人盜去，他今前來送信，總令總兵速去，是他又在此顯些本領，單看某敢去不敢去的意思。此人既來，總兵焉得不去，那管在天在田，或上或下，總兵務要將他訪明下落。施公道：也須商妥而行，萬萬不可鹵莽，自貽后患。天霸道：謹遵大人吩咐。總兵之意，卽於明日出署，先在就近查訪一番，若能稍得消息最好，若訪查不出，必得遠至鄰省，細意密查，總期訪出真情，取回御馬，捉住強人，方才回任，不然暫時也不回署。施公道：也不必如此說法，但能細意慢慢訪查便了。天霸道：總兵卽日就動身去訪，不再進來叩辭。如果就近地方查訪出來，再回來一躑，然後再去，大人但請保重便了。施公道：但願賢弟此去早，早得手，立此大功，本部堂崑等佳音，爲賢弟慶賀罷。天霸答應，當卽辭出。次日一早，卽扎束停當，帶了銀兩包裹，別了褚彪、張桂蘭，逕自出門而去。褚彪將天



霸送出城外，一路上又叮嚀許多言語。天霸亦唯唯答應，於是去往各處查訪。褚彪亦即回城，暫且不表。再說阜甯縣楊家莊，出了一個命案，這楊家莊本是一個極大村落，聚族而居，有百十戶，俱是姓楊，內中有一家名喚楊士興，妻子王氏，老夫婦兩個，生有一子，名喚大富，這大富曾習雜貨生意，向在蘇杭一帶販賣雜貨，今年二十六歲，於二十三歲上娶親，岳家姓吳，也是阜甯人氏。其妻比大富少一歲，今年二十五歲，於二十二歲上過門，生得頗有美貌，過門之後，與大富極相恩愛，事奉翁姑亦最賢孝。大富娶親三月，即往杭州販賣雜貨，本約定年終回家。那知到了杭州，因有一個至好的朋友與他合本，前往廣西販賣桂元，因此一去三年，雖然獲利甚厚，未免歸期太遲。這日捆載而歸，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數載歸來一朝死去 百身莫贖兩個含冤

却說楊大富自從浙販賣雜貨，頗獲厚利，捆載而回。這日到家，父母妻子自有一番闊別情懷，天倫樂事。楊大富先給父母請安已畢，又問了家中許多事情，他父母也問了許多福建浙江各處的風景，彼此俱訴說了一遍。他父母因兒子平時最喜喫活鱧魚，今兒子從遠的歸來，便命媳婦吳氏烹魚燒筍。吳氏既奉翁姑之命，便去烹魚燒筍，一

刻兒俱已齊全，真個五味調和，又煮了兩壺酒，於是父母妻子團聚一桌，心下更加喜悅，所以大家俱各暢快，說不盡那天倫之樂，骨肉之歡。因此大家就痛飲起來，直至日落西山，才算喫畢。一會子點上燈火，所有杯盤碗盞，均由吳氏撤去，親到廚房內收拾一番。楊大富即與父母在室中閒談，不一刻，吳氏將鍋碗收拾清楚，也就回到室中。老夫妻見媳婦收拾已畢，此時已有初更時分，便暗存了一個愛子之心，因與楊大富說道：我兒沿途辛苦了，你早些去睡覺罷，爲父的爲娘的今日多飲了兩杯酒，有些倦怠起來了。因又低低喚吳氏道：醒醒，明日早點起來，好檢些物件，便回楊士興提燈進房，這裏小夫婦也就拿了燈，一同進房安寢。這一夜團底柔情，枕旁私語，自然說不盡那千般愛恩，萬種綢繆。常言道：久別當新婚，其言雖俚，其情的確。一宿無話，那知器滿招覆，樂極生悲，等到次日天明，吳氏一覺睡醒，因昨晚婆婆吩咐他早些起來，代丈夫檢點物件，不敢違背，一經夢覺，即便起來，因又低低喚大富道：你醒醒，我起來了，你獨自睡一會罷。喚了好幾聲，只是不應。吳氏因笑罵道：痴郎怎這般好睡，敢是假裝不應麼？你會假裝，我偏要將你喚醒，因即伸手將楊大富身上推了一回，那知楊大富仍是不醒，又覺他身體板硬。吳氏暗自疑惑道：如此亂推，何以還不醒來？這也奇了！爲何推在

他身上這身子是板硬的，不是昨日上床時那樣身體，就便他熟睡不醒，也不致如此板硬，難道有什麼怪事不成？愈想愈疑，因將手探入被裏，向大富身上一摸，那知偏體冰冷，毫無一點熱氣。吳氏這一嚇，可實在喫驚不小。復又向大富臉上一靠，也是冰冷透骨，鼻孔呼吸毫無，原來楊大富早已死去。吳氏此時真如半天裏打了一個霹靂一般，本來要痛哭一起，無奈驚恐太甚，過於作急，不但哭不出，連話也說不出口，好容易掙了一會，纔大聲說了一句不好了！這一聲可實在驚詫之至。却好對房裏老夫婦也早睡醒，忽聽媳婦喊了一聲不好了，那種聲音急詫得極。老婆子便大聲問道：媳婦爲着何事？如此大驚小怪，究竟什麼事不好了？這樣來嚇人。老婆子問了好幾聲，見對房裏只是不答應，因自說道：怎麼不答應我，難道真有什麼不好的事麼？楊士興道：敢是媳婦睡魔了。老婆子道：不是睡魔，我剛纔聽見媳婦低低的喊大富的，怎麼會睡魔？又喊大富所爲何事？那知更喊不應。老婆子作急道：其中必有緣故，我們去看看，究竟爲着何事？如此驚詫。一面說，一面穿了衣服，趕即開了房門，來到對房去推房門，裏面門着，推不開門，便又在房外大聲叫喊兒媳，還是不應。只得將門打開，走進房內一看，只見他媳婦吳氏，倒在床面前地上，面如紙白，口角流涎，已是嚇昏過去。老婆子一

見已嚇得魂不附體，趕忙上前，一面去拉媳婦，一面喊兒子道：大富你還不快些起來，你媳婦子昏過去了！快起來去取姜湯。你昨日纔回來，究竟爲着何事，與媳婦吵呀？敢是你將他推跌了麼？一面喊說，一面已將吳氏扶坐起來。復又喊楊士興過來，幫同看視。楊士興聽說，就搶走過來，口裏唧唧噥噥說道：好好的夫妻，爲什麼吵起嘴來？況且昨日纔回家，就使媳婦有什麼不好，也不應就吵鬧得這快法。說着已進了房，看見老奶奶扶着媳婦，又見媳婦面如紙色，只有出氣，沒有進氣。楊士興見着不忍，只得罵着兒子道：你這該死的畜生，你不在家，爲父母的全虧你媳婦小心服侍，並沒有一件不賢孝的事情；你爲什麼纔到家中，就將媳婦氣得如此，還不給我快快起來，去燒姜湯來灌。罵了一頓，那裏見大富答應。楊士興也就疑惑起來，正要上前去拖他，只見他媳婦嘆了一口氣，說了兩字苦腦，見他又不言語，惟有兩眼流下泪來。老婆子見此光景，只得勸慰說道：我兒不要如此，兒子有什麼委屈你的事，只管對爲娘說明，有爲娘的代你理直，切切不可如此氣惱。此時吳氏雖然口不能言，却已醒轉過來，耳內聽婆婆如此說法，真正文不對題，連忙搖頭，又將手指着床上。老夫婦誤會其意，只是疑惑兒子給他受了委屈，仍然絮絮叨叨，有爲娘代你理直的話頭。吳氏實在着急不過，死命

的掙出兩句話來，帶哭說道：「娘呀！他他已是死了。老夫婦見他說出一個死字，便大哭問道：『那個死了？』吳氏又帶哭連說道：『你兒子好端端的，不知何時竟死在床上？』我好苦呀！老夫妻一聞此言，還不甚相信，暗道：『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一夜就會死呢？』一面說，一面走到床前，將被掀開，近前一看，果然僵臥床上，再用手將他身上摸一摸，真個體冷如冰，並無呼吸。於是楊士興老婆子痛哭不已，吳氏是不必說。翁姑婆媳一齊挺足捶胸，哭兒的哭兒，哭夫的哭夫，嚎哭之聲，直達戶外。這一哭驚動了左右鄰舍，那些族下不知所爲何事，就敲門進來，見楊士興等嚎哭不已，大家先問了個大略，然後將士興等勸住了哭，復又細細問了一遍，也是疑惑：『怎麼好端端的一個人，昨日纔回家，今日就會死？』其中必有緣故。內中有個族長，是楊士興再從的堂叔，此人性情奸猾，刁惡異常，平時人家無事，他方且尋事去做，好於中取利。今見士興家鬧出這樣一個大禍事來，他却有了主意，居心想在這件事上，得一炷大財爻。當下因卽冷笑說道：『大富昨日回家，今日便死，其中也沒有什麼緣故，顯是身死不明，此事非報官檢驗不可。又望楊士興說道：『你們只知道亂哭，就會代兒子伸了冤不成麼？』你媳婦平日雖然賢孝，可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我看來，這其中必然有些不安，還不快些將吳家的人喚來，

我們大家也好說話，給你兒子伸冤。楊士興夫妻聽了這番話，半疑半信，只得着人到吳家送信。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未亡人明心求殉節 刁族長得意代鳴官

話說楊士興聽了堂叔楊懷仁這番話，不免半信半疑，因暗道：無論是非身死不明，也應該去吳家送信，因即立刻着人前去。原來吳家也是阜甯縣的大族，有名的吳家甸。這吳氏之父名喚吳有德，他妻子李氏，膝下有兩兒一女，一女就許配楊大富爲妻。這吳有德爲人忠厚非常，實在是個有道長者，家裏也有些薄薄產業，女兒歸甯，平素皆是叫他善事翁姑，留心家務。却好吳氏也從未違背，總是唯唯聽命，所以在楊家也極其賢孝。這日吳有德正從外面回來，忽見楊家有人前來送信，說女婿於昨日回來，今日一早不知如何便言身死，請他趕緊前去。吳有德聽了此話，喫驚不小。當下夫妻兩個即刻出了門，僱了一輪車子，趕往前去。不一會已至楊家，未入大門，吳有德夫妻便一路哭了進去。楊士興夫婦見親家已來，吳氏見父母俱到，於是大家又哭起來。惟有一路哭了一幾次，真是哭得肝腸寸斷，死去活來。好容易慢慢勸住了哭，吳有德先問了一遍如何身死情形，楊士興即大略告訴了一遍。吳有德又細細問了女兒一遍，吳

氏也就細細將始末根由，哭訴了一遍。說着就一頭向壁上撞去。楊士輿的妻子在旁看見，趕緊搶上一步，將吳氏一把拉住，說道：「我的兒，你切切不可尋死覓活，雖然痛夫心切，也須不出其節。」那楊懷仁初意說了許多唆使的話，本想吳有德暗暗買囑他，便好得些錢財，再來說項。現在聽見吳有德不以此爲然，因道：「我這姪孫昨日始回，今日便死，其中顯有情弊，不怕你親家見怪，光景非鳴官不行。」吳有德聽說也道：「你老人家言之有理，真請你老人家進城一走，好在你老人家也是楊家族長，此事也應該問的；我等當在尊府，恭候本縣到此相驗，好見個明白；事宜早辦，請你老人家進城一走罷。」楊懷仁被吳有德這一番話，說得頓口無言，又不好說不去，只得答應前去報縣。說着當卽出了大門，匆匆的直望城裏而來。進了城到了縣門，却好這日是放告之期，便請人寫了一張狀詞，卽刻呈遞進去。阜甯縣接到這宗案卷，見是謀害親夫重案，卽當准詞，飭令預備屍場，聽候相驗。楊懷仁見准了詞，也就卽刻出城，直奔楊家莊送信。當有本莊地保預備屍場，聽候縣官前來相驗。到了次日，約有巳牌時分，阜甯縣帶同差役，忤作乘轎而來。及至楊家門口，降輿而進，卽刻升坐公案，先提原告楊懷仁略問數語，又提被告楊吳氏至公案前略問一遍。吳氏便將前後的情形哭訴了一遍，因道：「小婦

人丈夫身死不明，總要求大老爺伸雪。阜甯縣正欲下問，楊士興便跪在地下向上說道：兒子楊大富身死不明，求老爺從正伸雪。阜甯縣向下問道：你是何人？士興道：小人是死的父母。阜甯縣道：你叫什麼名字？士興道：小人名喚士興。阜甯縣道：怎麼那狀詞上不是你的名字，何以那懷仁反是原告？本縣可不明白。士興道：懷仁是小人從堂叔父，小人因不能分身進城，所以請叔父懷仁前去喊冤。阜甯縣道：原來如此。一面問話，一面密看吳氏動靜。只見吳氏伏在地下嚎啕痛哭，實在不是謀害親夫的情狀；而且吳氏端莊誠實，哀毀之至，又非那淫潑派。阜甯縣此時已知道其中定有奸人唆使。又將楊懷仁望了一望，料得楊懷仁頗非善類之人。看了一遍，因飭令忤作悉心檢驗，據實詳報。忤作答應下去，不一刻，喝報上來，驗得屍身肚腹青紫，委係中毒身亡，餘處並無傷痕是實。阜甯縣聞報，復又走出公案，親視一周無誤，因命填了死格，飭令先行收殮。所有原被告帶回衙門再訊。畢竟楊吳氏是否謀害親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法外推情恩准視殮 事後報案意圖雪冤

話說阜甯縣姓顏名繼祖，山東人氏，是個兩榜出身，屢膺要缺，清白相持，而於這命案上，尤不肯鹵莽從事，惟恐有冤屈等情，所以顏縣令沉吟良久，因望楊士興道：爾子雖



然中毒身亡，其中不無冤抑。據本縣察看爾媳亦非凶惡之婦。本縣此時却不能草草定案，卽謂爾媳謀死親夫，必須帶回衙門，徹底根究，纔能定斷。爾子既已身死，你可妥爲收殮。本縣將原被告一併帶往衙門審訊便了。楊士興聽了這話，感激非常，因跪下求道：求大老爺公斷，總期兒子含冤得白，大老爺便朱衣萬代了。顏縣令點頭，正欲飭差將原被告帶往，忽見吳氏跪下哭訴道：小婦人求恩暫免帶往，俟丈夫收殮已畢，小婦人親視含殮，稍盡夫妻之道，然後再奉提案聽審，按法處治。若此時便去，小婦人實在不忍。自小婦人嫁丈夫三月，丈夫就出外經營，一別三年，未曾稍盡婦職，滿望此次回家，得運偕老初願，不料昨回今死，亦小婦人命該如此，猝失所天，雖是不美之名，小婦人亦惟有一死報之。所以仰天恩准，親視含殮，趁此相對片時，聊當相伴；過此以往，須等大老爺治罪之後，未亡人伏法之時，才可得見於地下矣。說罷痛哭不已。吳氏說了這一番話，不但吳氏自家痛哭，就是楊士興夫婦，吳有德夫婦，以及左右鄰舍，楊家本族人衆都哭起來。就是顏縣令也不免涕泗滂沱，聞之酸鼻。因暗道：這樣一個賢德婦人，說他謀害親夫，本縣實在不信。又何以屍身中毒而亡？真令本縣難解此案了！也罷，且准他親視含殮已畢，再行帶往覆訊便了。心中想罷，便吩咐道：姑念你一再哀求，

從寬着俟爾夫殮後，卽行到署候訊。原告楊懷仁暫行飭令看管，一並候提。顏縣令吩咐已畢，打道回衙。這裏楊士興便請了許多人進城，備製衣衾棺木諸事已畢，然後入殮。吳氏三番兩次哭暈在地，那一種可憐情形，人便有鐵石心腸，也沒有不垂淚的。楊士興夫婦，吳有德夫婦，一是痛兒子死的不明不白，媳婦如此痛哭，又不像是他謀害的神情；一是痛女兒死了丈夫，連落個不美之名，免不得匍伏公堂，出乖露醜；大家都有心事，哭個不了。此時已是天晚了，大眾安歇一夜，吳氏雖然睡在舖上，那裏睡得着，却又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兩隻眼睛已是紅腫合縫，大家也俱起身。吳氏垢面蓬頭，麻衣如雪，勉強喫了一點飲食，度度正氣，便催著翁姑父母，率領他進城，親自赴縣報到。楊士興夫婦，吳有德夫婦，也不便拒却，也就收拾預備出門。楊士興又在莊上僱了兩輪小車，給吳氏等人乘坐。吳氏又到大富靈前磕了兩個頭，哭訴了兩句，然後上車直望城中而去。不一會已至縣衙，由楊士興報到已畢，顏縣令知道，立刻傳諭值日差好生看管，並將原告提到，聽候午堂審訊。差役答應下去。不一刻已至未末申初時候，顏縣令升堂，兩班差役齊立兩旁。縣令命先帶原告楊懷仁聽審。差役立即將楊懷仁提到跪下，望上叩了一個頭，說道：姪孫被吳氏謀害身死不明，求大老爺伸雪。顏縣

令問道：爾說你姪孫被吳氏謀害，爾何以知其細底？楊懷仁道：小的住已死姪孫家間壁，十六日見姪孫作客歸來，好端端的一個人，爲什麼過了一夜就死了？若說他因急病所致，何以早不得病晚不得病，偏在第一天回家，第二天就得病而死？天下那有這樣的巧事？而况姪孫婦自從嫁與姪孫之後三日，姪孫便出外作客，平時見姪孫婦外似莊嚴，內實輕佻，難免毫無外侮。求大老爺嚴加審訊，必得其情，否則姪孫含冤莫白。顏縣令道：爾說你姪孫係爾姪孫婦謀害，爾能指出實據麼？楊懷仁道：小的不必再指實據，老爺已驗得屍身肚腹青紫，委係中毒身亡，卽此謀害的真憑實據，但求大老爺嚴訊，自能水落石出。顏縣令道：本縣看你姪孫媳痛夫甚切，並無悲生怨死之意，恐怕爾姪孫並非你姪孫婦害死，其中另有別情麼？楊懷仁道：大老爺明見，在大老爺已經驗得中毒，若非姪孫婦謀害，難道還是姪孫自己服毒以尋死地，再不然父母將他害死？天下萬無是理。若謂自己服毒，姪孫在外經商獲利甚厚，又無不了之事，今始回來，正好叙天倫之樂，何以口尋死地呢？總求大老爺明察。顏縣令道：據爾所言，你的姪孫定是爾姪孫婦謀害無疑了。本縣有一事不明白，爾姪孫身死，何以他父母不來喊控，偏是你前來代他伸雪，這是什麼道理？楊懷仁道：大老爺明見，小人既爲楊氏族長，凡

是本族無論大小事件，理應小人出場，何能置身事外？而况堂姪痛子情深，已三番兩次欲自尋死地。小人見此情形，姪孫已身死不明，何能眼見堂姪自覓死地，置之不論？又因堂姪委頓不出，特地囑托小人報案稟控，不平之事，外人尙可代抱，何况一族？又何况爲一族之長？大老爺未免錯怪小人了。顏縣令被他搶白了一番，本待急欲申飭，又因他所說並非無理，而况楊大富實係中毒，不免有不實不盡之處；且待問明之後，再作道理。因此暫爲隱忍，不去申飭。當下說道：你且退下，將楊士興問話。楊懷仁答應退下一旁，差役將士興帶到跪在下面。楊士興向上叩了一個頭，顏縣令問道：爾子身死，據爾叔稟控，謂係爾媳謀害，在本縣看來，爾媳似非狠毒之人，未必下這毒手。究竟爾媳當爾子在外經商之時，有無流動之事，你終日在家，諒可知悉，爾不妨據實陳明，本縣令好代爾子伸冤。楊士興哭訴道：若說兒子不在家，媳婦也不會忤逆，也能操持家務，並沒有什麼不安之處，不知爲什麼兒子纔回來，他就下此毒手，將兒子謀害死了。總求大人伸冤。顏縣令聽罷點點頭，又命退下，便叫帶吳氏聽審。畢竟問了什麼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疑案難明縣令宿廟 寶物未獲總鎮尋踪

却說顏縣令先將原告楊懷仁及楊士興二人問過了一遍，命二人退下，卽令帶楊吳氏聽審。不一刻差役將楊吳氏帶進，顏縣令望下看去，只見吳氏垢面蓬頭，麻衣如雪，悲痛之狀，有奄奄欲絕之勢，低着頭一步步望前慢慢的走進，到了堂上，向公案前跪倒，便向上磕了一個頭，葡萄在地，口中哀哀哭訴道：小婦人蒙恩提拿，求大人爺明鏡高懸，從公判斷，只要生無負屈，死不含冤，小婦人罪擬凌遲，也不算愧對亡夫於地下了。說罷，哀哭泣不已。顏縣令見此情形，聞此言語，真是目不忍見，耳不能聞，酸鼻痛心，莫此爲甚。因暗道：照此看來，豈有這個婦人會下毒手，謀死親夫？因問道：吳氏，爾夫中毒身死，據爾族叔祖謂爾謀害致命，汝究因何事，將爾夫謀害？爾可從實供來。若有半字含糊，本縣言出法隨，爾可速速招來，免受大刑喫苦。吳氏在下面聽了這番話，痛入骨髓，便哭訴道：大老爺冤枉，小婦人雖不曾讀書，也粗知大義，豈有忍心害理謀死親夫，自罹法網；但亡夫既已身死，小婦人亦百喙難辯，好在小婦人本係未亡人，夫死隨之，自古所尙，惟望大老爺將亡夫究竟如何中毒，以致身亡，一一剖明，小婦人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若大老爺定謂小婦人實係謀害，加以大刑，治以國法，小婦人亦所甘願，不死於亡夫將死之時，而死之於國家公堂之上，則從夫之義，殉節之情，較之自尋

死地者，尤勝百倍。大老爺應如何訊斷之處，總求賜以一死便了。說罷號咷大哭不已。顏縣令聽了這番話，好生不忍，因又暗道：照此情形，聽此言語，實在是個烈婦，本縣若定照謀害親夫例嚴刑拷問，不但這婦人冤沉海底，便是本縣亦不免要受冥法。若不訊問，不但原告不肯了結，就是死者亦不能甘心。然非死於吳氏之手，究竟所中之毒從何而來？本縣也要求個自信。沉吟良久，忽然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或者可以明白。心中想罷，因卽退堂，晚間好去辦事。你道顏縣令想出什麼法子？要去宿廟求神指示，好知孰是孰非。顏縣令所說如此如此，便是宿神廟求。用過晚膳，便齋戒沐浴換了衣服，帶了一個書童，背着一個行李，就出衙門，直望本邑城隍廟而去。入廟以後，焚點香燭，禱告一番，然後就命書童將舖蓋在大殿上打開，又命書童先自回去，明朝天明再行來接。書童去後，顏縣令卽就大殿旁側睡下，以覘神示。始則翻來覆去，不能合眼，好不容易朦朧睡去，但覺已身走入一處，非寺非廟地方，內裏走出一人，古服古裝，便向着已通名問姓，自己亦問那人姓名，只見那人道：在下姓金名介，字花封，久仰清操，欲見無由，今夜已臨寒舍，在下增光多矣。某酷嗜詩詞，有拙作一首，敢求賜教，不卜尙蒙俯賜一顧否？顏縣令當卽拱手歛容謝道：先生高才，既蒙見教，敢不拜請，卽乞示閱。那人

便在袖中取出一紙遞與縣令顏縣令接在手中一看見是一副花箋上寫着一個題目，是村居小飲，以下便是一首七絕。因讀道：

紫荆花下碧欄邊，正是江南春暮天；有酒一樽魚一尾，陶然醉臥便神仙。

顏縣令將詩讀畢，因贊道：卽景生情，古音古節，的是村居雅典，先生殆有隱意乎？那人正欲回答，忽見一陣狂風，飛砂走石，風過處一身長嘯，一只斑斕猛虎迎面撲來。顏縣令不暇顧及那人，望裏面躲去，不意心急力軟，足下又被石子一摔，跌倒在地。因此驚道：我命休矣！這一聲喊，急出一身冷汗，急而驚寤，醒來乃是南柯一夢。卽披衣而起，走下大殿，但見月明在天，走上殿打坐一回，又將夢境及詩句默悟一會，似與所辦之案，文不對題。因暗道：難道求神指示，卽此夢境之說麼？果如此，好令我索解不得。停了一會，又覺有些倦意，因倚枕而臥。纔一合眼，便見殿上所供城隍，站立在面前，以手指道：你能關心民瘼，慎重人命，不肯草率從事，求之近今，不可多得。吾神已令稽察司顯示案情，爾可於詩意悟之，自會明白。倘仍不解得，可趨晤漕督施公，請其解說，自能徹底澄清，兩無冤屈。好自爲之，我神去也。說罷拂袖而去了。忽然驚覺，已將天明，又將神示各語，將夢中詩句，在箋上寫出，照字逐句，再四推敲，細細研究，毫無領悟。回衙又請幕

友來到，大家參悟一會，仍然未得真解。因此大家商議，便疊成文卷，預備詳請施公辦理。這且不表。再說黃天霸自被施公用了激將法，他便往各處明查暗訪，偵緝那盜御馬的強人。先在附近一帶州府縣城鄉內外留心訪查，一連訪了三四日，並無消息。又親往酒樓妓館查訪一番，仍然終無消息。這日走到海州一座酒樓，這酒樓名叫醉白樓，乃是海州城裏第一座有名的酒樓。黃天霸上得此樓，就向南窗子口揀了座頭，當有小二上來問道：老爺你是一人小飲，還是請客？天霸道：咱便小飲，你這店內有什麼下酒的時新小菜，及頂好的美酒？小二道：你老爺若問小菜，俺這店中長時新的，是竹筍鱸魚，此外雞魚肉鴨無不俱全，還有牛肉脯，鱔魚絲，聽老爺點用。若問好酒，小店最出名的是玉壺春。天霸聽說，便點了一樣牛肉脯，一樣竹筍燒紅肉，又命將玉壺春先打二斤，逐後再添。小二答應下樓而去。天霸忽然向東一看，只見靠着東壁牆一張桌子上坐一人，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醉白樓道士洩機 漕督府賢臣聚議

話說黃天霸在醉白樓纔揀了坐位，令小二去拿酒菜，忽然掉轉頭來向東一望，只見靠着東壁以下，一張方桌子上坐一人，頭戴逍遙巾，身穿鶴氅，淡黃色面皮，大鼻樑闊



口，兩道濃眉，一雙秀眼，亦然道家裝束，飄飄然却實在不凡，靠着桌子有一面招牌，上寫着知機子善相天下士，兩旁又有兩行小字，上寫一行是能知過去未來事，下寫一行是善識窮通壽夭人。黃天霸見了那人，覺得他生得不凡，好生驚異，因卽頻頻注目。道士瞥見天霸如此，就將目光逕送過來，直對天霸看視。天霸被他看視，心內有些不耐煩起來，因就對面喝道：看你這道士頻頻注目，爲何看着咱家，難道咱家臉上與衆不同麼？那道士見他喝問，因卽道：推察長官之意，長官固存着一肚皮的心，殊不知長官的心事乃公事，且不但公事，而且是奉旨緊要的公事。小道本欲超前爲長官一卜，又不敢冒昧，恐觸長官之怒。天霸當卽改容謝道：我不識道長能知過去未來，言語冒犯，尙望見宥。還有一言動問，據道長所說之話，是知道某的心事，但不知某有何心事已現於色？乞道長一言，究竟是否。那道士便也笑道：長官心事，小道雖未必盡知，却也略知一二。長官此時這件心事，所謂踏破鐵鞋無見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現在失物雖然未獲，又不知失落何方，但不過費些時日，喫些辛苦，自然就有頭緒；一有頭緒，那時就好辦了。長官的心事可是如此麼？天霸聞言，暗自喫驚不小，因暗道：他既知此心，他必知道那盜馬的人；我何不細細的一問，或可憑他言語前去找尋，有何不可。因更改

容謝道：道長既如此高明，何不請來同坐，得以暢領大教呢？那道士亦欣然允諾。却好小二已將酒菜送上樓來，天霸又叫小二添了一付杯箸，便請那道士入席，又請那道士坐了首席。天霸便滿斟一杯，送至那道士面前，然后方自斟酒。三巡酒罷，乃又問道：道長幸勿吝教，乞即明示一言，卜着失物落於何處？係何人所盜？限日能得人贓俱獲，某定當重謝，決不失言。那道士笑道：長官少待，俟小道一卜，以決方向如何？天霸道：便請賜教。少時再當奉飯。那道士即從袖中取出一個小小木桶，內藏金錢三枚，先將謀筒取在手中，默禱了兩句，然后將謀筒搖了三次，金錢亦傾倒三回，然后照着卦爻，自己先解了一回，方才向天霸說道：小道據這卦爻上看來，這所失之物，却非尋常人盜去，要去找尋，必須向西北追尋，但這地方三面皆水，一面是路，若由正路進去，曲折連環，甚不易行；若由水路而去，亦復連環曲折，不易出入。所失之物，雖在那裏，並未損壞，但暫時不能到手；即使有人領路，到了那裏，亦還有一番大大周折。這是小道在卦爻上所斷，若照長官尊容上看來，早晚必可得一個實在的消息；其中還須有人幫忙前去，方可成功。小道是句句實言，長官不必疑惑。天霸聽罷，即謝道：多承指教，事成之日，當再奉謝。於是二人痛飲了一回，用了飯食，天霸還了酒飯鈔，與道士下樓而去。道士

亦再三致謝而別。天霸下了酒樓，與道士別後，心中想道：我亦出來好些時日，大人在衙門內必然記念，我何不先回衙門，走了兩日，到了衙門，進書房給施公請安已畢，施公命他坐下，便問道：賢弟出去將有半月，曾否有些消息探出？天霸道：消息却不曾探訪出來，到是在海州醉白樓酒館內，遇見一個道士，便將那道士話說了一遍，接着說道：所以先自回來一走，將此事稟知，再行出去明查暗訪。施公聽了甚爲喜悅，因命施安道：你可出去將他們大家請進來，斟酌斟酌，再到黃老爺衙門內，將褚老英雄請來。施安答應，不一刻，關太李昆計全李七侯何路通朱光祖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等人，先已進來。又停了一回，褚彪賀人傑亦復來到。大家施禮已畢，褚彪便向施公問道：大人叫喚小人有何吩咐？施公道：並無他事，只因黃天霸方才回來，說起是一個道士能知過去未來，他便請道士卜了一卦，據那道士說，這所失的御馬，可向西北方去尋，但是那個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路，若從正路而進，却是曲折連環，頗不易走；若從水路而進，也是連環曲折，出入頗難，但不知這是一個什麼地方？有如此許多曲折連環。本部堂因此請老英雄及諸位賢弟進來，大家斟酌一回，或者這個地方黃賢弟不知道，諸位中有知道的，便可說出來，好設法前去。但不知褚老英雄及諸位賢弟，照那道士

所說這曲折連環地方，可有知道的麼？褚彪首先說道：據老民看來，雖依道士所言，却亦不可深信，他怎麼就知道這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路，皆是曲折連環，不易出入呢？只總是江湖買賣的通病。忽見朱光祖在旁說道：弟到記起一件事來，以後畢竟朱光祖說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忽悟前言具供死狀 細推詩句莫解冤情

却說朱光祖在旁說道：小弟在二年前，聽得江湖上朋友所說，竇耳墩有個兒子叫竇飛虎，其人本領異常出衆，他却安分守己，他所住的地方，就叫作連環套，今照道士所言，什麼曲折連環，莫非就應在此地？但是這竇飛虎，從來不做這些事的，果是竇飛虎將御馬盜去，不是小弟多嘴，還是褚大哥前去一走，當面與竇耳墩要回。竇耳墩那老兒與褚大哥也有些交情，如今褚大哥前去，只要與耳墩說明，竇飛虎究竟是個小輩，不能回絕褚大哥的面子，或者御馬要得回來。如令黃賢姪親去，他雖與天霸並無仇隙，究竟因天霸的父親黃三太三打竇耳墩，其中不免有些遺恨之處，恐怕因此順事反成逆事了。褚大哥你老的意思，尚以小弟之言爲是麼？褚彪正欲回言，忽聽外面喊冤之聲不絕於耳，施公卽命施安出外訊問。施安答應出去，不一刻進來稟道：外面喊

寃的，叫作吳其士，因他女兒爲探花大盜先姦後殺，該盜臨去時，曾留下一枝白絨扎成雙燕子的花，以爲憑據，到此喊寃，求恩代他女兒伸雪。施公聽罷，將眉一皺，因道：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御馬盜去，尙未得有消息，現在又出了這麼一件探花強人盜案，這從那裏下手？先辦那一件是好？而況這探花大盜又是誰人？偏又留下一枝雙飛燕花來，皆是令人恍惚。只見朱光祖上前復又說道：大人放心，這件案不難破的，這留花的人名，人雖未曾見過，却也定是早知其名，見了此花，卽知他的名號，此人綽號就叫雙飛燕，專擅探花本領，比那蔡天化亦不相上下。蔡天化有運氣的工夫，這雙飛燕却慣用一對倒刺鈎，百步之外，百發百中，任你什麼兵刃，總敵他不過的。但好久行踪無定，不知他現在何方，也須暗訪明查，打聽踪跡，然後方好動手。施公聽說，因卽說道：朱壯士旣如此說，本部堂之意，擬請褚老英雄先往連環套一行。朱壯士與黃天霸一齊同往，若探得御馬果在那裏，卽煩褚老英雄向竇耳墩要回，先結了一宗案卷。若再能訪出雙飛燕的踪跡，就請褚老英雄與朱壯士黃天霸就近會議，應如何捉拿之處，悉聽裁奪。若打聽不出實在踪跡，就先將御馬一案結清，然後再捉拿雙飛燕歸案。不知褚老英雄尙肯屈駕，以助天霸一臂之力否？褚彪道：大人吩咐，怎敢不遵，但有一

層，雖據朱老兄弟說得如此容易，若御馬不在連環套，或御馬果在那裏，老民進去面索，竇耳墩若不肯交，那時大人可莫怪老民辦事不力。總之老民竭力去辦，此時却不可預定，還求大人寬恕。施公道：若得老英雄允准，本部堂已激感不盡，如能御馬實在這裏，竇耳墩又看老英雄金面，三言兩語，便即取回，同是大幸。即或不然，本部堂只好另想他法，何能反怪老英雄不力？老英雄但請放心，惟願此去，御馬取回，雙飛燕又被捉拿，二案齊破，本部堂當再竭誠奉謝便了。褚彪道：大人說那裏話來，老民當誠心竭力去辦，何敢言謝，特恐老朽無能，有負大人吩咐，只要大人不罪老民，便感激無地了。說罷，便即告辭，大家亦即告退出去。施公又命施安即刻吩咐差役俟候升堂，帶吳其士審問。施安答應，也就傳出話去。施公少停一刻，便自升堂，吳其士提赴堂上，向公案前跪下，先磕了一個頭，然後哭訴道：生員吳其士，求青天大人代女兒伸冤，捉拿強盜。施公向堂下問道：爾乃何處人氏？家住那裏？你女兒如何被強盜所殺？可一一從實施說出。吳其士道：生員祖居山東濟南府，近因就幕徐州，故將家眷移寓村城居住。不意本月初八日早間，有婢女蘭香，到女兒房內有事，瞥見女兒牀前有血跡一堆，婢女即頗爲驚訝，便走到面前看視，又將帳幔掀開去，叫喚女兒，那裏曉得掀開帳幔，已見女

兒被殺身死，赤身倒臥牀上。婢女一見驚喊，生員的妻子何氏聞聲趕去，進房觀看，果見女兒被殺。因思女兒悉聽母教，何以赤身露體，仰面而臥，當時卽生疑慮起來。因此檢察私處，已爲污辱。彼時當由生員妻子用被覆上，喊生員進房。生員才進房，忽見帳幔上面，插枝白紙扎成的雙飛燕。見了此花，便想到是採花大盜所留記號。本日卽往銅山報案，當有縣官進房檢驗，驗得果係強姦不遂，先姦後殺身死。銅山縣亦卽俯准飭差緝獲正凶，所有絨花存案備質。無如縣差雖不敢疲玩，大盜實在難訪。因思大人素著威嚴，又兼台下將士甚多，皆是武藝出羣之衆，故爾匍匐求恩，伸冤雪枉，緝拿大盜，以申國法，而慰亡魂。說罷復叩頭不已。施公道：據爾所言，已赴縣投報，何以該縣並未申詳到來？須俟本部堂札飭該縣詳細報告情形，後本部堂當爲爾嚴加緝獲便了。吳其士見施公已准嚴緝，起來從容退下。施公正欲退堂，忽見承發書吏送進兩角公文，遞呈上去。施公一看，却是兩件申詳公文：一件封面上寫着銅山縣謹封；一件寫着阜甯縣謹封。施公先將那銅山縣那封申文拆開看了一遍，却是申詳吳其士女兒被採花大盜先姦被殺一案。施公看畢，放在一旁。又開拆阜甯縣那封申文，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細細揣度一回，因暗說道：據這申文上所詳的情節，這阜甯縣却是一個關

心民情的好官，就是那女人也似非謀害親夫之輩。何以詩句上，又令人恍惚，不可思議，到叫本部堂殊難測度了。也罷，暫且退堂，容再尋思這詩句上道理。暗自說罷，即將這兩件公文拿在手中，即刻退堂進去。你道阜甯縣這件公文却是何事？原來就是楊大富中毒身死，楊懷仁控告楊吳氏謀害親夫，阜甯縣宿廟求神那宗案卷。阜甯縣因解悟不出詩句上的隱語，又不敢擅自訊斷，妄作解人，故此疊成文卷，申詳上求施公指示。施公退堂以後，即將那兩件公文帶入書房，便更了衣，施安又泡了一碗茶，送到施公面前，施公喝了兩口，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觀書消遣頓悟詩詞 報病傳醫密詢底蘊

話說施公將阜甯縣申詳的那件公文據詳推究，又將顏縣令夢中所看的詩句反復推敲，終不能解。用過晚膳就在書架上，順手抽了一本書，攜至書案上就燈下觀書。見書簽上寫着本草六反第三函，原來是一本藥書。施公坐定，就翻開來從第一章看起，上面皆是說的某藥與某物相反，不能同用；某物又與某藥相仇，服下立斃。施公看至第八頁第三行，只見上面寫着：荊芥不可與鱧魚同食，如誤食者，必然肚腹青紫，中毒而斃。施公看到此處，忽然領悟那詩第一句，紫荊花下碧欄邊，因道定這是荊芥了；第



二句道是江南春暮天，此時却是荆花大開之時；第三句有酒一樽魚一尾，又道：難道他所食的魚就是鮒魚麼？何以大家在一起喫的，旁人偏不中毒，偏他一人中毒呢？末句那陶然歸臥便神仙，這是他喫醉之後去睡覺了。這便神仙三字，一定合寫着死字了。施公解悟一會，卽有領會，便欣然寫了一道飭知。阜甯縣卽日帶同楊懷仁原被告人等來帳候訊，命施安發了出去。次日光祖褚彪天霸進來告辭，便往連環套打聽消息，及訪拿雙飛燕一案。施公答應，當又與褚彪光祖道了辛苦，吩咐天霸諸事小心。三人唯唯而退。且按下天霸等前往連環套，且說阜甯縣看管押所的家丁，這日稟報上來說：楊吳氏近日嘔吐異常，不沾飲食，已是大病起來。顏縣令一聞此言，立刻傳到官醫，代楊吳氏診治。官醫奉命到了押所，先代吳氏將兩手脈細細按過，覺得吳氏六脈和平，並無大病，惟細按左關脈起如珠，却是一派喜脈，不時嘔吐，此乃胎氣上衝所致。官醫看畢，因暗地便問看管押所家丁此是何案？那家丁就將原委告訴了一遍。那官醫道：煩你回明縣大爺，就說在下已經代這犯婦看過，無須派藥，細按該婦六脈皆和平，惟左關脈起如珠，却是一派喜脈。用此脈像看來，受孕不過一個多月，胎氣上沖，以致不時嘔吐，毫無妨碍的。說罷官醫告別而去。那家丁聽說此言，不敢隱瞞，立刻進了

衙門，據情在顏縣令前陳說一遍。顏縣令不聽此言，猶可，一聽此言，心下好生驚訝，登時色退神變，嘆道：「此是本縣見事不明，還說楊吳氏是個節婦，那裏知道他已懷孕在身。」據此說來，這楊懷仁告他謀害親夫，是未爲過分了。說罷，長嘆不已。那家丁在旁說道：「老爺不必因此一言，就委屈賢婦；且據醫生所云，細按此脈，受孕不過一月有餘，在家人愚見揣度，吳氏之夫也不過死了一個多月，難保非受孕之日，就該夫回家之時。老爺明見，可再參酌一番；果以家人之言爲然，則該婦既有身孕，亦足爲該婦可喜。況據那醫生所說，左關脈起如珠，家人之意，左爲男，右爲女，說不定還是男喜。苟能如此，將來也可爲死者留存一脉，且可堅該婦守節之心。若疑惑到不實不盡上去，在家人看來，未免冤屈。」顏縣令又暗中將這番話與太太說明，請那吳氏之姑王氏一問虛實。到了次日早晨，就將吳氏之姑王氏傳進上房，見了顏太太，先磕了頭，站在一旁。顏太太便命他坐下，王氏道：「民婦蒙太太呼喚，有何吩咐？」顏太太道：「我喚你進來，沒有別事，只因你媳婦在押大病，嘔吐時作，不沾飲食，據看管家人稟報上來，老爺卽命醫生去診，據醫生回報，診視你媳婦脈像，說是並非有病，是喜脈，已有了一個多月的身孕。老爺便疑惑起來，說你兒子久不在家，何以你的媳婦就有孕呢？照此看來，顯係你媳婦

是有外務，將你兒子害死了。現在將你傳進來問個明白，究竟你媳婦平時爲人如何？是否端莊賢孝？你與他爲婆媳，自然是知道的，你必須從實說來，告知於我。王氏聽罷，就說道：太太的明見，若論這個媳婦，平時那種孝順，民婦是更不必說了。不知道何以冤枉恢恢，兒子才回家第二日，就中毒身死，所以民婦等也是半信半疑。若論醫生說，我媳婦已有身孕這件事，這句話確有些憑據，不瞞太太說：我那媳婦的天癸，兒子回家前三日才算干淨的，依此看來，就是我兒子回家之日這一夜，我媳婦恭喜的。還求太太在老爺面前，將此話說明，求老爺開恩。但老爺將兒子的冤枉判明，留着我媳婦不要治罪，一來隨後讓我媳婦回家，我兩個老人有人侍奉；二來媳婦現在既有了身孕，將來或男或女，生一個出來，兒子雖死，還有這一條根。如果是個男的，那不必說，自然撫養成成人，靠代他傳宗接代；就是女的，也是我兒子的一點骨血。所以民婦總求老爺公斷，俾兒媳兩無冤屈才好。顏太太聽了這番話，因道：我知道了。王氏又磕了個頭謝過，又復說道：民婦還有一事，要求太太寬恕，媳婦現在押所，既這樣嘔吐不止，不沾飲食，民婦放心不下，想求太太恩典，與老爺說知，准民婦到押所一看，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探寡媪老婦哭監 奉來文賢令押解

却說顏太太聽罷道：你却是一番憐愛媳婦的好意，須要問老爺。因卽喊了一個僕婦，使他去顏縣令那裏告知。那知顏縣令早已藏在逼近處所，聽得清楚，僕婦走到顏縣令面前，就將顏太太使他前來的話，說了一遍。顏縣令也是允許。那僕婦回來稟明李氏，王氏便千恩萬謝，告退出去。不表顏縣令處處留心，矜孤恤寡；且說王氏便往押所而來，到了門口，並無阻擋，原來顏縣令已着人招呼過來。王氏一直進去，見了媳婦，便想起兒子，好不悲慘。又見媳婦那種情形，更加傷感不已。吳氏一見婆婆進來，止不住抱頭痛哭。王氏見他如此，本來有一肚皮的話，要與媳婦談談，因此反而一句說不出來。呆了片刻，方說出，便向吳氏道：頃被縣令太爺喊進去，告訴我，說是你近日嘔吐時作，不思飲食，此間看管的人，報與縣太爺知道，縣太爺卽命醫生代你診治，後來據醫生說你不是病，是恭喜了，才有一個多月。因此縣太爺便疑惑起來，使縣令太太把我叫進去問，爲娘的已代你說明白了。我聽見這句話，所以不放心，好容易求了太太，轉求縣太爺，才准我到此看你。我的兒，爲娘的記得你那月事，不是我大富回來的前三日麼？我兒你可實告訴了我，好使我放心。吳氏聽了這句話，不覺面紅過耳，羞愧難勝。

王氏因道我的兒，我此時懊悔，大不該聽信人言，爲今之計，我兒既有了身孕，還看我兒子死得苦，可憐爲娘的，將來無人侍奉，得能托祖宗保佑，你日後生個遺腹子，一來爲我家傳宗接代，二來爲娘的，也可有人侍奉。我的兒切切不可存那自尋的心，我兒子已死，這已是挽回不來的了。你若再死去，使爲娘的尙有什麼指望呢？勸你好好的保養，不要糟蹋了身子，等事結之後，就可回家。雖說不能如兒子在日一家團叙，到底也算骨肉重圓。我的兒，聽爲娘的話是不錯的，我也不能與你多談了。過兩天再進來看你罷。王氏說了這番話，吳氏也無他言，因說了一句娘呀！怎怪得你老人家，這種是你不孝的媳婦命苦，帶累了楊氏一家。你老人家也可早些出去罷，免得那班人再囉囉。說着又說了兩次，王氏無奈，只得別了媳婦，含着兩眼的淚，悚悚而去。再說顏縣令這日接到施公來文，令他將楊懷仁控告姪孫媳婦謀害親夫一案，卽日親提原被告人，屍族屍親，及犯婦母家人等，一併解往淮安，聽候親提訊問。當下顏縣令立刻備了申文，報明起解日期，先交來人帶回呈繳，一面將原被告人等屍親，以及吳氏之父吳有德、鄰居王原一併傳齊，當日押解前往。當下顏縣令又雇了兩只船，一只是自己坐的，一只足給原被告人等及差役坐的。這日押解動身，開船而去，却好順風，不過一日

時光已抵淮安城下。將船泊定，當命飭差先將楊吳氏楊懷仁押解進城，分別寄交山陽縣官寓羈禁，其屍屬人等亦着來差妥爲看管，聽候提訊。顏縣令方纔上岸，坐轎進城，先到漕督衙門稟見，當有漕轅巡捕官通報進去，原被告及人證俱已由阜甯縣押解前來，現在轅門候示。施公聞說，當就傳見巡捕官傳諭出來，顏縣令就便趨進，一見施公請安已畢，站立一旁。施公命他坐下，有人獻了茶。顏縣令稟道：卑職自奉大人親提的公事，已將楊懷仁楊吳氏原被人證俱押解到，現在寄交山陽縣分別羈押，聽候大人公斷。施公道：據貴縣來文詳訴各節，足見貴縣慎重人命，欽佩之至！既已解到，候本部堂明日午堂親訊便了。欲知如何審出實情，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因疑案縣令訴前情 秉公心賢臣聽冤訟

話說阜甯縣蒙施公獎勵了兩句，並屬令聽候親提審訊。顏縣令當下稟道：卑職查得該氏實係端莊自守，謀害親夫，似非出於該氏之手。但氏夫楊大富，又係中毒身亡，因此卑職詳訊數次，該氏既不辯駁，亦不呼冤，惟有聲稱將故夫因何中毒身亡，實在情形判明後，該氏即欲從夫殉節。卑職因此宿廟求神指示，或可得知底細，不意蒙神所示詩句，卑職推敲測度，終未了悟，就此請大人教誨。施公道：本部堂在先亦確無頭緒，

後來偶看藥書，見有荊芥與鯽魚同食，若食者立斃，因而才將那詩句解悟出來。雖然如此，還有可疑之處，俟明日訊問時，再作計較便了。顏縣令聽了施公這句話，登時也解悟起來，因又道：大人卓見，今已有頭緒，便好爲該氏解脫冤枉了。尙有一事，還要求大人代該氏預留地步，可免他日之患。昨因該氏在押抱病，卑職卽傳官醫診治。據官醫診看，謂氏已有身孕，才有一個多月。卑職反復推究，與該氏故夫回家之日，身死之期，亦頗相合。將該氏之故夫之母王氏密傳到案，訊問各節，據氏姑所言，亦頗確實。並謂該氏已有身孕，還算楊氏不幸中之大幸。據稱如此，是該氏委無別項情事無疑了。原告楊懷仁係該氏再從叔祖，其人奸險異常，若不爲該氏留下地步，將來生產遺腹，難保不生枝節。所以卑職再三思慮，總想代該氏免絕後患，方可得妥。愚昧之見，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聽罷，先點了兩點頭，回道：貴縣成人之美，本部堂何樂不爲。明日一併計議罷了。顏縣令唯唯遂退出去，施公也就回了書房。當日無話，次早辰刻，早甯縣已早來到，施公亦卽升堂，正面坐下，顏縣令坐在旁側。施公卽命先帶楊懷仁聽審。當有原差將楊懷仁帶到跪在下面。施公望下問道：你叫楊懷仁？答稱：小的便是。楊懷仁。施公道：楊吳氏是你何人？懷仁道：是小的姪孫媳。施公道：爾控吳氏謀害了親夫，是

否你姪孫爲他謀害？懷仁道：大人的明見，正是姪孫爲其謀害。施公道：爾既知爾姪孫爲爾姪孫媳謀害身死，可將當日害死情形，對本部堂據實稟來，本部堂好代你姪孫伸冤快講。懷仁道：大人聽稟，只因姪孫娶媳三月，卽出外經商，一去三年，於本年三月初八日，才由外路回家。那日到家時，甚是強幹，不意當夜就爲吳氏謀害身死，次日早晨方才知覺。小的因姪孫身死不明，這才赴縣稟報，蒙縣太爺恩往相驗，據伴作驗得屍身肚腹青紫，實係中毒而亡。可憐姪孫三載離鄉，一旦回家，卽便謀害。堂姪又係獨子，從此無人倚養。吳氏存此辣手狼心，總求青天大人嚴訊吳氏，爲姪孫伸冤。施公聽罷，問道：楊懷仁，爾與楊士興同門居住，懷仁小的住在士興家西首，算是緊鄰，却不同居。施公道：據爾所說吳氏謀害親夫，爾當有些實據了，你究竟有何實據？可對本部堂說來。楊懷仁道：大人若問實據，小的却不敢妄說，但吳氏平日甚爲流動，因此生疑。這是大人明見，若非吳氏謀害，何以姪孫前一日回家，第二日卽中毒身死呢？這是千人一見，非是小的敢妄指的。施公道：本部堂只有一事不懂，但爾姪孫上有父母在堂，何以他父母不去首告，偏是你前去首告呢？懷仁道：小的忝居族長，凡族中有事，理應小的承管，今姪孫爲姪孫媳謀害，小的首先控訴，此亦義不容辭。施公道：原來你是



個族長，所以你要首告，本部堂看你這個似非忠厚之輩，難免其中無藉端敲詐之處，你且退下。楊懷仁只得跪在一傍。施公又命帶楊士興，即刻楊士興帶到，跪在下面。施公問道：你喚楊士興，答稱小的是楊士興。施公道：本部堂問你兒子如何被你媳謀害，可將實情訴來。本部堂好代你兒子伸冤。楊士興道：小人的兒子前一日由外路回家，次日即死於牀上，小人當時並不知道，只是小的妻子王氏在房裏，聽見媳婦喊了一聲不好，那聲音頗爲驚詫。小人的妻子聞聲，即去打開媳婦房門，見媳婦已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當時小人的妻子，即招呼小人前去。小人進房一看，見媳婦如此，還道兒子與媳婦吵鬧，將媳婦推倒在地，跌暈過去；並且還罵了兒子兩句，喚呼兒子起來，去取薑湯來灌媳婦，那知再喚不應。一會兒媳婦蘇醒過來，見小人在那裏罵兒子，他便以手指着自己牀上。小人夫婦到牀上去看，纔見兒子死了，就悲慟不已，大哭起來。小人的堂叔也就來了，問及情形，他便說其中定有緣故，何以你兒子昨日回來，今日就會死呢？怕是你媳婦謀害死的，此事非報官相驗不可。小人聽堂叔所說之話也甚有理，因就請他進城報縣。後來縣太爺到小人家內相驗，果然驗出中毒身死，所以小人就相信不疑了。今蒙大人親提前來，還求大人代兒子伸冤，此就小人實情。若說媳婦如

何謀害，小人却不知道。施公道：你這媳婦，平日待你等夫婦如何？可端正不端正？楊士興道：小人是從來不撒謊，有一句說一句，若說媳婦平日待小人夫婦也還孝順，舉動也還端正，並不似人家不孝順不端莊的人，不知他怎麼會把我兒子謀害死的。施公道：據你所說，你兒子定被你媳婦謀害身死無疑了？楊士興道：小人也敢說定是媳婦謀害的，但是兒子中毒是實，還求大人公斷。施公道：你且跪在一旁，俟本部堂代你兒子伸冤。楊士興即跪在下面。施公又命帶楊王氏，少刻楊王氏帶到，施公問了一回，楊王氏所供的與楊士興相同。施公也命他跪在一旁，聽候發落。這才命帶楊吳氏。當有原差答應，一會兒將吳氏帶進，向公案前跪下，先磕了一個頭，然後匍匐在地，哭訴道：求大人明鏡高懸，從公判斷，但求亡夫毫無冤枉，小婦人雖萬死不辭。施公聽說，便說：吳氏你可抬頭起來，本部堂有話問你。吳氏答應，將頭微微抬起，不知施公問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折疑獄嚇煞族叔祖 斷遺腹恩及未亡人

話說施公見他淚痕滿面，悲痛不勝，頗覺苦惱。因問道：吳氏爾將自從你丈夫回家之時，以至身死，其中所有情形，及所食的飲食，一一詳訴明白，本部堂好給你申雪，代你

丈夫伸冤，不可有半字不實，快講吳氏因又磕了一個頭，說道：丈夫大富自三月初八日由外路回家，小婦人翁姑因丈夫他鄉日久，家鄉風味久不領略，因為丈夫平日喜食鱒魚，命小婦人挖取了許多竹筍，於是烹魚煮筍，翁姑夫婦父子一家團叙飲食。當時甚是快樂，直喫到日落才喫畢，大家都有酒意，小婦人即收拾杯盤清楚。此時已是上燈時分，小婦人的翁姑因見丈夫沿途辛苦，即命丈夫早些去睡。因此大家提燈進房安睡。不意小婦人次早起來，見丈夫死於牀上。當時小婦人即驚慌起來。婆婆聞聲，即至小婦人房裏看視。彼時小婦人已嚇暈在地，後來被婆婆喚醒。此時公公已被婆婆噓進房內，大家一見丈夫死在牀上，便大哭起來。那時小婦人痛夫心切，只想隨丈夫同死。不意有夫族叔祖見此情形，說是丈夫昨日回家的，今日就死，顯係為小婦人謀害。小婦人亦不敢賴，當下把小婦人父母請來，小婦人父母也無從分說，只好聽報官相驗。那知縣太爺來驗，果係中毒身亡。小婦人亦不知如何中毒；但是小婦人嫁夫從夫，夫死理應同死，即謂小婦人謀害，小婦人亦不敢辯。好在同一死法，有何足惜。唯懇求大人將丈夫如何中毒身亡判明，小婦人感恩不已。施公聽罷道：但本部堂看你似非謀害親夫之人，本部堂亦何能委屈你這賢婦；可知你丈夫中毒之故，本部堂早

已知道。且再問你，你家廚房離正屋有多遠？院落內有何花木？直對本部堂一一說來。

吳氏道：小婦人家中廚房，只離正屋相隔一院落，這院落之內，也無別樣花木，只有荊芥一顆。施公點點頭，因又道：你等由正屋去往廚房，可走荊芥樹下經過麼？吳氏道：這荊芥是有架子的，平時出入都要走荊芥架子下經過。施公道：你那日在廚房內把魚煮好，端回正房，是走荊芥花下經過，曾有荊花落入魚碗之內麼？吳氏道：小婦人將魚煮熟，端入正房，並未有落入魚碗之內，後來去廚房內添湯，復走出來經過荊芥架下，忽然一陣狂風，將荊芥花紛紛吹得落下，魚碗內也曾落了許多。施公道：曾將荊花揀去麼？吳氏道：小婦人當時並未揀去，因手內還有別物，到了正屋，才將荊花揀的。施公道：揀去之後，還有別人喫魚湯麼？吳氏道：彼時姑翁飯已喫完，只有小婦人丈夫一人飯未喫完，因用這魚湯泡飯的。施公道：這一碗魚湯，你丈夫那裏一人食盡了，還有餘剩下來的麼？吳氏道：不曾餘剩，丈夫將飯喫畢，那魚湯還剩下半碗，婆婆又叫丈夫喝了罷，因此丈夫一喝完了。此時施公在那裏問吳氏，堂下跪着的人，和堂下聽審的人，皆不知何故，個個暗道：何以只崑問荊芥花與魚湯，這是什麼原故？難道其中大有道理麼？正在疑惑，忽聽施公喊道：楊士興，你聽本部堂告訴你，爾的兒子並非爾媳婦

將他謀害身死，乃是鯽魚湯喫死的。楊士興道：大人明見，小人却有些不懂，小人及小人的妻子媳婦皆喫鯽魚，何以都不死，獨有兒子被魚湯毒死？好使小人不能明白。施公道：你無須多言，聽本部堂將中毒的原故，告訴你自然明白。爾等所食的魚，內中無荊芥花，爾子所食的魚，有荊芥花落，所以因此爾子身死。本部堂且問你，爾子末後所食魚湯，爾可曾看見爾媳婦，將碗內荊芥花揀出去麼？楊士興道：小人親眼看見媳婦去揀的。施公道：爾等曾喝此湯麼？楊士興道：小人等皆不曾喝，只有兒子一人喝的。施公道：爾等皆不曾喝，楊士興道：小人皆不曾喝。施公道：這就是了，你可聽本部堂說，荊芥與鯽魚本來相反，若是荊芥與鯽魚並在一起，不知道的誤食下去，必然肚腹青紫，中毒而亡。爾子誤食荊花鯽魚湯，所以身死。本部堂還有個效驗，與爾等見證，爾等方知楊大富非吳氏謀害，實係誤食荊花鯽魚湯而死。說着已命差役速去街上買兩條活鯽魚，藥舖內買二兩荊芥穗，立刻等用。又命到廚房裏取一口鍋，拿一個火爐，及木柴之類，聽候應用；又命人在外面牽一只狗來。各人遵令去辦，一會兒俱已齊備。施公即命人將火爐燒着，把鍋放在火爐上面，又把兩條活鯽魚，二兩荊芥穗放入鍋內，然後將水傾入去煮湯。一回兒魚湯煮好，將鍋從火爐上端在一處，將那魚湯少冷，令

人將狗牽至鍋面前，狗來喫，不一刻倒在地下，亂滾亂叫，又一刻狗死。施公見狗已死，又命人將狗翻在地下，看那肚腹果然青紫不堪。忽聽施公道：楊士興，你可相信你兒子不是你媳婦謀死的麼？楊士興道：大人的明見，小人相信了。若非大人如此神判，不但兒子有冤難伸，連媳婦還要冤沉海底了。楊士興未說完，楊王氏又向上連連磕頭道：小婦人蒙大人的神判，不但代兒子伸了冤，代媳婦雪了枉，保得媳婦性命，還可保得我媳婦的遺胎呢。說着又連連的叩頭。施公正欲設法代吳氏保全遺腹，聽得他婆婆先說出口，這就更覺好辦了。心中不覺大悅，因故作正色喝道：王氏，何得胡說！據爾等所說，爾兒子娶親只有三月，便即出外經商，一別三年，始於前月初八暫回家，爾媳婦那裏來的身孕？這不是胡說麼？來給我把王氏拖下去掌嘴。王氏聽說要打自己的嘴，因極口呼冤道：求大人開恩，不是小婦的胡說，媳婦實在有那身孕，計算起來，將及兩月，實係小婦人的媳婦從兒子回來後，才有身孕。施公道：本部堂萬不能信你，跪在一旁，候本部堂驗明，方可相信。如果不實，再行掌嘴。當傳官醫到堂來細細驗脈。不一刻官醫傳到當堂，給吳氏細驗兩手六脈，當下官醫喝報驗得該氏左關脈起如珠，是受孕將近兩月，而且是個男孕。施公道：你驗視明白了？那官醫道：醫生驗明確實，毫無

虛假。施公道：你敢具結麼？官醫道：醫生願具切結。施公命官醫具了切結，官醫退去。施公正欲與楊懷仁說話，忽見吳氏跪在下面，向上叩了個頭，口中說道：今蒙大人神判，將小婦人夫婦兩重冤枉俱已判明，小婦人生不能報答大人，只好結草啣環於地下了。說着立起身來，便向堂上柱子上磕去。畢竟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賢臣恤寡節婦請旌 總鎮知風強徒逃遁

話說吳氏一頭向庭柱上撞去，施公一見知道不好，却好吳氏的父親站在一旁，趕着搶上一步，將吳氏拖住，幸而未曾撞着。施公見有人將吳氏救下，心中好不贊歎。回問道：爾是何人？吳有德道：我是吳氏之父。施公道：你叫什麼名字？吳有德道：小人名喚有德。施公道：爾居然有一個節烈的女兒，可羨！可羨！本部堂就將你女兒交付與你，聽候本部堂發落。吳有德才趕緊跪下磕頭道謝畢，又站立一旁，去防女兒再要自盡。只見施公向吳氏說道：爾之節烈，本部堂已知道，現在爾之冤枉也算判明，何必再尋自盡？原是婦人以殉節爲重，但是你現有身孕，爾夫又無兄弟，何以接嗣大宗？難得爾尚有遺腹，將來生產下來，也可傳宗接代。況且爾平時又克盡婦道，侍奉翁姑，亦極孝順。爾若此時但以殉夫心重，將來爾之翁姑又靠何人侍奉？爾須明白這個道理，只要善事

翁姑，卽是你夫雖死，也要感激你代他克盡孝道。本部堂再代你請旨旌表，日後果係生下男孩，還可令他讀書，功名上進；爾有這許多大事，許多好處，在你一人身上，何必定要殉節呢？須遵本部堂的好話，不可再存妄想。吳氏立在一旁，聽了這許多勸慰的話，也是感激不已，只得謝道：蒙大人恩典，小婦人焉敢不遵。夫死婦亡，理所應得；既承大人諄囑，小婦人當謹遵恩命，以後自當格外善事翁姑，代亡夫克盡子職便了。施公聞說，更加贊歎。因又向楊士興、楊王氏道：你媳婦節烈可嘉，爾等當謹慎善視，不得因無夫之婦，又感於世俗之談，說他命不好，將你子妨死等語。須知你媳婦如此孝順，如此節烈，在那世家之中，也就難得，而况出在爾等鄉村之中。本部堂尙且敬重你媳，爾等偷敢故違，有什麼閒言閒語。本部堂一經訪出，卽提從重嚴辦。楊士興道：當謹遵大人恩命。王氏也說道：更感大人的大恩了。施公見楊士興夫婦如此，因又將楊懷仁喊到面前，向楊懷仁喝道：你現在可相信你姪孫非你姪孫害死的麼？楊懷仁道：小的此時相信了。施公道：本部堂本來要辦你一人誣告的罪名，姑念你尙無別項情事，從寬發落，着重責二十板，以懲將來遇事生風。楊懷仁聽說，更加駭得膽戰心驚，哀求道：小的知罪，惟求大人格外寬恩，以後再也不敢如此。施公還是喝令要打。此時吳有德



復跪下求道：楊懷仁雖然誣告小人的女兒謀害，但彼時小人也不敢堅信。現在既蒙大人判明，好在女兒並未處罪，還求大人格外寬恩。楊懷仁以後再不致如此藉端生事了。施公見吳有德也代他苦苦哀求，方轉怒說道：姑看你代他哀求，令押楊懷仁當堂具下切結，以後斷不可藉端生事的。姑准從寬釋放。施公令楊士興等退下，即日回家，好生款待吳氏。施公也就退堂，阜甯縣跟隨進去，少談政事，方才退出。次日即稟辭回署。這裏施公也就代吳氏請了旌表。吳氏懷胎十月，居然生了一個遺腹兒子，後來撫養成立，還進了一個阜甯縣學的生員，這也算吳氏能於節孝的報恩，這也不在話下。且回頭再說黃天霸同着褚彪、朱光祖三人，前往連環套，探聽盜御馬的消息，一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已走了半個多月，却不曾打聽出來。這日走到一個所在，忽見前面有座鎮市，黃天霸便向褚彪道：褚老叔，咱們到前面那座鎮市上歇一會兒，再向前進呢？褚彪道：便是咱也有此意，咱們可趕到那裏去歇罷。說着三人走了一會，已到面前市鎮上。黃天霸就在這鎮上街口，尋了一座大酒樓，牌上寫的集賢居三字，黃天霸與褚彪、朱光祖等三人進得店堂，上了樓，在窗口一張棹上坐下。當有小二上來問道：三位還是飲茶，還是飲酒？黃天霸道：先泡兩壺茶來解解渴，然後再打酒來。不一刻

工夫小二送上兩壺茶來，又打了三盆洗面水。褚彪等先淨了面，小二站立一旁伺候。褚彪便問道：「這座鎮市喚什麼名字？」那一縣所管店小二道：「這鎮市叫桃花鎮，濟甯州所管。」褚彪道：「這就是桃花鎮，人說濟甯州有座桃花鎮，極其繁華，果然名不虛傳，却是一個好地方。因向窗外觀看街上的人景，只見往來雜衆，車馬喧嚷，實在是個衝害要道的景像。看了一會，小二又向黃天霸問道：「你老還是拿酒，還是再等一會兒？」黃天霸便吩咐取酒做兩樣菜，一回兒菜酒均齊，三人便飲起酒來。正在喫得高興，忽聽一片吵鬧之聲，接着乒乒乓乓一陣亂響，好似摔了許多碗碟。天霸首先向樓外一看，只見對面一座酒樓上，聚着許多人在那裏吵鬧，內中有一人身體魁梧，相貌不俗，身穿一件白緞襖，洒花直裰，頭帶一頂英雄巾，腳踏一雙薄底快靴，是個武生打扮，接着一人在那裏撕打，口中嚷道：「咱將你這囚囊的打死，方知道爺爺的手段，難道我是過路人，就應該欺負麼？」說着又是將拳頭打下去。只聽底下那人哀求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還求爺爺饒恕，放了小的，再打可是要死了。」天霸正不知所謂，忽見店小二在旁說道：「這人也真奇怪！自從上月到了這裏，已有二十餘天，每天在酒館內崑門與我們尋事作對，稍不遂意，便即相打。聽說住在桃花庵，又不知他來此何事；但有一層，只要將

他伺候好了，可真是銀錢毫不吝惜，三兩五兩，十兩八兩，只管亂使。朱光祖在旁聽說，便望天霸丟個眼色。天霸會意，褚彪此時也看出來，於是三人不追問，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黃天霸大鬧桃花庵

馬如龍獨戰呂祖殿

話說黃天霸等三人，才上得對過酒樓，已不見撕打店小二的那人。你道這人是誰？就是雙飛燕，他因聞得施公着令黃天霸去到連環套要御馬，他便想也去送信與竇爾墩。後來到吳士其家採花，將那吳士其女兒殺死，他即預備趕往連環套，走此經過，却戀着一個妓女，因此在這鎮上耽擱下來。這桃花庵是這鎮上第一個大寺院，雙飛燕所以也住在庵內。他一來戀着妓女，二來他又想打聽有什麼好女子好婦人，便去採花。不意在那酒樓上，正打得小二叫苦連天，哀求不已，警眼看見黃天霸等在對樓上目不轉睛的望他。他這一見，雖然認不得黃天霸，自古好漢識好漢，英雄識英雄，他已猜着九分。又見朱光祖黃天霸丟個眼色，他格外明白，因此撒了店小二便下樓去。他又料定黃天霸必然打聽他的住處，故此去到庵內好作準備，所以黃天霸等到了那裏，已不見雙飛燕的踪跡。當下便向褚彪說道：那人已不見了，咱們還得那裏前去才

好。褚彪道：咱們且走那裏探聽探聽，是否那人，再作計議。天霸、朱光祖答應，於是三人出了那酒樓的門，又問明那個桃花庵的路徑，一齊走向前去。不一回已到，三人便走進庵門，果然裏面金碧輝煌，好一座廟宇。三人信步而進，直走到方丈，當有住持僧迎接進去，彼此坐下來談了片刻。褚彪正欲探問，忽見打店小二的那人走了進來，褚彪一見，即便問那和尚道：大和尚，你可知道那人姓什麼？那和尚道：據他說是姓馬。褚彪道：大和尚可知那裏來的？和尚道：他說從淮安而來，又說從徐州而來。褚彪正盤問和尚的細底，瞥眼間又不知那人去向，因與黃天霸道：此人定是那人了。天霸點頭稱是。褚彪又向和尚問道：他現在住的什麼地方？和尚道：原來這馬爺住在九十九號屋內，在後殿西首廊下呂祖殿。褚彪聞說，記在心中。當下黃天霸等三人，也就將外面大衣脫去，各人拿了兵刃，跳出方丈，直向呂祖殿而來。此時正在六月十三，酉末戌初時候，月色正明，三人順着路徑，到了呂祖殿門口，褚彪站在門口，黃天霸首先入內，朱光祖一個箭步上了房簷，順着屋簷來至屋後，在屋上接應。黃天霸走入屋內，趁着月光，便去尋九十九號，轉灣抹角，進了月亮門，只見對面走出一人。天霸定睛一看，正是雙飛燕，此時打扮却不是在那酒樓上的裝束，但見他身穿藍布衣裳，頭扎英雄包腦，腳踏

薄底快靴，手拿一對倒掛雙尖鈎，因大聲喝道：來者可是天霸小子麼？天霸答應道：既知老爺的大名，還不早早受縛，免得老爺動手。雙飛燕道：你若能贏得爺爺手上的傢伙，咱爺爺任你處治。天霸道：好大膽的驢子，你到處姦人婦女，又將吳其士之女殺死，今奉總漕施大人之命，特來擒你，你還敢持強抗敵，不要走，看刀。說着就是一刀砍去。雙飛燕大笑道：好小子來得好！說着即將左手刺鈎向上架住，右手一起，那把鈎已放了出來來打。天霸見來勢凶猛，即將手中刀拔回，對準雙擊鈎向上一迎。只聽噹啷一響，將雙飛燕的鈎拴在一旁。趁勢一刀，將雙飛燕左肋下刺去。雙飛燕左手的鈎望下一磕，靠着刀就要來鈎。天霸看得清楚，不敢怠慢，將刀一掛，急急一個箭步，蹤到雙飛燕背後，一轉身就從他後肋送進一刀。雙飛燕也就即轉身還來，將天霸的刀架過，起右手鈎來到。天霸復一蹤，到了雙飛燕左邊，用了個旋風刀，直向雙飛燕上腿棚到。雙飛燕兩雙鈎就一齊舞動，認定天霸前後左右上下鈎撓進來。天霸的那口單刀，也算用法精明，遮攔格架，來破他的雙鈎。那知雙飛燕的雙鈎實在神妙莫測，把個天霸直殺得只有招架之力，並無還刀之工。天霸殺得性急，儘力殺了幾合，知道敵他不過，便急急撥開一鈎，撒腿跳出圍外，當時就取出飛鏢預備去打，那裏知道雙飛燕亦早防

備，怎容得天霸發鏢，他却早已趕了過去，仍是雙鉤齊下，口中喝道：「好小子，你打量用鏢來打爺爺，可知道你爺爺早已識破那詭計，往那裏走？看鈎罷。」話未說完，鈎已應聲而到。黃天霸只得仍然用刀來架，二人又殺了一二十個回合。黃天霸看看抵敵不住，却好朱光祖在屋上看得真切，一聲大喝道：「雙飛燕，你休將逞強，咱朱爺爺來取你的狗命。」說着手舞雙刀，從半空中跳下來，手起刀落，直向雙飛燕頂門刺到。雙飛燕見屋上又下來一人，他那敢怠慢，一面架住黃天霸，一面留神看顧上面。正在預備招架，已見朱光祖雙刀到逼近頂門。雙飛燕此時可是萬難招架，只得一摔手，向天霸虛摔一鈎，復將腰一灣，向斜刺裏一竄，讓過朱光祖，雙刀撲下，却撲了個空，險些兒誤砍到天霸身上去。朱光祖才算立定脚步，雙飛燕已將雙鈎飛舞迴環，復向朱光祖鈎來。黃天霸一見，便從斜刺挨住，接着朱光祖也就舞動雙刀，齊殺過來，三個殺在一處，真是將遇良材，棋逢敵手。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見朱光祖一聲喝道：「好強寇，你不要逞能，看鏢！」雙飛燕聽說着鏢，疑惑光祖也有暗器，便分了一點神，防備鏢打，那知那裏有什麼鏢來，却是朱光祖用的詐敵之計，居心想嚇他一嚇，他一定要分神，在這鏢上便可趁這空兒刺他一刀。那裏知道雙飛燕未見有什麼鏢來，他也知道是詐語，也就無意。

提防仍是死力挨戰。黃天霸實在殺得興起，便拚命與他死戰。朱光祖也不遺餘力，拚命上前。三人又殺了一回，只見黃天霸喊了一聲道：「好強盜！咱老爺殺你不過，你休得來追。」雙飛燕就急急趕來，朱光祖怕黃天霸有失，也就趕下去殺雙飛燕，趕得切近，只見天霸手這一揚，畢竟雙飛燕曾否中鏢，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雙飛燕敗走桃花庵 老褚彪夜宿松林甸

話說雙飛燕正趕黃天霸，忽見天霸手這一揚，知道放了暗器，急急預備留神躲讓。那知天霸的鏢已到了面前。雙飛燕說聲不好，趁着將身子向偏一讓，算是讓了過去。接着天霸又是一鏢打來，雙飛燕久知天霸是傳家鏢法，百發百中，今幸將他第一枝鏢躲過，連着又是一鏢過來，雙飛燕知道難讓，正在打中主意，還想閃躲，第二枝鏢已認定右足打到。雙飛燕卽刻向上一跳，離地有三尺多高，那枝鏢又被他讓過，却好朱光祖已趕到雙飛燕背後，乘勢就是一刀，向雙飛燕連肩帶背砍下。雙飛燕知道朱光祖已至背後，說時遲，那時快，他已跳在一旁。朱光祖見這一刀落空，復進一步去砍。雙飛燕接住又鬪起來，此時黃天霸又復上來助戰，外面褚彪等了一會，見裏面毫無動靜，又不知勝負如何，也提了撲刀走了進來，轉過月亮門，早看見他三人在左首方丈

院落內撕殺，正是殺得難解難分，不分勝負。褚彪飛舞撲刀，一聲大喝道：「好娘子，認得褚彪麼？」話猶未了，已從人叢中砍殺進去。雙飛燕一聞此言，趕着留神，急撥開黃天霸的刀，順手還了朱光祖一刀，正欲撒腿就走，却好褚彪撲刀已經向面門砍到。雙飛燕此時可急了，將右手鈎一起，接住褚彪的撲刀，左手鈎先向朱光祖虛晃一鈎，朱光祖才待讓開，他便乘勢向黃天霸摔去。黃天霸不曾留意，背縛上已被雙飛燕的鈎搭住了。雙飛燕見打中天霸，一面攔住褚彪的撲刀，一面使足了勁，就將搭住黃天霸的那把鈎向懷裏一拉。天霸說聲不好，肩縛上已被他拉下一塊來，幸喜不曾傷動皮肉，只將緊身衣靠却拉破了一塊。朱光祖褚彪二人，見天霸已中了雙飛燕的兵刃，便一齊擁上來，不分皂白，亂砍亂殺。雙飛燕見不是勢頭，當卽抖搜精神，將褚彪朱光祖二人的三口刀分開，已卽從平地將足一頓，猶如一條黑影一般，立刻飛上屋簷，乘勢就喝起瓦片來，望下一擲。黃天霸朱光祖見他上屋，他二人也就要趕了上去，只見有片瓦飛下，黃天霸朱光祖稍停了一回，雙飛燕就在這一些兒工夫，已撒腿穿房越屋，一溜煙逃走。等到天霸朱光祖二人上了屋簷，急急趕下，雙飛燕已走得遠了，追趕不及。黃天霸還不肯捨，仍急急的向前趕去。趕了好一會，只不見踪跡，天霸等只得仍回方丈。



歇息片刻，那方丈又備了許多早點，請他們受用。黃天霸等正飢餓萬分，於是大家喫了一頓。此時業已天明，三人穿好外衣，天霸道：「咱們息一回，向那裏去呢？」可恨雙飛燕這廝又被他逃走，甚是可恨！不免以後又要費周折了。褚彪道：「這也沒法，只好等再查訪，能將他的住處找知，那就容易設法了。」咱們此時只好先向連環套打聽御馬的消息，再作道理。天霸答應，便與朱光祖三人一齊出了桃花庵，直向連環套而去。沿途緊趕，戴月披星，這日因貪趕路程，過了投宿的處所，止宿無所，於是三人只見松林內有三五家茅舍竹籬，頗有脫塵之概。黃天霸仔細看見末了一家茅宇，尚有燈光，褚彪即走到有燈光的那家門口，先用手在大門上拍了兩下，只聽得裏面有人問道：「夜晚更深，那個前來打門？有什麼要事？」說着好似走出來開門的聲音。少刻只聽裏面先把門門拔下，門已開來，裏面走出一個老者，蒼顏白髮，約有六十歲開外年紀，手上執着一個手照，先將手照向門外一照，口中問道：「是那個到此敲門？有什麼事？」褚彪見問，便上前先拱了一手，然後說道：「老丈是俺等驚覺，只因貪走過了宿頭，無處落店，故此冒昧到府，意欲奉商暫宿一宵，不知尚肯容納否？」那老者先將褚彪上下打量一回，見他是白髮蒼顏，與自己年紀相仿，諒非歹人，因說道：「寒舍蝸居，恐不堪老丈下場，既然無

處投宿，有屈一宵，諒也無妨。褚彪便謝道：「既蒙老丈相留，已是感激之至！當下就將朱光祖、黃天霸讓着，一齊進內。那老者將大門關上，手執手照在前引路，過了院落，便是三間客堂。那老者將手照放下，便請褚彪等坐。褚彪等三人也就與老者行了禮，然後問道：「老丈尊姓大名？某等多多冒昧，尚乞弗罪。」那老者道：「某姓東方名亮，相逢萍水，亦人之常，何罪之有？尚有曾請教三位尊姓大名？仙居何處？」褚彪道：「某姓褚名彪。這位姓朱名光祖，這位就是姓黃名天霸，現在同列總漕施大人標下。只因近來往北方一帶訪案，貪走路程，因此造府投宿，得見尊顏，真是三生有幸了！那老者聽了褚彪這番話，當下驚訝問道：「原來就是諸位英雄，某聞名久矣，惜未能一見顏色，今日得見，何幸如之？但有失遠迎，尚求見宥。」當下謙遜了一回，東方亮即起身向褚彪說道：「失陪片刻，即便出來。」褚彪道：「請從尊便。」東方亮轉身入內，原來他進去喊了人烹茶造飯，款待褚彪等人。不一刻復又出來向褚彪道：「諸位沿途辛苦，戴月披星，想尚未用過晚飯，某已辦了水酒，諸英雄能賜一光麼？」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樽酒言歡爲長夜飲 是非代白作不平冤

話說東方亮入內，屬令製酒備飯，款待褚彪等人。你道這東方亮究竟是何人？是個年高

有道之隱者。不一回已由莊丁擎出酒來，款待褚彪等衆人。褚彪道：老丈高義，世所難得，但某等以萍水相逢，過蒙厚恩，心甚不安。東方亮道：不必過謙了。於是大家喫了一回酒，東方亮又道：某有一事敢問諸位，施公爲世之名臣，朝廷之柱石，所謂至公無私，清如水，明似鏡，比之龍圖閣學亦不過如是，天下凡有冤屈者，莫不思得施公而一剖之，以爲可以明白，可以伸冤屈，街話巷議，婦孺皆知，施公之聲望，可謂至大且遠，施公之神明，可謂至奇至神；但不知非所轄者，如有冤枉，可能向施公而一訴奇冤麼？褚彪等聽了這番話，暗道：這老兒問的話，可也奇怪，難道他有什麼冤枉，要去大人那裏伸冤麼？因問道：老丈你不知道我們施大人是位欽差大臣，並巡按大人，凡有民間冤屈，只要有原告前去，無不准詞的；那怕就是隔了省分，也可移知本省督撫，將案卷調去審問的。老丈忽然問及此話，難道老丈有什麼過不去的事麼？東方亮道：某寄情泉石，嘯傲烟霞，日與老妻稚子作布衣暖菜飯飽，以樂晚年，那裏有什麼冤屈？不過於耳聞目睹中，有一件極不能平的事，若非施公神明，恐今生今世不能剖斷明白。久有此意，欲去淮安告狀，恐怕施公因越省瀆訴不准，待欲京控，又怕京中無施公之神明獨斷者，因此負屈含冤已將半載；若再延時日，不免要定成死罪了。黃天霸道：敢問老丈，這

受屈的究是何人係爲何事呢？東方亮道：說起來也甚可慘，離此不遠，有一鎮市名田家集，係屬固始縣所管。集上有家藥材舖，喚作大生堂，店主姓沈名天成，這沈天成夫婦兩個，他妻子梅氏，生得頗爲美貌，年約二十開外，這天成却是續娶，前妻並無兒女。這大生堂的生意頗好，店中除夥計以外，沈天成有個表弟姓楊，名喚式玉，也在店內，幫同沈天成管理帳務。三月間沈天成就命他表弟出外辦貨，約一個多月，楊式玉辦貨回來，見他表兄已經身死，藥舖亦復閉歇不開，店中夥計全行歇去。楊式玉這一見，自然驚慌無地，進問表兄如何身死？他表嫂梅氏說是惡痧而亡。楊式玉就有些疑惑，而又死無對證，也就罷了。彼時楊式玉也未回家，當日仍在表兄家內住下，因爲表兄雖死，各夥計雖然辭歇，店中還有些賬目要盤查一番，該還的還人家，該討的討回來，好爲寡嫂將來過日子。楊式玉這個好存心，也不算壞。那裏知道第二日一早，即有本集地保陶三，說楊式玉殺死寡嫂，將他拖到縣裏報案。固始縣因人命重案，速即到集上相驗，果見有個無頭女屍橫存房內，因此固始縣即將楊式玉問了一堂，叫他招出如何殺死表嫂。這楊式玉既受此冤枉，只得屈打成招。固始縣又要叫他將人頭交出，他那裏交待出來，兩次三番受盡苦楚，現在還不會將人頭交出。諸位，你看他可冤屈。

不冤屈麼？黃天霸道：據老丈所言，這楊式玉既受此冤枉，難道他無家屬，不去上憲部裏控告麼？東方亮道：這楊式玉並無家小，只有一個老母，今年有五十多歲，他也曾到府裏喊冤，無奈府裏不準，又往省裏控告，依然批駁下來，真所謂天高皇帝遠，有冤無處伸。居心欲往施公那裏告狀，又恐越省瀆訴，還是不行，因此在家坐而待斃。黃天霸道：這陶三家離沈天成家有多遠？他又何以知道沈梅氏是楊式玉殺死呢？東方亮道：陶三家緊靠沈天成家宅後，據陶三所報，係這日早間，因見沈家後門口有血跡一條，因此追問，又去沈家探視，才知這梅氏被殺。黃天霸道：何以曉得梅氏被殺，確係楊式玉所殺呢？東方亮道：據陶三所說，當沈天成在日，這楊式玉便與他表嫂不睦，時常吵鬧，要將他害死之說，却好他表兄已死，沈家又無旁人，定係挾仇將他殺死。陶三因帖近緊隣，恐將來受累，因此前去報案，將楊式玉捉去。黃天霸道：這陶三現在還住沈家宅後麼？東方亮道：並未移居，還住在原處。黃天霸道：據老丈所說，這楊式玉的冤枉，既是一定無疑了，但不知楊式玉這人平時行爲如何呢？東方亮道：若問楊式玉的爲人，雖然才二十多歲，却甚忠厚老實，通田家集的人，沒一個不知的。現在他遇了這件事，通集的人也沒有一人不代他喊冤，却是沒法。天霸道：雖然如此，好在楊式玉不

曾將人頭交出，就是固始縣再糊塗些，決不能定案。施大人那裏原可去告，怎奈路途太遠，他一個老母怎能去得呢？我們施大人秋闈要請陛見，不過九十月便要進京，那時必走此處經過，可命那楊式玉的母親就近攔控，施大人也可就近准詞審問。東方亮道：就尊駕說來，沒有人頭是不能定案的？黃天霸道：俗語云捉姦捉雙，若無人頭，何以見得是他所殺呢？因此雖已屈打成招，却無真實憑據，所以不能定案的。東方亮道：那就好了，這件事非是某多言，實在見那楊式玉是個好人，不是殺人之輩，今遇此難，未免可憐。究竟有無冤枉，必得施大人一斷，便可明白。將來大人來此，楊式玉的老母前去控告，還求諸位就中照應才好。黃天霸道：那到不須囑托。說罷，東方亮勸了一回酒，然後才撒去殘肴，大家安歇。不一回果真東方已亮，黃天霸等起來，預備動身。東方亮又做了許多早點，請他們三人用飽，然後告辭而去。後來楊式玉的老母，果然等施公陞見進京，道經河南，他便前去告狀，經施公將楊式玉判明冤枉，又提到姦夫淫婦，將固始縣參革結案。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再說褚彪、黃天霸、朱光祖三人離了松林甸，只望連環套而去。你道這連環套在什麼地方？說來可實在不近，當日竇耳墩專在北路一帶做馬賊，後來被黃三太鏢打之後，他便遠走他方，避至張家口外擇地而居，就

尋了這座連環套。這連環套不但三面皆水，曲折連環，而且山嶺參差，高聳天半，周圍有四十四里方圓，上面環有關寨。寶爾墩就擇了這個地方住下，又聚集了許多江湖上綠林中的朋友，在此地又做了一個寨主，平時分遣各頭目下山，打劫大注之財物，上山使用，却從未破過案。因他這地方那些捕快固然不知道，即便有一兩個知道的，也不敢來。因此頗覺相安，比那從前做馬賊的時候還更安逸。畢竟黃天霸何日才進連環套？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老褚彪患病在途中 朱光祖設計誘強盜

話說黃天霸、褚彪、朱光祖三人，直望連環套而去。這日走至天津不遠，尋了客店住下，忽然褚彪趕了路，大病起來，一連三四日，不但腹瀉不止，而且寒熱交作。黃天霸、朱光祖二人好不焦燥，好容易到了七日，才算退了寒熱，腹瀉也算止了。二人正在互相議論，忽然關太計、全何路、通李昆四人走進店來。黃天霸一見好生詫異，因急問道：諸位兄長何以也到此地？計全道：不期在此遇見，真是巧極了！只因大人於賢弟走後，忽然有個朋友從京裏出來，便道淮安到衙門裏去拜大人，隨即相見，開談中說起連環套一事。大人的那個朋友，因說連環套這個地方，尚在口外張家口。大人聽了此話，第二

日卽命我等前來，爲的是恐怕賢弟等，不知連環套在口外，難於尋訪；不意在此遇見，正好一起同行了。但不知賢弟爲何也住這裏呢？黃天霸聞說，心中好不喜悅，因得了連環套的所在，免得沿途探訪地方。因將褚彪害病的話說了一遍。計全只才知道，因又同至褚彪房內問病，又將來意說明，褚彪也甚喜歡。當日大家商議，卽留李五爺在客店內與褚彪作伴，其餘同往張家口。連環套探訪御馬的消息。過了一日，黃天霸、朱光祖、關小西計全何路通五人，辭別褚彪、李五，直往連環套而去。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至口外，沿路問明路徑，又走了一日，已離連環套不遠。黃天霸等尋了客店住下，當有小二進來招呼。晚間無事，計全便問店小二道：我等聞得這裏有座連環套麼？裏面地方甚是廣大，我等意欲進去一走，不知你可能帶我等進去麼？店小二一聞此言，先將舌頭一伸，說道：你老真可奇怪！什麼地方不好去遊玩，偏要到連環套去，這個地方也可去遊得的麼？計全道：我們聞得那裏頗爲熱鬧，怎麼去不得呢？店小二道：你老真是所聞不實了，這連環套是個強盜窩，怎麼你老要去那裏，咱們可實在不懂了？計全由淺入深，遂一盤問店小二，稍知連環套利害，以及路徑難得，不易進內。計全道：原來如此，我們誤聽人言了，若不細細問你，誤到那裏，還要險遭不測呢！真所謂欲知



山上路，須問本方人，這真是古語不差了。計全將連環套大概問明，店小二也就出去。計全便與大家商議道：店小二說來這連環套如此利害，怎麼能進去呢？黃天霸道：計大哥不必過慮，任他龍潭虎穴，俺們既到了這裏，還能不進去麼？既然他怎麼嚴密，總要說法進去的，好在已知道路徑，咱便今夜前往探聽一回，再說計議。朱光祖道：老賢姪不可孟浪，寶爾墩這老兒，可非尋常的小輩，你先令尊大人那種蓋世英雄，還須三次才將他打降服了，卽此也可知他的利害。此時老賢姪若把他當爲尋常小輩看待，孟浪前行，恐怕於事不成，反受其累，必得大家商議個妥當計策，然後依計而行，方免後慮。只要進去將那御馬的消息打聽出來，那御馬果在那裏，却就易于設法了。黃天霸道：據老叔所言，設計而行，固是極好之事，但不知計將安出呢？計全道：愚兄到有個主意在此，明日可卽離此地，換一家客店，將我們帶來的人，全裝車夫模樣，再在本地雇一二十輛車，車上多裝石塊，又用包袱蓋好，賢弟扮作保標裝束，我等也裝着保鏢，押着小車，走他山下經過。他見了這許多銀兩，豈有不來劫掠之理。那時再併力與他一戰，務要將他頭目擒一個過來，然後再作計議，却不可將車子的物件，被他看出破綻來，那可不好行事了。天霸道：此計雖好，那裏去雇這許多小車呢？朱光祖道：小車到

不難，只須有錢便雇得到，不過須請本地人去雇，我等恐怕不行。還有一說，計賢弟說須要離開此地，重換一家住下，好去辦事，我的愚見，客店也不須重換，不妨將這店內主人請來，告訴他明白。大家答應，於是便將店主人喚進。原來這店主人姓陸，名喚松雲。那陸松雲走到房中，先問了天霸等尊姓大名，然後問道：客官呼喚，有何吩咐？計全道：我等沒有別事，只因連環套是個大盜的窠巢，往來客商無不受他的大害。我等並非客人，乃係奉旨前來勦滅山寨。方才聽你家夥計所說一切，奈他那裏防守甚嚴，外人不易進去，因此我等設計前去誘他。現在却少一物，非賢東代辦不可，所以相煩一辦，却不可稍露風聲，被該盜知覺，我等枉勞心機。陸松雲道：不知諸位官長所需何物？請即吩咐便了。計全道：煩你代雇小車十幾輛，沙袋二三十條，石塊千餘斤，後日都要齊備。不知陸松雲能否答應？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黃天霸解餉誘賊 朱光祖借牌遺刀

話說陸松雲聽說此話，因道：既承諸位官長到此捉拿強人，勦滅山寨，爲我們地方除害，且感恩不盡，理應稍竭微勞；但是長官所要各物，這車輛尚可如期應命，沙袋也還可以設法，惟有千餘斤石塊，後日斷不能如數全有。長官能展限一日，小人便好去辦。

了。朱光祖道：稍遲一日，却也無妨，但不過務要機密，萬不能稍露風聲，倘若洩漏風聲，那時可不能怪我等毫不容情了。陸松雲道：長官但請放心，小人若稍洩風聲，願甘治罪。朱光祖大喜，陸松雲也即出去。到了第四日，俱已全備。這日黃天霸改扮了保鏢的裝束，朱光祖與何路通關太計全也各改扮隨行保鏢的模樣，大家飽餐已畢，暗藏了兵刃，將沙袋所裝石塊，分裝上二十輛小車，車上插着保鏢的旗號，各車夫推着車輛出了店門，天霸等隨後押着，直往連環套而去。走了約有半日，早望見一座高山，但見峭壁巉巖，由山根上去，大概有二十餘里，山頂上並未見什麼房屋，惟見樹木森森，上蔽天日，這山勢好生險峻。天霸一面前行，不一回已離山根不遠，天霸正在凝神觀看，忽聽一聲梆子響，從山上衝出一隊嘍兵來，後面有四個大漢皆騎着馬，爲首一人身長八尺向開，豬肝色面皮，領下一部鋼鬚，手執撲刀，後面隨着三人，皆是強盜形容，滿臉的有窮凶極惡之狀。只見爲首的那人一聲大喝道：你等聽着，快將買路錢送來，放你等過去。若有半字不肯，可知道你爺爺的利害。黃天霸一見，也就迎了上去，喝問道：你是何人？快道名來，咱爺爺刀下不斬無名之輩。那爲首的強盜道：好小子，要問你爺爺的大名，你站聽了，咱那連環套大王郝天龍便是，這後面三位，是咱爺爺的三個兄

弟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是也。你是何人？快快報名過來，好待咱爺爺送你歸陰？黃天霸大怒道：咱乃保鏢大師父王雄是也，你不必多言，快放馬過來廝殺。郝天龍聞言大怒，大喝一聲，飛舞撲刀跳將過來。黃天霸也舞刀相迎，兩人戰未數合，郝天龍已是抵敵不過。正要敗走，早被黃天霸伸過手去，將郝天龍生擒下來，命車夫將他綁了。郝天虎三人一見哥哥被人生擒過去，大家一齊併力殺上前去，黃天霸抖搜精神，便迎住郝天虎，計全朱光祖關太何路通也就齊來迎接。戰未一刻，郝天虎等固然力不能敵，且又寡不敵衆，皆被黃天霸等殺得大敗而去。黃天霸便要趕殺上山。朱光祖道：老賢姪不必性急，現在已經捉住一人，咱們欲進連環套，就在捉住的那人身上；咱們可先將他帶回去，再作道理。天霸道：現往那裏去呢？朱光祖道：咱們來的時節，見郝的三四里路有一客店，咱們且回到那客店住下，再作商量。天霸當下答應，吩咐車夫將車輛向回頭趕去，他便押着郝天龍一路而來。不一會已至客店，黃天霸等將車輛安下，又將郝天龍放在一旁，走進店內。當下店小二招呼已畢，黃天霸便問朱光祖道：朱爺，你方才說，欲進連環套，就在此人身上，但不知如何設法？乞道其詳。朱光祖聞言，卽走到天霸面前，附耳低低說道：只須如此如此，便可知裏面的消息了。天霸聽說大喜，卽刻

同朱光祖計全關小西何路通來到郝天龍房裏。只見郝天龍四馬攢蹄縮在那裏。黃天霸當即上前親解其縛，又向他躬身一揖，某多多冒犯，幸勿見罪。郝天龍也便答禮道：某被網之人，敢勞如此，前者冒犯，亦望恕罪無知。天霸道：豈敢，豈敢！隨即送郝天龍到房間重新施禮。郝天龍又與朱光祖等人見禮已畢，然後坐下。天霸又命店小二送上茶來，天霸復問道：好漢在這連環套，還是獨守此山，還是另有寨主？郝天龍道：俺不過率領兄弟四人，多蒙寨主之情，在這連環套當了四個頭目，鎮守四座山頭，俺家寨主平時却不出來。天霸道：但不知貴寨主姓甚名誰？鎮守此山有幾年了？郝天龍道：俺家寨主姓鬻名爾墩，到此已有多年了；從前專在北路一帶做些買賣，江湖上也大有名聲。還有個小寨主名喚飛虎，也是武藝精強，江湖上也些名望。黃天霸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鬻老英雄，某聞名已久，也常要去拜訪，恨無其便，今幸到此，明日當竭誠去拜他一拜，但不知這山上那四座寨柵如何嚴密，某可能上山麼？郝天龍道：若問這四座寨柵，第一道名叫飛豹柵，是俺四弟把守；第二座名飛彪柵，乃俺三弟把守；第三第四兩座名飛虎飛龍，却是俺與二弟分別把守，平時無論你什麼人欲進大寨，却不容易。俺門上山有個規矩，是凡在山的人，上自俺等弟兄，下次小嘍囉，每人都有一面腰

牌，出入須要驗明腰牌無誤，才准放他行走。若無腰牌，就便是自家人，也要當作奸細辦的。因此人人腰間，總有腰牌一面懸掛。尊駕若要上山拜訪寨主，俺便即明日回山，告知俺三個兄弟，如見尊駕一到，叫他們即刻開柵便了。此時朱光祖在旁，見郝天龍身旁挂着腰牌，因暗與黃天霸打了手式。天霸會意，也就指着那腰牌與郝天龍道：尊駕這腰間所挂的，莫非就是腰牌麼？郝天龍道：正是腰牌。天霸道：如要上山拜訪，就以此物爲憑據。郝天龍道：卽以此物爲憑，若無此物，就干例禁了。黃天霸道：既如此，明日要上山拜訪寨主，雖有駕尊之言，可請令弟開放進去；若令弟那時偶然不在那裏，若無此腰牌，不但不能進去，還恐有干例禁，那不是空跑一趟麼？某意敢請尊駕一用腰牌，到山之後，卽便奉還，不知尊駕尙可見允麼？郝天龍笑道：尊駕未免過慮了，既然如此，這腰牌借與你有何不可。說着便從腰間摘下來遞與天霸。天霸道：某還有一慮，今雖承蒙尊意肯借腰牌，若某到了貴山，寨主爺不肯相見，那還不是空跑一趟，有負某的誠意麼？郝天龍道：尊駕如實意前去，俺意寨主斷不會不見的。卽使有什麼話說，俺當一力薦引，斷不知有負尊駕之意，但請放心。天霸道：聽得尊駕先爲我容，咱便毫無他慮了。郝天龍大喜，當卽辭別。原來郝天龍是個莽夫，被黃天霸這番話，把個郝天

龍說得糊裏糊塗，把腰牌送與天霸，道謝而去。黃天霸將他送出門外，轉身回來，朱光祖又向黃天霸用話激道：老賢姪那腰牌雖有了，但是山寨上實在不容易上去，雖然郝天龍有此一番說項，強盜的心却不可測度，萬一郝天龍明日變過臉來，那時老賢姪身上險地，恐怕不便；在我看來，還是不進去的。天霸一聞此言，且急得七孔生煙，三尸冒火，大叫一聲道：俺黃天霸若不將御馬虛實探聽出來，誓不相見。說着卽轉身便氣沖沖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聯交結強盜苦陳詞 探情由總兵假獻馬

話說黃天霸被朱光祖這一番話，激得他三尸冒火，七孔生煙，也不管他是虎穴龍潭，便負氣出門而去，暫且不表。再說郝天龍別了天霸等人，回轉山寨，走到半路，正好遇見郝天虎等，帶了許多嘍兵，重新趕殺到來。郝天龍一見，便喝住道：兄弟不必如此，那姓王的却是好人，爲兄的被捉去，必然性命難保，那裏知道他不但與我爲難，反而給我親解其縛，與我談了半日。我將寨主大名說出，他原來久慕寨主之名，要去拜望寨主，將爲兄的腰牌借去，說是明日一定到山給寨主拜望。說了當下便一齊同轉山頭。到了次日，竇爾墩便將郝天龍等傳至大寨，大家參見已畢，竇爾墩道：近日山下

有什麼肥羊走此經過？郝天龍道：並設有什麼肥羊。竇爾墩道：諸位賢弟既然無有生意，走此經過，還須到各處張羅張羅才好，不能坐喫山空。那郝天龍答應道：早晚當去遠方打聽便了。正說之間，只見有個巡山嘍兵擎了一封簡帖，走到竇爾墩面前跪下說道：啓稟大王爺，山下現有個姓王的，說是久仰大王的姓名，前來拜訪，不知大王可招呼他進來麼？竇耳墩聞言因問道：此人有多大年紀？那嘍兵道：約有三十開外，到是江湖的朋友。竇耳墩吩咐請，隨迎接出去。你道黃天霸如何上得山來？只因他有了腰牌，因此毫無阻擋。黃天霸正在寨外等得心焦，忽聞一聲請，知道山上有人迎接出來，他便留神細看，但見前面走出一人，身長八尺開外，五色臉，凹眼睛，尖鼻樑，掃帚眉，領下一部紅鬚，實在相貌猙獰，窮凶極惡，身穿一件洒花直裰，腳踏粉底烏靴。黃天霸正自凝神觀看，忽聽一人招呼道：來者莫非姓王麼？黃天霸一聞此言，知道是郝天龍的口音，因搶進一步答道：在下便是姓王，那位是寨主？那郝天龍指着竇爾墩道：這便是俺家寨主。黃天霸便即上前，欲與竇爾墩行禮。竇爾墩當下攔道：且請大寨內坐下談心。黃天霸答應。竇爾墩便讓天霸前往大寨。不一刻已到了大寨，彼此行禮已畢，竇爾墩讓天霸上座，有嘍兵獻上茶來。天霸開言說道：在下久仰竇耳墩大名，如雷貫耳，早



欲前來拜訪，恨無便到此。今日便道經過，一來拜望；二來特獻一匹好馬與寨主乘坐；但不知寨主肯笑納否？竇爾墩道：俺與尊駕尚未謀面，何敢擅收寶馬？但不知所得之馬何謂寶馬？可能一聞其詳麼？天霸道寨主若問此馬，雖不能算龍駒，也要算得馬中之良驥一匹。俺因此馬非絕大英雄，人中豪傑，恐不能消受。某久仰寨主英名，故願獻此馬以爲坐騎。這匹馬某本無意而得，昨經張家口過，偶在馬市經過，忽見這馬身長丈二，離地高有八尺，渾身毛片雪白如霜，四足開張大如盆盤，兩個呼風耳高豎頂門，真好一匹坐騎。某見了此馬，便要出價去買，可恨那賣馬的放高其價，說要一千銀方可出售。某一時性急，見故意居奇，便存了一個盜馬的心思，使他一兩銀子，都收不回去。因於夜間到了馬市，輕輕的將馬盜了出來，某便騎上，那馬飛奔而去。那知此馬放出一身絕技，勝似飛雲，真個是逐電追風，日夜可行八百里。某亦明知此馬雖然盜了出來，不免難帶回去，若欲送與他人，實在又不能割捨。因仰寨主大名，所以特地奉獻，但寨主不可小量此務，要笑納的。倘若見外不收，不但有冒昧進獻之愧，且埋沒此馬的寶貴了。而況此馬真不易得，寨主爺可肯笑納否？竇耳墩見說，哈哈大笑道：原來尊駕得了這匹馬，就將他說得如此寶貴，在俺家看來，也不算什麼希罕；俺家現放

着一匹不世的寶馬，真要算得價重連城，名喚日月消霜，日行千里，比尊駕的這匹馬，可是要寶貴百倍了。天霸這時聞得此言，心中暗喜道：果然此馬被他盜來，既有著落，那就易於設法了。因問道：寨主爺既誇得這匹日月消霜馬如此寶貴，可能賜咱一觀，好給咱見識見識。寶爾墩道：尊駕既不肯信，俺家就將那馬牽出，給尊駕一觀便了。天霸道：既如此，便請寨主牽出來，與在下一觀。寶爾墩命人將日月消霜馬牽來。當有嘍兵答應前去，不一刻已將馬牽至寨內。寶爾墩即請黃天霸一看，看畢極口贊道：果然是匹好馬，不愧寨主爺居奇。但是寨主爺這匹馬係從何處得來？可能一道其詳麼？寶爾墩道：尊駕不知此馬乃當今萬歲之叔梁九公千歲的坐騎，向在御馬房喂養。俺家久已羨慕，因此將他盜來。黃天霸道：這匹馬就是御馬，現爲寨主爺所得，難道當今萬歲罷了不成，也不追問麼？寶爾墩道：尊駕此話又不明白了，御馬房既失了馬，馬夫那有不追問之理？但是這馬是俺所盜，又向何處追還？黃天霸道：若是有人知道，到京報上一信，當今萬歲發兵前來，那時寨主爺不能將此馬交出否？寶爾墩道：果能有人知道，俺家別有道理，那怕他發兵前來，只要尋不出此馬，他又怎能奈何我？天霸道：寨主爺到了那時，又將此馬藏在他處，使官兵搜不出來麼？寶爾墩道：俺實不相瞞，只因此馬

有一家可以去寄在那裏，不但寄在那裏，俺還要去送信，說是此馬是他所盜，俺便可以置身事外。自古道捉賊拿贓，只要有了真贓實據，還怕他賴不成！不是他盜的，到了那時，見有原馬在此，也是他盜的了；不然何以這匹馬就在那裏呢？即使有人知道是俺所盜，將俺捉去，俺也要扳上他一扳。天霸道：但不知那家姓甚名誰？畢竟竇爾墩說出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施公案七傳卷一終

# 書叢交外民國

此項叢書，在灌輸一般國民對外的常識，并激發其愛國思想。每種敘述一事實之始末，文字力求淺顯，取材求正確，可供高小初中歷史科公民科之補充讀物，及一般民國之瀏覽。

## △門戶開放之今昔觀

左舜生校閱 一冊 八分

『門戶開放』為中國外交史上一重要的事實，但自一八九九年到華盛頓會議，這個名辭經過了多步變遷，從這種變遷上，可看出中國國勢的消長。本書提要敘述，青年讀之可增常識不少。

## △近代中日關係略史

左舜生校閱 一冊 八分

本書就最近五十餘年間的中日關係，作一概括的敘述，既翔實，且扼要，青年閱覽最宜。

## △領事裁判權與中國

左舜生校閱 一冊 八分

『領事裁判權』遲早必須收回，已成定論。但仍須全國國民對此事有充分的了解起而力爭，始有成功之望。本書就『領事裁判權』在中國發展之歷史及利害，扼要說明，為一般國民之良好讀物。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 施公案七傳

卷二

## 第二十回 爭勝負竇爾墩定期 決輸贏黃天霸討戰

話說竇爾墩因天霸問他這仇人的姓名，便道：尊駕有所不知，這人雖非血海冤仇，也仇深似海。當日有個黃三太那老兒，天霸聽他說了一句，便變色說道：黃老英雄怎樣？竇爾墩道：那老兒俺與他向無仇隙，他做他的標客，我做我的買賣。這日因打擂台，他將俺三次打敗，因此俺的名望被他敗走。天霸道：據寨主所說，到底老人家算得是個老英雄，天下聞名了。寨主既被他老人家打敗，就該自悔，纔是道理，爲何要出這毒計前去害他？竇爾墩說：你這話說的好不近人情，你可知道誰不要名，俺家久思報復，恨未得便。現在將御馬盜來，移害他一家性命，纔出俺心頭之火呢！天霸道：寨主爺，俺且問你一人，現在那總漕施大人，此人究竟如何呢？竇爾墩道：那施不全是個清官。天霸道：你怎麼不怕清官呢？竇爾墩道：俺又不去惹他，怕他做什麼呢？天霸道：你雖不去惹他，就是你移害於人的惡計，若被施大人知道了，也不能輕放過於你。竇爾墩道：即使施不全知道，或是黃三太那老兒去告，不必說施不全沒處尋俺，即使將俺尋到了，只

須俺咬定牙關，硬說那老兒主使，施不全又能奈何我？天霸道：據你說，施大人也不怕的，你可知道黃老英雄黃三太早已去世麼？但是他老人家現在却有個兒子，又是個大大英雄天霸呢。竇爾墩道：說他兒子也不過是個無名小輩，未必有什麼能爲。天霸此時正是怒不可遏，免不得大聲說道：你說他兒子是無名小輩，你未曾會過這黃天霸麼？竇爾墩道：俺雖未曾會過，料想也平常。天霸道：你要會他麼？竇爾墩道：俺又何必會此小輩？天霸此時實按捺不住，因大聲喝道：竇爾墩，你這老兒坐穩了！你可認得漕標副將遇缺升補總兵官，咱老爺黃天霸麼？竇爾墩一聞此言，大驚失色，也就怒道：黃天霸，你這小子休要口出大言，須知咱爺爺不是好惹的。天霸道：咱老爺那管你好惹不好惹，只要你將御馬速速獻出，咱爺爺與你萬事干休；若再有半字含糊，可莫怪咱老爺有些對不起你。竇爾墩道：天霸，你休得猖狂，你知道咱的雙鉤利害麼？天霸說：咱也不管你雙鉤單鉤，只要你將御馬飛速送出，咱爺爺或不加罪於你。竇爾墩道：天霸呀！天霸！你若能贏的咱的雙鉤，再將御馬盜去，咱家就從此撒手，永不再作此等買賣；但恐你徒有虛名，贏不得咱爺爺的雙鉤，盜不得御馬。天霸道：但是咱今日手無寸鐵，明日定來會你便了。說罷，即辭出，獨自下得山來，當即趕回客店。朱光祖一見便問：

道所訪各節，究竟有無消息？天霸道御馬也曾見過，原來就是寶爾墩這老頭兒所盜。他因爲與小姪的父親有夙仇，要將馬盜去，送到咱家，扳害我全家性命。現在小姪已經與他說明，他說只要小姪贏得他的雙鉤，便將御馬送出。小姪可也與他說定，明日會他，與他比個高下。如小姪贏得他的雙鉤，不怕他不將御馬送出；若他再有悔意，咱可不能善自待他了。朱光祖聽說，只愁老賢姪贏不得他的雙鉤。天霸道他的雙鉤就怎麼樣的利害法？朱光祖道：賢姪有所不知，他的這雙鉤，非比別樣兵器，名曰虎頭倒刺軟索鉤，百步之外，鉤人兵器，百發百中。若碰到他鉤上，定然肉綻皮開，筋脈骨斷；而且他這一對虎頭鉤，曾用毒水煮過，所謂見血封喉，人不被他鉤上，却不要緊；若皮膚被他鉤破，只須七日，渾身定然發腫而亡，他却有解此毒的妙藥。所以昔日你令尊大人，與他比拭播台的時節，却與他講明，不准帶着兵器，只比拳腳。後來被你令尊大人暗用金鏢將他打敗，因此與你令尊大人有如此仇隙。他今既約你前去與他比試，賢姪又答應下來，若是不去，必然給他取笑。如若前去，他這雙鉤賢姪定然贏不得他的；非是咱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其實那人的雙鉤真個利害。但賢姪既與他約定，明日前去務要格外留心，千萬不可勉強，更千萬不可使自己的生性。若贏他最好，

如若不能，可請速回來。好著御馬既有下落，即使贏不得他的雙鉤，咱們大家再設計策，總要將那御馬取回。不然賢姪有違旨之罪，就是咱們也無面目回見大人。賢姪宜見機而作，不可任性所爲。天霸聽朱光祖說了這話，知他是一片好意，也就唯唯聽命。天霸宿了一夜，次日一早，即忙起身飽餐已畢，就約了朱光祖等一同前去。走了一回，已到連環套山下。天霸即向朱光祖等道：諸位可在這裏稍等一回。朱光祖答應，但見天霸裝束停當，取了單刀，藏了鏢囊，飛身上馬，各人亦各帶兵器。天霸一騎馬飛到山前，高聲大喝：上面聽了，可速報知竇爾墩那老兒，就說漕標副將升授總兵黃天霸老爺特來與他比試，叫他速速下山，與他比試高下。巡山的嘍兵即刻飛報進去，就將黃天霸說的話，告知竇爾墩。竇爾墩聞言，也就叫人備馬，即便提鉤上馬，直望山下沖來，與天霸比試。畢竟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使雙鉤敗走黃天霸 設妙計暗算竇爾墩

話說竇爾墩提鉤上馬，沖下山來，早見黃天霸立馬以待。黃天霸一見竇爾墩出來，大怒喝道：咱老爺今日到此，還不早早下馬受縛。竇爾墩聞言，也大怒道：你若贏得咱老子手上的雙鉤，咱老子自然將御馬交出，讓你去朝廷立功；若贏不得俺老子的雙鉤，



不但休想御馬，還要叫你磕個四方頭，纔饒你的性命。天霸聽着，將馬一拍，飛縱過來，舉起一刀，直望寶爾墩劈面砍去。寶爾墩將右手虎頭鉤一起，就向天霸的刀上來迎。天霸也知他的雙鉤利害，也就加意小心，暗自說道：他這虎頭雙鉤果是利害，我與他如此戰法，怎能贏得他的雙鉤，不若冒險與他試一試看，單看他的雙鉤究竟怎樣利害。主意已定，一面將鉤讓過，一面喝一聲道：寶爾墩，你這老兒，看你老爺的刀罷！說着，就一路花刀砍殺進去，只見前八刀後八刀，右八刀左八刀，上八刀下八刀，真是舞動如飛，大有神出鬼沒之妙。寶爾墩也就前後左右上下，遮攔架隔，迎接他的花刀。在天霸心中，滿想將這一路花刀殺進，總可傷及寶爾墩一處；那裏知道寶爾墩的鉤法實在利害，不但不能傷他，而且無瑕可擊。在寶爾墩初以爲天霸藏內躲備，不敢與他用，力鬪爭，只道他有名無實，今見他舞出花刀，暗暗有些驚訝。雖然自家鉤法却是精妙無匹，惟花刀一層，不能過於藐視，假若有不小心，不免卽爲所敗，因此也就格外留心迎敵。兩個人都有用意，等到天霸一路花刀使完，你也不會將我刺傷，我也不會將你打敗。此時黃天霸殺得興起，准備與他死戰，偏要勝他的雙鉤，因大吼一聲：寶爾墩，你這老兒！咱老爺不願與你在馬上相鬪，你敢下馬步戰麼？寶爾墩聞聽，正中心懷，當下

說道：你要步戰麼？咱老子還怕你不成！說着，就跳下馬來，黃天霸見他下馬，自己也就下馬，站立身軀，放落架步，隨即一刀向竇爾墩刺來。竇爾墩也就接住，兩人一來一往，又殺了有三十個回合。忽見天霸一刀砍去，竇爾墩將雙鉤一接，不知不覺左手的鉤，已將天霸的刀搭住，趁勢向懷裏一拉，天霸說聲不好，知道自己的刀被他鉤住，因急向懷中來拖，居心想將他的鉤拉斷下來，便可將刀收回。那裏知道正在用盡平生之力，與竇爾墩奪刀，又見竇爾墩右手的鉤又到。天霸心中暗道：此時若欲勝他，斷斷不能，不如叫他上我的小當，隨後再設法。因急向後一鬆，竇爾墩出其不意，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天霸見他跌到，便趁勢搶進一步，一面取出鏢來，準備去打。那知竇爾墩雖然跌倒，並未曾昏迷，還是刻刻留神，防備天霸暗算。此時已看出破綻，趕將身子扒起，一撒手，早將手中的鉤拋了過來。天霸不會提防，小腿上早被着了一鉤，所幸不曾傷肉，只將靴插子鉤住。天霸連說不好！急急將小腿望後一縮，那靴統已鉤下一段來。黃天霸此時手無寸鐵，不敢戀戰，只得撒腿就跑。朱光祖等却遠遠的望見天霸跌下，趕速跑過去，替他將馬圍住。天霸上馬，一齊敗回客店而去。竇爾墩大獲全勝，心中好不歡喜，也不去追趕，率領嘍囉回山。且說黃天霸等敗回客店，衆人下馬，進入房間，朱光祖

首先問道：老賢姪你中了他一鈎，曾傷及那裏？天霸道：幸未傷及皮肉，但將靴統子鈎去半截。光祖道：還算不幸中之大幸，若傷及皮肉，乃可真費事了。天霸道：這老兒的雙鈎利害，怎樣想個法兒，去破他的雙鈎？朱光祖道：他雙鈎一日不破，寶爾墩一日難除，御馬一日不能取回。天霸道：這却如何是好？朱光祖道：也實在沒法。關太道：何不也學黃老伯父，不與他比試兵刃，明日約他比試拳腳？朱光祖道：關賢弟，你只知道與他比試拳腳，可知道從前他上過黃老英雄的當，現今再要與他如此，他也不肯與你比試了。計全道：既如此，難道一日不能破他雙鈎，就一日取不出馬來，若一年破不了雙鈎，這御馬就不去取了不成麼？朱光祖道：咱却有個主意在此，但恐他一次不行，又恐怕防備密切，且怕他收藏地方，咱不知道。計全聞聽此言，忽然大喜道：朱大哥能如此辦法，那就妙了。黃天霸在旁雖聞此言，却不知是何主意。朱光祖道：老賢姪你不必着急，任那老兒的雙鈎利害，咱却要聊施小技，將那老兒收服過來，以助賢姪立此大功；非是咱故意誇口，那老兒不過仗那雙鈎，除去雙鈎，他也就無倚靠了。畢竟朱光祖如何用計破雙鈎，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朱光祖問路斬更夫 郝天龍連夜回本寨

話說朱光祖笑道：老賢姪這寶爾墩所恃的，就是那雙鈎利害，惟有將他雙鈎盜回來，然後再與他交戰。天霸聞言大喜道：能得你老如此出力，小姪就感激不盡了！但不知何時去呢？朱光祖道：說去便去。天霸謝了一回，正已擺出酒飯，大家用完。朱光祖定了一會，約至初更時分，他卽裝束停當，帶了單刀，又將雞鳴斷魂香收在身旁，帶了火種，便出那賽時千的手段，卽刻出了店門，直望連環套而去。原來朱光祖有兩個綽號，一喚草上飛，一喚賽時千，只因他飛檐走壁工夫要算第一，無論是什麼地方，皆是毫無聲息，真個輕快如飛，身粗似葉，展出那偷盜的本領來，不亞當年時千盜甲。一路走來，不一會已至連環套山下，卽就放出飛檐走壁的武藝，由山脚下躡到半山，早到第一座關隘。此關原是郝天豹所守，名爲飛豹關。朱光祖到了關下，一縱身飛過寨柵，見裏面尙有人聲，他知道是守關嘍兵尙未睡覺，心中想道：這裏面的道路連環曲折，甚是難認，卽在山路上拾了一塊石子，向那更房裏打去，只驚動裏面巡更嘍兵，疑惑是巡夜嘍囉出來巡查，趕速拏了更鑼，便卽開門出來。朱光祖此時却早隱在暗處，等那巡更的嘍兵敲着更鑼，走到僻靜地方，朱光祖便搶上一步，拔單刀出鞘，先將刀背向那個更鑼兵背後一刀，只聽那巡更嘍兵哎喲一聲，還未喊出來，朱光祖已跳到面前，亮

出刀來口喝道：你喊，咱就是一刀。那巡更嘍兵一見，實在喫驚不小，趕着跪下哀求老爺饒命，小人再不敢嚷。朱光祖卽問道：咱且問你，此去大寨還有多少路程？究竟是什麼走法？你如說得一字不差，咱就饒你的狗命。嘍兵道：由此路先向東南，後向西北，再走一里多路，便到了大寨了。朱光祖聽得明白，又細細記了一遍，復又問道：現在這時候，你要進去麼？那更夫道：小人們待到三更時分，便進去換班，現在已將近三更了，小人要進大寨去換班了。朱光祖道：你叫什麼名字？那更夫道：小人叫王八。朱光祖聽了他這番言語，將路徑切記清楚，便起手一刀將王八殺死，就將他的燈籠，將他身上——照，只見王八腰間挂着一面腰牌，上寫前哨更夫一名王八。朱光祖一見大喜，當卽將王八的腰牌取下來，又將王八身上衣服剝下，先將腰牌挂在腰間，然後把王八的衣服也穿在身上，只纔將王八的尸首推在一旁，他便提着燈籠，提了更鑼，又將自己的單刀藏好，便一路敲着鑼，依王八說的路徑，一路向西南走去。約有二更的時候，果來到了第二座關，正要越關而進，早見關內已走出一人，手內也提燈籠，由門內唱出，與朱光祖迎面走出來。到了朱光祖面前，只見那人問道：來的可是王老八麼？朱光祖也就含糊答應，走了過去，進得關來，依着王八的話，向東北走去。不一刻已到了第三座

關，朱光祖一看，見柵欄關閉，他便上前叫門道：開門呀，開門呀！裏面答應道：不要叫，換班就換班，要這麼喊法作什麼呢？朱光祖也道：人家巡了半夜，你們好睡呀！還不換班，難道遂巡到天亮嗎？正說之間，關門已開，朱光祖不問原由，埋着頭直往裏走。那守關的嘍兵也不盤問，總以為是自家人，每夜皆是如此的。朱光祖過了第三關，仍是依了王八的話，直向前進。一會兒已到第四座關，却比前三關緊，每夜皆要巡查的。朱光祖走到關前，當有人出來問道：你是誰呀？朱光祖見問，便答道：咱是王八。那人又問道：你是那一哨？朱光祖道是前哨的。那人道：你是前哨第幾隊？朱光祖見他盤問他第幾隊，可是回答不出，只得含糊答應是第三隊。那守關的道：你的腰牌拿來我看。朱光祖就從腰間將腰牌取下，那人驗明無錯，復又換了一面腰牌交與朱光祖。朱光祖當將腰牌接過，仍然挂在腰間，也就不與那人閒話，掉轉身即向大寨而去。不一刻已到大寨，心中一想：我到了此地，却不知竇爾墩那老兒的臥房在那裏？與其不去尋找，不如再停一停，等個人出來問他一問，將房間問明白了，好直接前去，豈不較為爽快？主意已定，便在黑影子裏將身藏隱好了，鑽在那裏，算等了一刻，只見對面走來一人，朱光祖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郝天龍。朱光祖趕速將身子縮過去，轉到那裏探身來。

望，只見郝天龍走過，後面跟着三人，彷彿嘍兵模樣。又見末後一人不跟著郝天龍一齊走出，偏向旁邊走過去了。朱光祖看了一會，見郝天龍已經走遠，他便去追那末後的一人，趕到那人背後就這一腿，這聽咕咚一聲，那人栽倒下來。就在這個時候，朱光祖已將單刀拔出，向那人面上一晃，口中說道：「咱老爺有話問你，你若不說真話，咱老爺就是一刀送你的狗命。」咱且問你，你家寨主現在那裏？那人道：「容小人奉稟，咱家寨主現在上房。」朱光祖道：「咱再問你，這上房在那裏？」那人道：「只在大寨後面第三進，咱家寨主所住的房間是東首一個，西首房間是咱家小寨主住的，這兩日小寨主不在寨內，出去做買賣去了。」朱光祖道：「你可知道你家寨主那一對虎頭鉤，他平時放在何處？」那人道：「小人這可實在不知道，還求老爺恕罪。」朱光祖見他說不知道，也不追問，隨手一刀結果了性命，直往上房而來。要知如何盜出雙鉤，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盜雙鉤初進連環套 借火亮驚醒竇爾墩

話說朱光祖此時將王八的衣服脫下，摔却燈籠，直向上房而去；只見房間裏面尚有燈光，又見那房內東首板壁，擺着一張方桌子，當面有張床鋪，挂着蚊帳。朱光祖心中想道：「這床鋪大概是竇爾墩的臥床了。」即輕輕的走到床前，將帳門撥開向裏一看，床

上並未睡人。朱光祖驚訝道：「竇爾墩這老兒不在這裏，難道我受了他人的騙了麼？」又說道：「且不管他在那裏，只要將他的雙鉤尋找到了，就將這件東西盜了去，就可沒有事了。」一面暗想，便轉過身來，在各處房內尋找了一回，並不見有什麼雙鉤，只見壁上挂着一個木匣，約有三寸來長，七八寸寬。光祖看了，暗想：「難道他那雙鉤藏在那木匣內不成麼？」一面想，一面即從壁上將木匣取下來，就在燈前開了，向木匣內一看，原來是一對雌雄劍。光祖見不是雙鉤，心中好生着急，又將木匣蓋好，仍代他挂在那處，復又尋找了一回，仍然不見，暗自說道：「這雙鉤藏在何處呢？」也罷，咱尋不到雙鉤，便將那御馬盜出來，亦是好事。復又想到：「又不知御馬現在何處，又如何去盜呢？」不若仍是去尋找雙鉤爲上策。因此又出了房間，到西首那間壁上伏身細看，只聽房裏有酣睡之聲。朱光祖暗道：「大約那老兒睡在這邊了。」因又走到房檐口，將身子跳落下來，先在窗戶外靜聽一會，房裏那鼻息之聲仍然如是。朱光祖便放着膽將窗子撥開，取出火亮向房裏一瞧，當面也是一張床鋪，也掛着蚊帳。朱光祖便即躡身進房，只聽見有鼻息如雷。朱光祖道：「此却定是竇爾墩了，咱何不就此將他殺了，那雙鉤無論尋的出來與否，人既殺死，雖有雙鉤也無用處，咱就如此辦法。」主意想定，手執鋼刀，走到床前，將帳



幙挑開，忽聽牀上有人說道：咱爺爺的雙鉤，爾等就將他擺在鼓樓上罷，萬不可換地方，還要嚴加看好，提防有人來盜。光祖一聽，心中大喜，原來他的雙鉤擺在鼓樓上面。既知收藏的所在，那就易於尋找。正要轉身去尋雙鉤，忽又想道：我何以如此法，爲什麼定要盜他的雙鉤，還不乘此將這老兒殺了，免得隨後又要與他爭鬪，此時何必定要盜去雙鉤呢？心中想罷，卽刻抽出刀來，將火捲一亮，向牀上一照，舉刀向牀上砍去，早把竇爾墩驚醒過來，卽聽他說聲不好，又喊道：有奸細，快來捉人！朱光祖一聽此言，也不問他如何，隨卽用刀向牀砍去。只聽的拍咚一聲的響亮，並未砍在人的身上，却是砍到牀上去了。朱光祖便掉轉身來，穿出院來，一個箭步飛走上了屋檐，再四面一看，東方已經發白，他却不敢怠慢，急急向山下逃奔，却奸未碰着人。走到天明，已經到了第一座關，守關嘍兵尙未起來，他便越關而去。暫且按下，再說竇爾墩醒過來，說了一聲不好，喊人來拿奸細，怎麼就不見了？難道他會隱身法不成？諸公有所不知，因他這牀後有個暗門，裏面安了消息，外人看不出來，他却特爲裝好此門，以備防人暗算。若過三更半夜，措手不及之時，他便將此暗門推開，就從此暗門逃走，所以他一經驚醒，喊了一聲不好，又喊了一聲有奸細，叫人拿人，他却早已從暗門內逃走了。

所以朱光祖不曾砍中。此時朱光祖雖走，竇爾墩却傳齊合寨人來，各處搜找奸細，那裏尋得出人來，早已不知去向。一直尋到大寨以外，忽見有個尸首倒在那裏，大家上前一看，不是別人，就是郝天龍。郝天龍隨身喚的小使扣子，大家驚訝道：「怎麼他死在這裏？却是被誰所殺？」郝天龍也道：「這就奇怪了！咱昨夜查巡回寨，他却還跟在後面，怎麼就死在這裏？却是被誰所殺？」正在互相驚訝，忽見第一座守關嘍兵，匆匆的走到竇爾墩面前，先請了個安，然後說道：「啟大王爺，前關巡夜更夫王八，不知被何人殺死，屍首拋在地下。」竇爾墩更加疑惑，這王八又被何人殺死呢？郝天龍道：「據小弟看來，定是黃天霸那小子到此，咱雖不曾見他，想來一定是他。」竇爾墩道：「咱昨夜曾照見那奸細，却非黃天霸，那小子可不知究是誰人？」郝天彪道：「既非黃天霸，一定也是黃天霸那裏一起的人。」竇爾墩道：「這話却也有理，除却他那裏還有什麼人到此來作奸細呢？」郝天龍道：「大哥可曾不見什麼物件麼？」竇爾墩道：「幸虧愚兄被他火捲驚醒，險些兒送了性命。」郝天龍道：「照此說來，還不是刺客，竟是奸細了。這兩日必須大家小心，就是大哥自己格外加意提防，不可再被這奸細混進來才好。」竇爾墩道：「賢弟！這兩日內到可無慮，那奸細定料咱們這裏這兩日必然加意防守的，他決不敢再來了，過了兩天，反要加意防守。」

他以為過了幾日，咱們這裏見沒有事，也就鬆懈下來，他却乘機又到，不致為咱所防，出其未料。郝天龍等大家齊聲說道：大哥的明見，咱們就遵命照此辦法呢。於是大家各歸本寨而去。再說朱光祖奔走下山，便一口氣跑到客店。黃天霸等一見，便迎接上來。計全首先問道：朱大哥辛苦了，所辦之事曾到手麼？朱光祖道：再莫提起，算是白跑了一回，咱早慮到怕是一次不能到手，却好打聽出來那老兒的雙鉤收藏之處。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朱光祖再進連環套 黃天霸搜尋竇爾墩

話說朱光祖與天霸道：今日雙鉤雖未盜回，好在他那藏鉤的所在，咱已知道，包管你明日再去，將那雙鉤盜回便了。天霸道：他這雙鉤究竟藏在那裏？朱光祖道：咱在先也不知道，只以為隨身所帶，那知到了他房裏，四面尋找，不見此物，後來聽他夢中所說，才知他那雙鉤藏的地方；那時也怪我貪心，就想將他殺死，只要他死了，那雙鉤雖然利害，既無用人，也就成了廢物。天霸道：你老的主意真是不錯呀！後來怎麼不殺那老兒呢？朱光祖道：咱方將火捲一亮，那裏曉得就這一道亮光，把那老兒驚醒了，他便大喊起來，說是有奸細，叫人來捉。咱聽此話，怎敢怠慢，即忙舉刀去砍，那裏知道一刀砍

去，就不知道那老兒何處去了？因此才出了他的房門，再向外面一看，東方已經發白，我便急趕回來。這不是我貪心麼？

天霸道：却原來如此，但是老叔明日再去，那裏他豈不嚴加防守，怎麼的盜出鈎來呢？

朱光祖道：咱料彼近此兩日必不防備，他以為我斷不敢去的，咱便要在他料所不及料，防所不及防的時候，前去出其不意，將他雙鈎盜來，豈不省了多少事呢？

計全道：朱大哥你真可以為知己知彼了；但你老雖然料事如神，咱却有些不放心，你老獨自前去，在咱的愚見，不若黃賢弟與你老同去，使他在那裏掣那老兒之肘，你老便去盜鈎；等到手以後，再來招呼他，能合力將那老兒制服住了更好；再不然能將那御馬趁此盜回，亦是大妙之事。不知你老意下如何？

朱光祖道：計賢弟你這話到使得，叫黃賢姪與咱同去，咱也多一幫手，照此行事便了。到了晚間，黃天霸與朱光祖各自脫去外衣，穿了夜行衣服，各自藏了兵刃，又望連環套而來。黃天霸與朱光祖道：老叔你便前去盜鈎，咱便到那老兒房裏辦事。

朱光祖道：此言正合吾意，咱就去了。

黃天霸道：你老請便。

朱光祖說罷，即便躡身而去。這裏黃天霸也飛身上屋，到了大寨後三進，先到東首那間屋上，伏身望那房裏靜聽一回，裏面既無聲響，又無動靜，他便縮下去，一只脚倒掛在檐口，一只脚盤在柱上，向房裏細瞧，却不見有

什麼動靜。天霸因將脚掛下來，跳落在地，取出火種，將紙捲點着，就手一幌，放出亮光向裏一看，因有窗戶阻撓，仍然看不明白。天霸即用刀頭戮了一個眼，近身窗外用足了眼力，向裏看瞧，房內並無人睡。天霸見竇爾墩不在這裏，因又躡到西首房間外面，靠着窗戶細聽，正在疑神側耳，忽聽鑼響處，天霸知道有巡更的人來，因暗道：咱何不捉住那巡更的，問個一明二白。便躡身飛下屋面，崑等那更夫前來。不一刻只見那巡更的敲着鑼緩緩而來，口內喊道：各寨睡醒些呀！恐防有奸細進來呀！一面喊一面轉過大寨後面。天霸在屋上往下一看，見大寨後並無房屋，乃是一片空地，止堆着許多的亂石。天霸此時即飛身向寨後跳去，只聽見一個箭步響，他又飛到地下，却好站在那更夫面前。那更夫正往前走，忽見半空中飛下一人，這一嚇即便往後一倒，跌在地下。天霸見他跌倒，即將手中刀向更夫臉上一晃，說道：你嚷，咱就是一刀，立刻送你的狗命，你不必害怕，但直說便了。那更夫聽了這番話，好容易掙一會子，纔說出一句話來：老英雄開恩。黃天霸道：咱且問你，那竇爾墩老兒，今往那裏去了，爲何不在寨內？他平日所住的是那個房門，咱已尋過了，皆不見他在那裏，他可往何處去了？你可知道他今在何處？那更夫說道：還有一個好地方，別人却不能到的，除非自家人纔可以進

去，不然連門都不會開，怎麼進去呢？天霸道：這到底是什麼所在，何以如此難進去？那更夫道：那曉得的却不難，這用兩個指頭，向那石板上一拉，不知怎麼那石板就豎起來了，裏面就現出石門，人即從門內進去；等到進了石門，又用兩指在門上一按，不知怎麼那石板就蓋上了，依然如初。天霸聞聽，又問道：你可知道這石室在那裏呢？更夫道：知雖知道，但是不會開那石門；如不會開的，誤碰裏面的消息，定然要被大青石壓死，因此小人不但不敢去開門，連那裏也不敢常去。天霸道：你若怕死，便領咱前去看，將那石室看過，再領咱到內寨去走一遭，咱便饒了你的性命了。那更夫道：只要老爺不殺小人，無論什麼地方，小人都情願領帶老爺去的。天霸說：既如此，你引咱前去。那更夫不敢怠慢，即站起身來，提了燈籠在前引路，領着黃天霸直往石室而去。轉灣抹角，已離石室不遠，只見那更夫指道：那峰嶺嵯峨，巉岩峭壁的那裏就是了。黃天霸聞言，就將更夫兩膀背綁起來，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襟，給他塞在口內，把他向無人之處一拋，這纔前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施神勇英雄盜雙鈎 畏罪法巡卒私逃難

却說黃天霸處治更夫，直望石室而來，纔轉過兩個灣子，只見對面來了一人，一見天

霸便大聲喝道：來者何人？到此何故？天霸正欲躲避不及，只得答道：你是何人？快通名來，咱老爺乃黃天霸是也，特來盜竇爾墩的雙鉤。那人聽了此言，也不回話，撥轉身便走。天霸一見知有原故，也就跟隨下去。不覺那人扒上了鼓架，這一喫驚，就從鼓架上跌倒下來，只聽咕咚一聲，把那樓板振的亂響。天霸此時便搶進一步，將那人按住，只見那人已如半死。天霸便要問他的話，見那人張着口裝苦臉，好像有件不了之事。停了一刻，只見那人喊了一聲道：雙鉤不見，性命休矣！天霸聽的明白，知道這鼓內就是收藏雙鉤的所在，現在已被朱光祖盜去了。此時心中好不歡喜，也來不及問那人的話，掉轉身出了樓門，尋找朱光祖去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竇爾墩看守雙鉤的頭目，喚作吳用人。這吳用人因得了腹瀉病，跑來大解，剛剛大解過，忽然遇着天霸，被天霸那一句話說要去盜鉤，他已驚嚇不小，所以沒命的趕跑回來，預備將雙鉤拿出來，趕快送把竇爾墩，他就沒事了。那知天霸一見他那種情形，早猜了八九分，所以也就急急跟他跑去，打算如朱光祖不會盜去，他便自己去盜，那知此鉤已被朱光祖盜去了。原來自從天霸與朱光祖分頭去後，朱光祖便找到了鼓樓，從鼓樓內將雙鉤盜去，當即向背後插定，打算仍由鼓屋上面回去。正在打算，忽聽得樓響，朱光祖大喫一驚，

即便斂聲息氣，側耳細聽，那時聽了一刻，那聲音漸漸去遠，方知是樓上的人下去。又聽的嚮是開門出來的聲音，朱光祖暗道：「難道這樓上看管的人，知道咱在這裏，前去送信不成？且不管他，好在咱已將雙鈎盜出，即使有人前來，咱又何怕？就是竇爾墩那老兒親來，咱也不怕，他奈何我不了？」復又想到：「樓門既開，且別問他是否前去送信，咱何不從此下樓出去，較為爽快呢。」主意已定，即刻帶了雙鈎，下樓去尋天霸。那知彼此相左，天霸又跟了吳用人到了鼓樓，及至見吳用人說出那失去雙鈎，性命休矣，他方知道已被光祖盜去，當卽下樓尋找光祖，預備一同下山。天霸出得樓門，仍往大寨而去，心想若碰得見朱光祖更好，如若遇不到，好在雙鈎他已盜去，咱也可以回店稍歇一日，明日再來與那老兒討馬。一面走，一面打點主意，正望前走，忽見對面一個黑影子一閃，天霸當下便擊了一擊掌，道了個暗號，只見對面也擊掌相應，天霸知道是朱光祖無疑了，當下便走到面前，低言問道：「可是朱老叔麼？」朱光祖道：「老賢姪，咱們去罷。」黃天霸道：「那件東西得了麼？」朱光祖道：「得了，咱們快走罷，時候兒不早了。」天霸答應，與朱光祖二人仍便出那飛檐走壁的工夫，真個是人不知，鬼不覺，將雙鈎盜出，下山去了。再說用人嚇倒在地，漸漸出來，見雙鈎已不知去向，心中想道：「我若去送信，他必然



說我不小心，性命必不可保；若不去送信，也是不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如趁此逃下山去，尋找黃天霸給他送上一信，將御馬收藏的所在告訴於他，叫他前來或取或盜，我不但無性命之慮，說不定還有好處。主意已定，連衣服行李都不要了，只穿了隨身衣服，連夜的繞轉山後小路，攀岩越嶺，逃命下山。我也將他暫且按下。且說竇爾墩這夜正在石室內睡覺，因他近今得了一個美人，故此在那裏取樂。次日一早，竇爾墩到了大寨，正要傳齊各寨的頭目商議大事，忽見有幾個嘍兵飛跑進來，向竇爾墩先請了安，然後跪下說道：啟大王爺，今有巡更嘍兵李四，不知被何人背縛，口塞衣襟，拋在石室相近之處；小的今早從那裏走過，向前一看，方知道是李四，現在已經帶來，求大王爺示下。竇爾墩一聞此言，已是喫驚不小，因即說道：將他帶來問話。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 竇爾墩據報問情節

### 郝天龍奉命看雙鉤

話說竇爾墩命將李四傳來問話，那嘍兵得令出去。竇爾墩又傳齊合寨頭目集議。當即有人前去，不一會郝天龍、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等都已齊集大寨，那巡卒亦將李四帶到。竇爾墩與郝天龍說道：方纔據巡卒來報說，巡夜更夫李四，昨夜不知被何人

背縛在石室相近之處，口塞衣襟，昏倒在地，今早始被巡卒看見，難道昨夜黃天霸小子又來過不成？郝天龍道：此事不難追詰，只須問明李四便知分曉。寶爾墩道：咱已去傳李四了。只見那巡卒稟明，小的奉大王之命，已將李四帶回，聽候示下。寶爾墩道：叫他進來問話。那巡卒答應，即刻將李四帶進大寨。李四跪在下面，寶爾墩將他一看，只見他驚魂尚未大定，面如土色。寶爾墩道：你昨夜何時被人背縛，拋在那裏？你可從實訴來。若有半字虛言，即刻推出斬首的。李四跪下磕了一個頭，戰戰兢兢的回道：小的於昨夜三更以後，由東寨巡夜，行到大寨圍牆之外。正走之間，忽見由大寨屋上跳下一人，小的一見，便欲喊叫拿捉奸細。那知小的尚未喊出聲，早被那人一刀背，將小的打倒，惡狠狠的說道：你可知黃天霸的利害麼？寶爾墩聽黃天霸三字，便喫了一驚，因向郝天龍道：賢弟果然不出咱之所料，竟是天霸這個小子又來；但是仔細想來，這件事還要叫賢弟的不是了。郝天龍道：怎麼又怪咱的不是？寶爾墩道：咱不怪你，不曾提防，咱怪你當日見事不明，將那小子帶進山來，使他知了路徑；不然任他武藝再好，也不能到我山來。郝天龍道：咱當日因不知道是黃天霸，就是你老也不知道是他；後來他追究御馬起來，你老又將那御馬牽出與他去看，他只纔說出他的名字來；你老又

與他約定比試的話，這又怪誰呢？寶爾墩尙欲與他辯駁，郝天彪道：大哥也不必與寨主辯駁了，在小弟看來，皆有失察之誤，此時不必說前番的話，且問李四便了。李四便將天霸問如何進石室的情由細說一遍，又說：小的受大王的恩典，重深，總不能開門揖盜，作那家鬼弄家神的事呢。李四纔說得這句話，忽見寶爾墩卽笑道：你還知道這家鬼弄家神，開門揖盜的事是做不得的麼？李四道：小的雖是個小人，這點道理也還明白，所謂在一家顧一家，在一國顧一國，何能作出那等事來呢？在李四却是無心話，在寶爾墩可實在有些括着那郝天龍。此時郝天龍明知寶爾墩這話有因，是括着自己將天霸引上山來，却不能再與他辯，而且自己有些不是，只得隱忍不言。只聽寶爾墩又問道：黃天霸叫你開門，你怎樣與他說的呢？李四道：小的就向他說道：老爺真要送小人的性命，不肯放這殘生，就請老爺將小人就此一刀殺死，免得受累；小人實在不知開那石室門，老爺使小人去開，小人如何開法呢？黃天霸聽見小人這番話，當下說道：你既真不知道，咱老爺也不勉強你，咱自會去開，但是不能將你放去。小人聽了這句話，心中暗想道：難道還要殺死不成？小人正暗想，忽見他將小人兩隻臂膀向後面一剪，立刻綁了個結實；又在小人身上割下一塊衣襟，叫小人把嘴張開來，他將那

割下的衣襟，塞在小的口內，那時小的可真不能開口了；他還不肯放鬆，又將小人拋在石窪子內。竇爾墩道：他將你拋在山窪內，後來你知道他究竟可去開那石屋的門沒有麼？李四道：那裏還有見他去開門呢，但遠遠聽得一句道：咱黃天霸特來盜雙鈎的，可不知他同何人所說，以後可全不知道了。直至天明，方纔遇見這巡卒，將小人救起來的。李四尙未說定，只見竇爾墩聽說盜鈎的這話，即刻面色如土，大驚道：這便如何是好？萬一我那雙鈎被天霸小子盜去，咱可真無所仗恃了。郝天龍道：寨主休得驚慌，即使黃天霸本領精強，要來盜這雙鈎甚不容易，而且他絕不知道那雙鈎藏在何處，他此來是先打聽，看這個雙鈎究竟在於何處，先等打聽實了，然後再來盜取。竇爾墩道：既如此說，你可去一看，是否被他盜去，速速回信。郝天龍答應，隨即動身出寨，直向鼓樓而去。到得樓鼓門口，只見樓門大開，郝天龍走上樓門向上一看，這一喫驚實在不小，只見樓屋上面有兩架椽子寬闊，露出亮光來，是通天的。郝天龍知道有人揭去了天窰子，再仔細一看，又見那鼓架旁邊，沒有拔下的三枝釘，再從鼓上一看，只見鼓皮上已經劃開，郝天龍照平時那取鈎的法兒，向鼓內去取，那裏還有什麼鈎在此。此時郝天龍知道雙鈎已爲人盜去，便急急的尋那看管雙鈎的小頭目吳用人，再尋也

尋不出，只得轉回大寨回報竇爾墩。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失雙鉤竇爾墩嚇倒 報刺客吳用人投誠

話說郝天龍見雙鉤已被盜去，當即去尋看管雙鉤的小頭目吳用人。那知再尋也尋不到；只得回轉大寨回復竇爾墩。且說竇爾墩見郝天龍去後，兩眼望穿等他回信，忽見郝天龍跑得氣喘喘的走進來，竇爾墩見他那種光景，知是不妙，便急急問道：咱的家夥怎麼樣了？郝天龍道：還要問他作什麼，完了！明白告訴你罷，被人家盜去了，可不是完了嗎？竇爾墩一聽此言，只聽哇呀呀的一聲，不曾喊得完，向後栽倒在地，登時昏暈過去了。於是大家七手八腳，取姜湯的取姜湯，呼喚的喚呼，好一會兒，竇爾墩纔甦醒過來，口中喊道：黃天霸黃天霸，你家父子皆與咱作定對了，你既與咱作對，咱定與你誓不兩立，不拚個你死我活，也不同你干休！你以為盜去咱爺爺的雙鉤，咱爺爺就此懼你，把御馬送還你麼？好小子是你真夢想呢！此時竇爾墩真急的七孔生烟，三尸冒火，喊了罵，罵了喊，暴跳如雷，鬧個不已。郝天龍郝天虎郝天彪也是罵不絕口。郝天豹道：諸位兄長不必作急，小弟却有一言，望諸位兄長兄台容納：自古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此一定不移之理，今雙鉤既已為他盜去，咱料他明日必定復來要那御馬；但

是他明日果是來要御馬，諸位兄長還是與他戰，還是與他和？若與他戰，誠如我大哥所言，黃天霸雖無三頭六臂，可是我輩皆非他的對手；前者尚有寨主的雙鉤，可與他對敵，就是他亦甚怕寨主的雙鉤，今雙鉤已入他人之手，戰是定戰，他不過了！不戰便與他和，但既與他和，若不將御馬送出，那還是句空話，他也總不肯依，勢必送出御馬，尙必低心降氣與他言和，這又失了咱們的志氣。在小弟之見，莫如明日等他再來時，與他講明，雙鉤既爲你盜去，這便算是你的本領，你若再能於三日內，再將御馬盜去，我便與你世代言和；若三日之內盜不去，不但仍將雙鉤送還，而且不能再要御馬，你若堅執不行，咱便與你拚個你死我活；如此辦法，似于咱們面子上好看多了。竇爾墩道：賢弟你此言又差了，咱這雙鉤他既能盜去，豈有不能盜御馬之理？這不是徒說白話麼？郝天龍道：在咱看來，還是與他拚力鬪一回，拚個你死我活，免得又被他恥笑。竇爾墩道：果是這樣好。郝天龍道：可不是這樣好麼？郝天豹復又再三說道：小弟之意，仍是約他前來盜御馬，若盜得去，咱們就與他講和；若盜不去，他也不甘心，勢必與咱廝殺，那時再行拚個你死我活，這也不遲；如何就如此急急呢？而况小弟還有一說，那御馬所藏之地，他即使前來，也不知道的，咱們再一面日夜提防，還怕他來盜去麼？等到

三日後，他如盜不去，那時他必不甘心，勢必與咱們爲難；好在咱們山上地雷火炮甚多，咱們就預先埋伏起來，等他來時，將他誘到埋伏的地方，放起地雷火炮，把他轟死，也可以報復前仇，消却此恨也。小弟愚見如此，不知諸位兄長意下如何？竇爾墩聽了此言，因道：我到忘却了那地雷火炮一事了，今既如此設法，咱們就預備起來了！便大家答應。竇爾墩又着急問道：咱還有一事，那看守雙鈎的吳用人現在何處？他爲何不前來稟報？郝天龍道：還提他作什麼？那吳用人却早已不見了。竇爾墩道：就是不見，也要尋個下落，還是被天霸殺死了，還是到那裏去了？乃命嘍兵四處尋找，此事暫且不表。再說黃天霸與朱光祖將雙鈎盜出，回至客店，心中好不歡喜，當下計全何路通關。太都來給朱光祖稱頌一回。朱光祖也是甚自鳴得意。大家擺出酒來，盡歡而飲。席間計全便議道：朱大哥今日既將雙鈎盜出，那老兒自必無所仗恃，小弟的愚見，明日咱們大家可各帶兵刃，一齊上山，與那老兒索取御馬，使他速速送出；他若再有猶疑，咱們就趁此焚燬他的寨柵，將竇爾墩捉住，與那御馬一同送入京師銷案。大家稱是。不一回，便飯已畢，大家正坐在那裏閒談，忽見店小二進來說道：那位是黃老爺？外面有個人要見黃老爺，有機密話說。大家一聽，頓覺奇異，因說道：却是何人有什麼話說？計

全便與店小二說：你便叫那人進來問話。店小二答應出去。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寶爾墩叫人各處尋找，疑惑黃天霸殺死的那個看管鼓樓之上雙鉤的小頭目吳用人。這吳用人自失去雙鉤之後，他便畏罪，由後山小路逃走下山，沿途訪問，知道黃天霸住在此地，即前來求見，稟報機密，也算是悔罪投誠。當下店小二出來道：黃老爺叫你進去呢。吳用人聽說，就跟着店小二進來。店小二先向黃天霸說道：求見黃老爺的。那人帶進來了。天霸道：叫他進來見我。店小二便叫吳用人進來裏間屋內。吳用人到了屋裏，他也看不清楚，誰是黃天霸，只得說道：那位是黃老爺？天霸道：你喚什麼？見我有何話說？吳用人聽說，即向黃天霸面前跪下說道：小人姓吳，名喚用人，本是連環套的小頭目，因有機密事，特地前來稟報，還求老爺屏退衆人，以便呈訴。欲知吳用人說出什麼機密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吳用人詳細說機關 黃天霸決絕索御馬

話說吳用人見了天霸跪在地下，天霸問了他的姓名，吳用人將姓名報出，天霸又問你前來所報何事？吳用人道：小人却有機密奉稟，請老爺屏退左右，小人才敢細說。天霸道：此間皆是同來的老爺們，你有什麼話，但講無妨。吳用人道：小人是連環套來的，



竇爾墩那裏看管鼓樓，司守雙鉤的小頭目，素聞老爺大名，是個赤膽忠心的國家忠臣，而且武藝超羣，名聞天下，故想前來投誠。又竇爾墩他那廝雖然強橫，不過是一名草寇，因此左思右想，不如投到老爺麾下，那怕充個馬夫，執鞭隨鏡，也比那做强盜的聲名好得多了。天霸道：你既有機密，快快說來，不必再說閒話了。吳用人道：只因那匹御馬盜來的時候，以至老爺第一次上山，皆在馬房內喂養；及至老爺去後，竇爾墩便將御馬取回，藏到石屋內去喂養了。天霸聽了此言，便問道：你可知道那石屋的門戶如何開關呢？吳用人道：小人知道的，小人此來，就是爲那要把開石門的法兒稟報老爺，好使老爺前去那里將御馬取回，送往京城復命。天霸道：你既然知道，你可詳細說來。吳用人道：那石板上按着一副鐵環，猛然間可瞧不出，必得要細細看去方看得呢，只將那鐵環用手指按定，先向外一推，後向裏一拉，那石板大開，就有門徑可入，必須要把那鐵環再向中間一按，內中雙連環鉤將石板鉤定，再也不能復關起來；不然下去，一觸消息，石板卽壓下來，任你什麼有本領的人，總要壓成肉醬，這件事最緊要。不過下去後，皆是連環路，人家但知此山名曰連環套，其實只石室之內方是連環套呢。老爺如進去時，切記八十步一轉，少一步不能，多一步不可；若實在記不了這許多，

但看那有石墩子的所在，就向右手轉灣，隨後出來，都向左手轉灣。到了裏面，有個六角門，門內就是那養御馬的所在；但是那六角門是終日閉着不開，看起來並不希罕，只要將他推開來，就可進去了；其實不能推，如若去推，不但不能開，而且上面有兩柄八十二斤重的大銅鎚，只要將門裏一推，那兩柄鎚頭就打下來了，即刻腦漿迸裂。如果要開此門，還要將那門上的兩個大鐵圈攀定在手，輕輕的向圈裏一推，却上面的兩柄鎚頭自然，就分在兩邊，那兩扇門也就自然而然的開了；若要關此門，門後還有兩個小鐵圈，也將那鐵圈執在手中，還是向環裏輕輕的一拉，那兩扇門自然關了出來的時節，人在門裏，却不要關門，反要推開，那門經人一推也就開；這是六角門的暗記。寶爾墩的住房就在此裏面，一塊玲瓏石背後，那玲瓏石也是暗記，這要認定石頭左半邊，有個拳大的小孔，用二指按在那小孔裏一按，那塊玲瓏石自然推過去了，裏面就現出門來，人就由此進去；到了裏面，有道月亮門，門後有根鐵索，但只將那鐵索向右手一拉，外面的玲瓏石復又將門擋起來；出來的時節，將鐵索向右手一拉，那玲瓏石又推過去，那門復又現出；若誤拉了鐵索，上面埋伏着有五把鋼刀，就要落下來，將人軋爲兩段。除此以外，並無難破之處了。老爺若要前去，但將小人所說的話記

清未必不會馬到成功的。黃天霸等聽了吳用人的話，知是句句實在，並無虛言，於是叫了吳用人充個親兵。吳用人當下給黃天霸叩了個頭，又給計全等大家謝過，復又說道：以後若有用小人之處，小人雖赴湯蹈火，亦不敢却，或者即圖報效。黃天霸即命他到外閒歇了。此時天已將晚，不一會店小二送進晚飯，大家用畢，又閒談了一刻，便乃安歇，以便明日一齊到連環套與竇爾墩要御馬。一宿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大家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飯，即裝束停當，各帶兵刃，直往連環套而去。不一會已到，黃天霸等共計五人，一直來到山上，先向守山嘍兵喝道：你等聽了，快報與竇爾墩知道，就說道黃天霸老爺到此，叫他速速將御馬送出，或可留他一個全屍；如再遲延，咱老爺就要立刻削平山寨，將他捉住碎屍萬段了。那守山嘍兵聽了這番話，怎敢怠慢，即刻飛跑進去。却好竇爾墩正在寨內與大家商議埋伏地雷火炮的事，那守山嘍兵跑到寨內跪下稟道：啟大王爺不好了！前夜來盜雙鈎的那個黃天霸現在又帶領四五個人前來要那御馬，口稱叫大王爺速將那匹御馬送出，還可稍留情面，捨大王爺一個全屍首；若再遲延，他便要削平山寨了，請大王爺從速示下。竇爾墩聽說，真是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煙，即命人備馬，決計與他拚一個你死我活。郝天豹當時攔道：寨主且請

息怒，天下事急行緩辦，何如仍照前議，等他三日之內，御馬盜不去，他必不肯干休，定要與咱們廝殺，那時咱們的埋伏已預備好了，便可以將他誘入，此時出去，萬萬不可。寶爾墩聽了郝天豹這番話，才將氣平下去，因與郝天豹道：據賢弟所言，雖甚有理，但天霸這小子，現在山前索馬，還是出去與他說明才是。郝天豹道：小弟愚見，還是把他請上山來，先以禮待之；他見咱們以禮相待，必不立刻反臉，然後再約他來盜馬。黃天霸雖是好勝，却是利害，他且處處好面子，他即不肯答應盜馬，只要用言反激他，無有不答應之理。寶爾墩道：就如此辦法，且將天霸等迎接進來，然後再作計議便了。當下即命擺隊相迎，寶爾墩率同郝天豹等兄弟四人，一同下山迎接天霸。到了山口，只見天霸在山下大罵不止，口口聲聲說道：怎麼這許多時刻，還不將御馬送出。正在暴跳如雷，忽見寶爾墩從山上迎接下來，遠遠的就招呼道：列位到此，某等有失遠迎，尚望恕罪，敢請諸位進寨一叙，某還有要話上陳，好在敝寨不遠，請即前去如何？不知黃天霸等肯上山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盜御馬暗施毒計 再探信頓破狡謀

却說黃天霸等聽了寶爾墩這番話，向計全朱光祖道：咱們就進去一走，看他有何話

說計全道使得。朱光祖道：可行。於是大家一聲，步上山來，進了大寨。黃天霸首先說道：寶爾墩你現在應該知道咱老爺們的利害了；你雙鈎既爲我等盜去，你也無所恃仗，正可悔過自新，將御馬速速交出，可行則行，否則可不要怪老爺們動怒。寶爾墩道：咱的雙鈎雖然失去，這盜鈎的未必是你所爲，諒你這小子無此本領。今雖雙鈎已失，你若有此胆識，能於三日內獨自上山，將御馬盜去，咱家從此卽拜你爲師。天霸道：你預備好了，三日內看咱老爺來盜御馬。說罷，天霸也就站起身來，與朱光祖等人出寨下山而去。寶爾墩見天霸等人已走了，也預備埋伏地雷火炮，專等黃天霸三日的消息。黃天霸、朱光祖等人下得山來，沿途計議道：這老兒可真要死在目前了，他不起快將御馬送出，改過自新，尙是怙惡不悛，還叫咱前去盜馬，他以爲咱不知他藏馬的所在，又不知道開他的那座石門，咱看他真不知自量了。計全道：在愚兄看來，那寶爾墩必有他謀，決不是叫賢弟前去盜馬；而况寶爾墩向來性情暴躁，今雖自己的雙鈎被人盜去，而又當面遇了仇人，不但不萬分仇視，而且過作從容，其中必有詭計，倒不可不防。朱光祖道：咱亦慮及至此，但是如何辦法呢？計全道：咱到有個主意，咱們回店後，卽令吳用人細細山上打聽，究竟有何詭計，再作商量。朱光祖道：此言正合吾意。一路

閒談，不一會已到客店。此時天色尙早，計全即將吳用人喊至面前，向他說道：「今有一事，非你不可；你既矢志投誠，這件事若打聽清楚，將來定然重重有賞；但不知你敢去不敢麼？」吳用人道：「只要老爺不疑小人，雖使小人赴湯蹈火，小人也是情願的。」老爺有什麼事？請老爺吩咐。小人當遵命前去竭力報効便了。計全道：「咱今夜使你往連環套一走，將近兩日的實在情形打聽明白，趕快回來稟報，不知你敢去不敢去麼？」吳用人道：「小人敢不遵命，但有一件須呈明，今夜前去，明日夜間方可回來；只因小人不能由前山進去，須要由後山小路進去，這後山小路，還要渡河方能上去，所以要夜來夜去，才得無事。若明日上山，恐怕於竇爾墩知道，小人的性命到不算什麼大事，將來遺誤了公事，那就有負老爺的恩典了。」計全道：「明夜回到不妨事，但須打聽確實要緊。」吳用人道：「小人自當用心打聽的確，老爺你請放心便了。」說罷，即告辭出去。等到天黑，他便飽餐晚飯，裝束停當，帶了些乾糧，然後出了客店，直往連環套而去。閒話休表，到了次日四更時分，居然打聽回來。此時天霸與大家正在盼望，只見吳用人敲門而進。天霸等一見，好不欣然，因即問道：「你去打聽竇爾墩上山，還有什麼新聞？」吳用人道：「幸虧老爺料事如神，若不差小人前去打聽，幾遭竇爾墩所算。」黃天霸道：「到底怎樣？你快說。」

來。吳用人道：小人由後山上去，悄悄去找一個至好的朋友，名喚高三。這高三也是山上的小頭目，小人找到他，就假意說道：高三兄，你要救我哩？高三便問道：你這兩日到那裏去的？高三的雙鉤不見了，你怎麼不看守好的？小人便與他道：這件事怎麼能怪我呢？現在到兩天不喫了。高三問道：你怎麼兩天不喫呢？小人便說道：自從那日來了那個姓黃的，到鼓樓上盜那雙鉤，那時我驚醒了就要喊，不料被那姓黃的看見，就將我綁縛起來，口裏又塞了衣襟，將我塞在樓梯底下，後來他去盜雙鉤，此時我在那裏喊又喊不起來，說又說不出；到了次日，還聽見有人尋找，我實在藏在樓底下急死了，想人前來見我，那裏曉得尋找的人總不會到那裏去找我，打量一定要死在那裏，該應命不該絕，不知怎麼忽然鬆了那綁來，我才得活手活腳，將口內的衣襟掏出來，打算去到大寨報知大王。後來一想不能前去，不知近兩日的情形，若是話說的不對，反而性命不保；因此先到你這里問個明白，請你想個法兒，救救我的性命；不然我雖不爲大王所殺，若是大王將我趕下山，我又到那裏去喫飯？那還不是餓死了麼？所以要請你想個法兒，安插我個喫飯的所在，或是先請你在大王面前見機說項，將我這番苦衷說明。高三見小人說了這番話，他便對我說：你真是被塞昏了，你還不知道，這兩

日忙碌異常，在各處埋伏地雷火炮。小人就問高三道：埋伏地雷火炮作什麼呢？他就說道：寶爾墩約定老爺三日內前去盜御馬，預備就此害老爺的性命。小人聽他說了這句話，便又問道：這地雷火炮埋在什麼地方？他說是凡要道口都埋伏下了，只有石室與後山兩處不曾埋伏。小人聽了這話，又問道：爲何石室與後山兩處不埋伏呢？他說聽的寶爾墩等的議論，石屋那裏若有埋伏，恐將石屋燬了，後山說是老爺決不知道從那條路上去，故此不曾埋伏。小人見他說了這些話，小人也就不托他想法了。後來小人就躲在那裏一天，等到天黑，才瞞了他悄悄出來，仍由後山下去，趕回來給老爺送信，老爺可急速打點主意。不知又想甚麼主意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避火炮偷渡後山河 盜御馬三進連環套

話說吳用人探明連環套內各處埋伏地雷火炮，急急回來稟明天霸等人。天霸卽令他出外歇息。天霸與計全朱光祖道：如今據吳用人所言，果然不出二位所料。計全道：在愚兄看來，此事却非何大哥不可。天霸道：但恐何大哥不行臂助，又便如何？何路通道：黃大哥你怎麼說我不行呢？天霸道：小弟說這不行兩字，並非說你不肯，只因那水蕩不知離後山尚有多遠，又不知有無船隻，你雖能在水裏伏七晝夜，咱們皆不識水



性，就便你一人由水蕩內過去，咱不能過去，還不是枉然麼？若由你老哥獨自上山，那山後的路徑，你又不熟，咱們又何能放你獨自前去？所以咱說出那不能行兩字，正是這個道理，你怎麼誤會了意思，只當俺說你不肯去？何路通被黃天霸這番話說的頓口無言，連一句話也不能辯出了。停了一會，這纔說道：「既如此說，還得大家想個法兒前去纔好，終不成就半途而廢麼？咱總是現成，如有用之之處，咱終効力便了。」計全道：「你們兩個人也不要抬擯，終是公事，這個公事仍照前事辦便了。在我看來，仍將吳用人喊來，問明他後路情形，再作計議。」當下又把吳用人喊進來問道：「據你所說，後山皆是蠶叢鳥道，又有水蕩阻隔，行走很不便當，但是你如何能過去的呢？」吳用人道：「小人曾識水性，因此涉水而過。」天霸道：「這水蕩周圍有多少寬闊？中間的水約有多少深淺？你可明白說來。」吳用人道：「山後一帶俱是水蕩，所謂三面是水，一面是路。」計全道：「依你所說，前山各要隘皆設地雷火炮，除却後山萬不能上去，而後山又有水蕩阻隔，不能飛趨而過，你還有什麼法想可以上得山去？」吳用人道：「小人有個主意，而今之計，小人先下水去，背了老爺可上去，好在那河面不過五六丈寬闊，次第將老爺背過去上岸，那不是可以上山麼？」計全道：「你能如此，這就可以設法了，你不知道咱們這位何老爺，」

才是絕好的水性呢。吳用人道：小人不知。計全道：你且去歇息，再聽咱們招呼罷。吳用人當下退出。天霸道：計大哥你老有什麼主意了？計全道：咱沒有別的主意，所幸河面不寬，只得請何大哥辛勞一蹣，與吳用人到了那裏，將我等背駝過去，好者我們人數不多，除何大哥以外只有四人，只要兩起便可背駝去了。朱光祖道：就此辦法，不必再打主意了。計全道：但是明日午後就要起身。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午後申牌的時分，衆人都收拾停當，各帶兵刃，何路通便先穿了水行衣服，即帶了吳用人一同出了店門，直往連環套而去。不到初更時分，已到了那裏。當下何路通即將外面大衣脫下，遞與黃天霸手內，天霸已把外面大衣脫下來，執在手中，何路通便先下水去試一試，覺的不過深，正要去背天霸，忽見吳用人喊道：不能去，這地方水是最深的，老爺雖不怕，恐黃老爺到了中間也要下水了，還要走過一箭路，那裏的却是最淺。何路通聽說，即向西首走過去一箭多路，然後天霸伏在他背上，背駝過去。朱光祖就在吳用人背上也駝了過去。何路通與吳用人將黃天霸朱光祖送到對岸，却又來背關小西計全，四人皆已過去了，何路通與吳用人皆席地坐下，歇了半日。此時大家俱是短衣找扎，當由吳用人在前引路，果然山勢嵯峨，崎嶇萬狀，大家皆是攀籐附葛，好容易走了有一個

更次，才算那蠶叢鳥道，將次走完。又走了一會，已看見正路。黃天霸道：「咱們已進了山，但是什麼辦法，還是分頭前去，還是合力同行？」計全正欲答言，忽見吳用人道：「在小人愚見，莫若先到石室，將寶爾墩捉住，或將御馬先盜出來，然後再收索埋伏，平燬山寨。」計全道：「此言正合吾意，就請朱大哥、黃賢弟二位進去石室裏面，咱們且在外面接應。」黃天霸、朱光祖二人答應，便急急直往石屋而來。不一刻到了石室外面，此時已有三更時分。黃天霸卽照吳用人所說的話，向那石板上仔細一看，果然有兩個鐵環按在石板之上。天霸將那鐵環執定，先向外一推，復向裏一推，復向裏一拉，忽聽「吱呀」一聲，那石板向旁邊轉過，內裏現出道石板門來。天霸又將那鐵環向中間緊緊一按，果然落下一個雙連環鐵鈎，將石板鈎住。黃天霸在先，朱光祖在後，進了石門，又記定吳用人所說八十步一轉，但見有石墩子，就向右邊轉灣。走了一會，果然見了六角門。黃天霸又記定吳用人的話，看定門上的那兩個鐵圈，執定在手，輕輕的向環裏一拉，只聽得門裏花拉拉一聲響，好似兩樣物件從旁邊分開的聲音。朱光祖道：「你我便就順了聲音，一路尋去。」到了假山那裏，四面一看，並無空地，那假山以外，便是一道圍牆。天霸道：「只可把我開糊塗了。」朱光祖道：「咱們何不上假山一看呢？」天霸答應，二人便一齊跳

上假山，向那圍牆裏面望去，只見圍牆裏面一帶房廊，天霸便悄悄與朱光祖道：你看那裏只一帶行房，莫非即關在房廊裏面麼？朱光祖道：咱們且跳下去尋一尋。黃天霸道：但是一件，跳下去可極容易，必得要將出路尋出方好，我看圍牆外面並無門路，此時跳下去，得了御馬，沒有門路，怎麼將馬帶出來？朱光祖道：老賢姪，你可在這裏等一刻，讓我先下去踏看一番，那御馬究竟在與不在，再作計議。天霸答應，朱光祖即刻一個竄身飛跳下去，究竟御馬見否？藏在那裏？且看下回分解。

三十一回 黃天霸活捉竇爾墩 衆英雄大鬧連環套

話說朱光祖跳入圍牆裏面，四面一看，當下就到廊房跟前，輕輕的將窗格撬開，探身進去，凝神定睛一看，果見有一馬拴在那柱子上，將那馬細看一番，實在與凡馬不同。朱光祖大喜，立刻又飛身出來，將此話告知天霸。天霸聞言大喜，也就立刻下了假山，尋找石頭左邊個拳大的小孔，不一刻俱然尋到。天霸即用二指在石孔上一按，並不費事，也不費力，但見那假山就移動起來，即刻推在一旁，現出門來。天霸又向光祖道：朱叔台，你老可仍由裏面牆上跳過去，以便接應，咱便由月亮門進來便了。朱光祖答應，復又由圍牆上跳入，天霸即由月亮門進去。二人見面，天霸道：朱叔台，馬在那裏？朱

光祖道：馬在這裏。天霸就跟定朱光祖，走在廊房那一間，正要進去看馬，忽聽對面那所高大的屋內，窗格響亮。天霸掉頭一看，只見迎面走出一人，出聲大喝道：「來人，果是盜馬的麼？」話未畢，對面的那人已不知去向。天霸好生疑惑。正說之間，忽見一片燈光，即從對面那屋內出來，爲首一人，正是竇爾墩。手執雙刀，一聲大喝道：「好小子，天霸，你當真來盜馬麼？」天霸道：「老匹夫，你死在頭上，還不知道，尙敢說出了這無恥的話麼？」御馬已被咱盜去了，特地前來捉汝。竇爾墩一聽，真是個三尸冒火，七孔生煙，當下哇呀呀一聲，手舞雙刀，直奔天霸。左右齊舞，叫作連環潑風刀。這個刀法，如遇見旁人，也是萬難抵敵。天霸見連環刀接連砍下，也就殺得興起來，他也變出六十四路花刀出來。竇爾墩與天霸二人，遇了對手，愈殺愈急。竇爾墩抵敵不過，便舉起刀向天霸虛砍一刀，即思奔走。却好朱光祖在旁邊一聲喝道：「你往那裏走？可認得朱光祖麼？」說着就是一刀，從竇爾墩背後砍到。爾墩一聽朱光祖三個字，便大喫一驚，暗道：「我今性命休矣！」一面暗想，一面轉過身來迎敵光祖。方轉身來，天霸又是一刀向他砍到。爾墩知事不濟，便跳出圈外，向天霸光祖兩刀讓了過去。那天霸真個飛快，急便搶進一步，又是一刀，向爾墩右肋砍入。他急急將手中刀望下一磕，將天霸的刀，掀在一旁。此時也不還

刀，但向後退。天霸見他後退，便直向前進。正趕之時，忽聽爾墩喊道：天霸小子不用趕，看傢伙。天霸一聽，怕他有暗器來打，凝神一刻。爾墩便趁此一個箭步，飛身上屋。黃天霸見他上屋，也就將身子一縮，兩腳一躲，即刻追上屋去。方到檐口，爾墩早揭了瓦片，向天霸打來。天霸說不好，將頭向旁邊一偏，所幸不曾打中，讓了過去。却好朱光祖也上了屋面，就從他背後出不意就一腿，將寶爾墩打倒屋面。天霸見爾墩打倒屋面，趕上一步，舉起一刀，認定他右手一下，爾墩萬避不及，只聽哎呀一聲，刀已落下。天霸想又砍第二刀，朱光祖又在他腿上砍下一刀，爾墩已是動彈不得。天霸便將他從屋上摔了下來，但聽得咕咚一聲，爾墩已死了一半。於是天霸光祖一齊下屋，就將爾墩綁縛起來，四馬倒攢蹄網得結實，拋在一間房內。天霸與光祖道：老叔你在這裏看好御馬，咱要出去望望他們在那裏，曾否與山上的人動手。光祖道：咱也去走一踏，好者爾墩已被捉住，還怕誰來？說着就與天霸由月亮門出來，一同走出石室，只聽西北角上一片喊殺之聲，道欲震動山岳，知道關小西等已在那裏動手來了，即便順了聲音，趕殺過去；只見關小西敵住郝天龍，計全戰住郝天虎，何路通力敵郝天彪，天豹七個人殺得難分難解。天霸大喝道：各位兄長使勁兒，御馬已得了，寶爾墩那老兒已捉了，可

不要將這個毛賊放走！咱們合力將他這夥狗強盜，一個個捉住了，解到京師，聽候按律治辦。關小西一聽天霸之言，更加高興，真乃個個爭先，人人恐後，勇力殺上前去。天彪等聽了此言，却是暗暗膽寒，自思道：完了！大王爺被人捉住，御馬又被他盜去，只還有什麼望想呢？各人就此存了這個心，不覺也就抵敵不住；只見關小西一刀，早將郝天龍砍倒在地；接着計全又是一刀，向郝天龍砍去，登時傷命；郝天虎見兄如此，意欲來鬪，又被計全一刀，向郝天虎砍去，天虎正欲去架，不料關小西在郝天虎背後砍來，兩面夾攻，郝天虎又砍到在地；那旁郝天豹、郝天彪雙戰何路通，見兩個哥哥俱被人砍倒，於是心慌意亂，郝天豹早被何路通一拐打中肩窩，只聽啊喨一聲，向後便倒；郝天彪此時更加慌亂，便向何路通虛砍一刀，急得要走，那知天霸跳在他背後，將他生擒過來，趁勢摔在地下，也跌個七死八活。於是大家喊道：你等嘍囉聽着，竇爾墩已被捉住，郝天龍等又被拿獲，你等如要性命的，快快歸降；倘若執迷不悟，咱老爺們即刻將你等殺個雞犬不留。這番話方說了出去，早見那些嘍兵一一跪下，哀求乞命。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分給資財恩威並著 誤肆劫掠冒昧而行

話說連環套衆嘍兵，見天霸等衆英雄，將那竇爾墩人衆一一捉住，真乃個個心寒，人人膽怯，直向天霸等哀求免其一死，情願投降。天霸等准如所請，即命衆嘍兵趕速去將所有各處埋伏的那地雷火炮，全行拋去。那些小嘍兵怎敢怠慢，立刻大家到處拆毀埋伏去了。這裏天霸道：爾墩這老賊雖已被擒，衆賊目亦已捉住，再把他的家小搜尋出來，好一齊解往京師聽候治罪。話猶未了，只見吳用人跪下說道：小人冒死有一言上稟，求老爺俯納。爾墩雖然作惡，罪不容恕，他家小平時也甚正道，今禍首已被擒住，自當按律治罪，可否上求恩准，不拿罪犯家小，免誅家小科條。爾墩將來明正典刑，他得知了也該感老爺的大德，那是小人冒死哀求；只因小人眼見的他全家遭戮，似有不忍。天霸見那吳用人苦苦哀求，心中未免不忍，乃說道：念你如此苦求，姑如爾請，你可即傳言，令他的家小即速搬下山去，另謀居住，安分爲民，所有細軟貲財准他帶往，以示體恤。吳用人聞言，又磕了個頭，向天霸道謝，直向後寨而去。及至到了後寨，又早已不見。吳用人細細尋找了一遍，並無影跡，知道是聞風逃走，只得復又出來對天霸等稟知。天霸道：既然畏罪而逃，也就罷了。却好此時那些去毀埋伏的人也來稟道：地雷火炮已一一毀去。天霸即向衆嘍兵道：你們這些人，從前皆是良民，誤入此地，本



總鎮不爲已甚，你等有家者回家，無家者各尋生活，不得再踏故轍；若無財產，且俟本總鎮將寶爾墩所有的家財查明，再行分給爾等，速速下山各安生業。這樣一說，那些嘍兵個個感激無地，真是懽聲如雷，等候分給貲財。這裏黃天霸與朱光祖關小西何路通四人去到石室，將御馬謹慎牽出，又解寶爾墩出來。此時寶爾墩已經半死，不復如前那種極惡窮凶，黃天霸等將他押解到大寨，與郝天龍等拴在一處；又將那匹御馬拴在一旁，命人守好；又命人將人傳集，將連環套所有的房屋，放起一把火來，燒得乾乾淨淨，然後與衆人帶了那匹日月鵠羈御馬，并押解寶爾墩等五人下山。打了五個囚籠，又命鐵匠打了些鐵索，吩咐將寶爾墩等五人鎖練起打入囚籠。分派已定，停了一日，黃天霸等及一切人衆，保守御馬，押解囚車，直望京師進發。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到了張家口，到了一個所在，大家走得困乏，就在樹林稍歇息。大衆方坐下來，忽見林內竄出一人，渾身短衣找扎，手執雙刀，一聲大喝：「你等那裏去！快快丟下買路錢來。」說着就飛起雙刀，殺入衆人。一見，喫驚不小，報知天霸。天霸聞言，立刻跑到面前，正見那些侍從的人，被那手執刀的，殺的亂奔亂走。天霸喝道：「好大膽的囚徒！竟敢搶掠，快快留下名來，好讓我送你的性命。」那人見後面來了一人，手執單刀迎敵上來，

也就應聲答道：咱爺爺乃獨角蛟李霸是也。你是何人？敢來送死。天霸大怒道：這個賊囚聽了，咱老爺乃總兵黃天霸是也。獨角蛟聽說黃天霸三字，知道不妙，也就向天霸急急的虛砍一刀，掉轉身向樹林內跑去。天霸見獨角蛟敗走，也就追趕下去，只見他進了樹林，片刻之間，已不知去向。天霸一人悵悵而回。你道這獨角蛟是何人？原來離張家口八十里，有座臥牛崗，崗上有幾個大盜，一喚都不怕胡廣，一喚抱不平王勇，一喚嚇死人薛虎，這三個大盜，專門在各處搶掠貪官污吏的財物，從來不打劫經商遊客的。這日因派他下山打探各路的買賣，忽見黃天霸那一起護衆抬着囚車，他却不會看的明白，疑是一注大財，因此就下山搶掠的。及至黃天霸說出自己的名姓，獨角蛟一聽，早已膽戰心驚，向來雖未晤過此人，却是久仰大名，所以戰不數合，逃入樹林內，跑回臥牛崗去了。及到了見了王勇等三人行了禮，坐在一旁，胡廣首先問道：兄弟你今日下山，打聽得有什麼買賣？獨角蛟道：三位兄長在上，小弟今日下山，買賣倒不曾打聽出來，却遇見了一個三位兄長平時最敬重的那個人，小弟險些兒送了性命。王勇道：你這話說的好不明白，這是個什麼人？你怎麼險些了送了性命？好叫我聽的氣悶。獨角蛟道：大哥你不是平時常說現在最了不得的英雄，只有一個黃天霸麼？王

勇道：這黃天霸本來係天下第一英雄，你難道正遇見了他不成？獨角蛟道：正是小弟遇見他，因此險些兒送了性命的。王勇道：你遇見了他，也算不了什麼，怎送了性命呢？獨角蛟便將以前的話說了一遍。王勇道：愚兄想來，到有一個方法，說來不知二位兄弟可肯依從麼？胡廣醉超一齊答應道：小弟們有什麼不從。欲知王勇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書中，自然明白分解。

### 第二十三回

擔酒牽羊情殷謝罪

誓言觀色心許投誠

話說王勇聽說天霸走此經過，便與胡廣等議道：兄的意見，我等在此落草，皆出於無奈，不過暫爲之計，久想圖個出身，早離了這個行業，倘若久戀此業，終非了局。卽如天霸以前，也是我等中人，一旦向上投順施公，今日就做了國家大臣，何等威風！何等出名！說起那個不敬重愚兄久有此意，欲去結識他圖個行業，怎奈路遠，不便前去。難得他今日走此經過，卽令衆嘍兵牽羊擔酒，率同薛超胡廣李霸三人，一同的下崗來，就在那要道路口歇下，立等黃天霸經過，便去請罪。且說黃天霸自把獨角蛟打敗，逃入林內，他便依江湖上的規矩，遇林不追，讓獨角蛟逃去，然後率衆又帶了御馬，押解寶爾墩郝天龍等五輛囚車往前追發，早離臥牛崗不遠。又走了一會，約了午牌時分，早

到了臥牛山下。正走之間，只見面前立着一排人，約有二十多個，爲首三人雖帶了些強盜樣子，却是氣概不凡。黃天霸好生疑惑，想道：若說這等人是本地良民，却又帶着凶惡之氣，若說是些強盜，又何以如此循規蹈矩，拱立道旁？正在疑惑，忽見一人走到馬前，雙膝跪下，口稱小人獨角蛟。前日冒犯老爺的虎威，特地前來請罪。黃天霸在馬上一聞此言，更是不解，又復暗暗道：天下那有此人，自己犯了罪，並不去躲避，還敢前來請罪，此却今世罕聞了。正在那裏暗暗想道，忽又見那爲首的三人一齊走到馬前，也雙膝跪下，口稱臥牛山的草寇王勇薛超胡廣，只因前日獨角蛟李霸冒犯虎威，回來說與小人等知道，小人方知道是老爺到此，今特帶領獨角蛟李霸，親向老爺請罪，並聊備羊酒少許，用犒護從諸人，藉贖李霸之罪，尙求老爺賞納。天霸見說這話，更是猶疑不定，因道：爾等且站起來，有話再說。本總鎮與你素不相識，何以如此多情？卽是獨角蛟有冒犯之處，只要爾等改過自新，改邪歸正，本總鎮決不與你等爲難。王勇等說道：小人久仰大名，若蒙不棄卑微，許以執鞭隨鐙，小人等當焚毀山寨，願効犬馬之勞，此就是小人等的本志，不知老爺肯俯允微忱麼？天霸聽了此言，便說道：你等既有心向上，改邪歸正，咱大非決絕之人；但是某欽命在身，不敢顧及私事，俟某將欽犯押

解京師覆命之後，當再爲諸位設法引薦；羊酒等物，某本不當受，既是來意殷殷，某當領一半分酬護從，俾共沾惠賜便了。王勇薛超胡廣三人見天霸已允他設法引薦，好不欣喜。當下又謝了一番，復又說道：今日天已將晚，也不能趕奔路途，卽到前途，也須假寓客店，小人擬屈駕到山暫住一宵，明日小人等當恭送前行，聊盡執鞭之意，務望勿却，則更幸甚了。天霸道：爲時尚早，尙可前進，諸位不必如此多情了。王勇道：老爺若再故辭，仍是不能心許，小人等亦不敢深信無疑。天霸道：某雖可以暫住行踪，但是同伴尙多，從人不少，何能盡行打擾呢？王勇等道：老爺說那裏話來，但能見賜惠臨，便是千萬之幸了，說甚打擾的話呢。天霸一想，此時已將天黑，到了面前，也是要投客店的，他們既如此殷情，決非歹意，不若就在此且宿一宵，明日再行前往。因又暗道：一人不抵二人計，咱且與計大哥商量一番，看是如何？再定行止。因對王勇道：承諸位美意，好乃好極了，敢勞諸位稍待，咱且到後面招呼一聲。王勇答應，天霸飛身跑到後面，將以上的話與計全說知。計全道：老賢弟你的意下如何？天霸道：在小弟看來，似非心存歹意，所以小弟不敢自決，擬求老哥酌斟而行。計全道：待我看來，再定行止。天霸大喜，便與計全一同來到面前，計全將王勇等三人大概情形看了一遍，因悄悄的與天霸道：

可行可行。當下又與王勇道：承諸位相留甚殷，我等實過意不去。王勇等仍是小人長，小人短，天霸道：咱們可不要如此稱呼了。不知王勇等可否依從？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繳御馬黃天霸陞官 爲暴客雙飛燕行刺

話說黃天霸聽了這些言語，不耐煩起來，因道：咱們既承諸位不棄，那有個東道主人有如此稱呼之理，此稱稱呼務望列位改去罷。王勇道：何敢越分？天霸道：只有什麼越分不越分？只要心心相印，就是自己人了，而況四海之內，皆爲兄弟，計全關小西何路通也從旁說道：決不可如此，大家還是兄弟相稱好。王勇見說，又道：既承諸位如此謙遜，咱就放肆改口了。說着就命大排宴筵，衆人各依次序坐定。酒過三巡，王勇就問黃天霸因何出關？天霸也將朝廷失去御馬，如何欽命訪拿，如何各處尋訪，如何三進連環套，捉拿竇爾墩的話，前後說了一遍。王勇道：原來你老有此一番功勞，此去京師交還御馬，解到強人，朝廷自然器重了。但是某等今承你老不棄，並承諸位一視同人，將來仰求攜帶，大小掙點功勞，也不愧爲人一世。天霸等齊聲說道：但請放心，某等只要有機定代位置的。於是大家歡呼暢飲，外面那些護從的人，也皆待以酒食，直至夜半方才散席，各處安歇。到了次日一早，天霸也就起來預備動身。王勇等知道天霸有欽

犯在身，立須解京復命，也不敢再留，只須預備早飯，給天霸衆人大家飽食一頓，押解囚車，保住御馬下山。王勇薛超胡廣三人又親自護送，天霸再三阻擋，王勇等送了一程，天霸又復相阻，王勇等方纔答應，臨相別時，又諄囑再三，請天霸等人將京中事料理清楚，務必再過臥牛崗盤桓數日。當下黃天霸即與他說道：某等復命之後，即須趕回淮安，萬難繞道再至尊處，如列位等實係有心撒手，即請回山後速爲料理，直接往淮安漕督衙門，專訪某等便了。王勇等道：既然如此，某等亦不敢相強，但不知諸位何時可到淮安？黃天霸道：某等至遲亦不過九月間，總可以趕到了，那時當在敝署拱候。王勇等聽說，只才揖別而去。這裏天霸等也就押解囚車，帶着御馬，直往京城進發。這日已到京城，當在九門督提衙門，先挂了號稟報清楚。九門提督聽說御馬已經尋回，並將正犯緝獲到案，當即到了兵部，由兵部會銜呈奏進去。萬歲見了這道本章，即傳聖旨，並命黃天霸將御馬親自送到御苑，以便驗看；所有寶爾墩五名，發交刑部按律治罪。內監將旨意傳出，黃天霸即將御馬敬謹送至御苑，呈請聖上驗明無訛。隔了一日，又傳出諭旨，着令黃天霸陞授淮陽鎮總兵，遇缺即補提督；其餘在事出力諸人，均着照本官推升一級。施公亦傳旨嘉獎，並仰來京召見。這道諭旨一下，所有在京各官，

無不到黃天霸的客寓裏道喜，真乃門前車馬，鎮日喧闐。黃天霸次日，又具了謝升總兵的奏本，仍請兵部代奏上。隔了一日，又蒙召見，直至刑部將竇爾墩五人訊明口供，按律治罪之後，黃天霸只纔奏辭，與計全關小西等出京，仍回淮安供職。大家出得京來，還是飢殍渴飲，夜宿曉行，在路行程約有半月，這日走至王家甸，大家尋了客寓歇息下來。晚飯已畢，天霸坐在那裏，與計全諸人閒談，講說了一會，大家皆因沿途辛苦，總要早些安息，於是大家安睡。約有二更時分，天霸尙未睡熟，只聽窗外蟋蟀之聲，天霸便不敢睡，便側耳細聽，忽又聽的那窗格外似推開來的聲音。天霸知道有人，便急急的將刀拿在手中，細觀動靜。他纔將刀拿在手中，早見從窗戶外竄進一個黑影子來，直向天霸牀上撲到。天霸知道有刺客，你道這刺客是誰？原來就是雙飛燕。他是敗走桃花庵之後，就要去連環套去送信，只因沿途耽擱，直至黃天霸盜了御馬，捉住了竇爾墩，燬焚了山寨，他纔到了那裏。一見如此，就知是黃天霸所爲，便即忙趕回，預備尋找竇爾墩的兒子竇飛虎去報仇雪恨。沿途聽說黃天霸已將御馬押解進京，竇爾墩已問了罪，黃天霸因此陞了總兵，而且遇缺即補提督。他一聽此言，更是不平，就沿途探訪，他以爲天霸等人沿途辛苦，到了客店必然睡熟，因此便來行刺。那知被天霸



知道，當下就是一刀，從雙飛燕背後殺來。雙飛燕急將那雙鉤執定，一個轉身來迎。天霸一面廝殺，一面罵道：「你這小子！爾敢與你有何仇隙？他將御馬盜去，又與你何干？你便仗你的本領高強，要滅盡江湖上的我輩，咱雙飛燕今日偏要與你拚個你死我活。」天霸一聽，好不歡喜，說道：「咱老爺若再將你放走，也算不得總兵。」一面說，一面殺着。此時計全關小西何路通二人俱已驚醒，也就一齊趕殺上來。只見雙飛燕力敵四人，刀來鉤擋，刀去鉤迎，五個人殺在一處。此時雙飛燕殺得興起，便大喝一聲，緊一緊雙鉤，直往何路通殺到。何路通急將雙拐去架雙飛燕的雙鉤，真如兩條龍飛舞在半空相似，何路通也就有些抵敵不住。雙飛燕雖然望何路通殺去，却還顧着天霸計全關小西三人的刀，不時還遮攔格架，那裏能全然不顧呢？雙飛燕殺到過妙處，只見他雙鉤一起，先向天霸臂面一鉤，天霸便要來迎，他的鉤早已收回，向計全鉤去。計全這一喫驚，便欲來迎，萬迎不及，只得向旁邊一讓，閃出一條路來。雙飛燕就得着這個空，便一個箭步，認定去路，從窗戶竄到院落當中去了。天霸等說聲不好，也就一個個撲撲齊竄出來，那知雙飛燕早已上屋。畢竟雙飛燕如何就擒？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極惡窮凶飛燕授首 奇談怪事麻雀鳴冤

話說雙飛燕從房中竄到院前，等到天霸等追趕出來，他早已飛上屋面。黃天霸等也就趕上屋面，大家又在屋面上大殺起來。此時黃天霸殺得興起，飛起一刀，認定雙飛燕肩膀上砍去。雙飛燕趕着將身子一偏，讓了過去，預備還他一刀。不意關小西舞動倭刀攔腰攔來，雙飛燕說聲來得好！就將手中鈎認定關小西的刀鈎去，却好正鈎在關小西的刀背；正擬向懷裏來拉，却好何路通的雙拐，在雙飛燕的手上磕到。雙飛燕看得真切，急急將鈎收回，來迎何路通的雙拐。那知計全又是一刀，從背後砍到，接着黃天霸又飛動單刀砍來，關小西也就抖擻精神，將倭刀舞動如飛，好似旋風盤一樣，直向雙飛燕渾身上下亂砍。天霸等見戰他不過，也就個個膽寒，暗道：咱們四個人殺他一個，若再不能取勝，真是枉爲人了！因此大家又暗打了號，都要拚力死鬪，務要將雙飛燕捉住，不能再將他放走。合該雙飛燕惡貫滿盈，今日難逃此難，不知不覺一鈎向關小西擲去，關小西將倭刀一起，來迎他的雙拐，只碰的一聲，又是噹哪一響，無意中將雙飛燕右手的鈎削燬了一節。雙飛燕這一喫驚，實在不小，意欲逃走，便將左手鈎向天霸虛刺過來。天霸向後一退，雙飛燕得着個空，撒腿就跑，不曾隄防，欲將鈎向計全刺去，已被黃將霸的鏢打中右手，不覺手這一鬆，登時鈎落在地。可巧關小西一

刀砍去，就在雙飛燕右腿上又砍着一下。此時各人一齊動手，把個鐵錚錚雙飛燕就弄得如泥塑木雕的一般，聽人侮弄。天霸近前一看，見雙飛燕已經不能動彈，倒在地下，只是哼聲。於是纜住了手，大家把雙飛燕拖到廳前。此時客店裏人衆，俱已驚醒過來，前來看視。黃天霸即將前後的原委，向客店內的人細說一遍，又叫店小二拿了兩條極粗且結實的繩索，將雙飛燕四馬倒攢，蹄縛綁起來，然後大家只纜又去安歇。不一刻天已明亮，天霸等也就起來，命店內人將本地地方傳到，抬了雙飛燕一起解往本處地方官衙門裏去。當即地方官審明口供，錄下供狀，黃天霸即叫地方官就地正法。地方官也知有此案件，原來施公早已行文各省州縣一律緝拿，且要拿住即行就地正法，所以地方官毫無爲難，將雙飛燕正法之後，又將首級裝入囚桶，帶往犯事處懸竿示衆。該事已畢，這纜趕回淮安，暫且不表。且說施公這日往大王廟拈香回來，纜出了廟門，便有五個麻雀向施公轎前飛來，一翅飛進施公大轎以內，就在伏手板上歇下來。施公一見，好生疑惑，即用兩手攢麻雀，那知一再攢那麻雀，再也不去。施公心知有異，暗暗說道：麻雀！麻雀！若果真有冤枉，你便各叫一聲。可也奇怪，那五個麻雀果然向着施公叫了五聲。施公便將此事告訴施安，施安也甚覺奇怪，因道：據大人看來，這

件事還辦不辦呢？施公說道：若待不辦，這其中定有冤情；若待要辦，又從那裏辦起？況且天霸等人皆不在此，還不知那御馬之事究竟如何？真叫本部堂好生煩惱。施安道：非是施安多事，前日桃源縣來告的那個李盛民，他那狀詞上，是有他兒子李世良身死三日，媳婦高氏就不知去向。在施安看來，難保其中無冤屈之處，或者那李世良竟是爲高氏所害，他隨奸夫逃走遠方。今日有此麻雀一事，說不定應在那高氏案件上。施公道：本部堂也未始不曾想到此處，但是何以有五個麻雀一齊前來呢？這可實在參詳不出了。施安道：大人也不必爲此過煩，只將這件事放在心中，或者隨後也會巧機碰着的。施公道：只好如此，若要一定去辦這毫無頭緒的事件，又從那裏辦來？總之本部堂這爲國爲民的一個心上，可以對神明，中可以對父母，下可以對幽靈，總不敢置之度外便了。正與施安在那裏談論，忽見值日的稟了進來，說是李昆與褚老英雄朱壯士三人回來了。施公一聽，好生疑惑，怎麼他們三人回來，這可實在奇怪了！忽見褚彪朱光祖李昆三人一同進來，先給施公請了安，施公就命他三人坐下。三人依次坐定，褚彪先向施公說道：老民要代大人道喜。施公道：喜從何來？褚彪道：怎麼不要道喜，而且這喜事非小，不知褚彪說出什麼喜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嗚嗚小語妯娌談心 煌煌論言英雄受賞

話說褚彪給施大人道喜，却又未曾說出何事。施公道：「老英雄究有何喜？可請你明白說出罷。」褚彪道：「天霸已將御馬盜出，竇爾墩捉住，現在已解京師去了。這不是一件大的喜事？怎麼不要給大人道喜呢？」施公聽說，心中真是大喜，因道：「此皆仰衆英雄之力。便問了朱光祖連環套內，如何盜御馬，如何捉住竇爾墩的情形，問了一遍。朱光祖將以上的情節，細細說了一遍。施公聽罷道：「如此說來，真是可敬，此次功勞，朱壯士居多了。大家辭出，此時賀人傑金大力等人，均已來前與褚彪等行禮已畢，又將各情細問一遍。賀人傑雖然是個千總，究竟還有小孩子的脾氣，因即跑回天霸的衙門，與張桂蘭送信。張桂蘭聞得此言，那一番喜歡，自不必說，就是賀人傑母親也是歡喜無限，因向張桂蘭道：「妹妹！我看此次叔叔既將御馬盜回，竇爾墩捉住，解往京師，萬歲爺定有一審恩賞的，這是我妹妹的福氣。」張桂蘭道：「妹子何敢妄想，只望老爺能平安無事，捉住強人，呈繳御馬，早日回來，便是妹子心滿意足了，還望升官授賞。若是聖恩浩大，忽有非分之加，這也是老爺的作爲，妹子亦不過隨夫而貴罷了。姐姐不須煩惱，在我看來，大哥雖然棄世，不會受過皇家一官半職，固然是有些遺恨，便是姐姐今日看見

我們如此，也不能怪你心酸；但是我這姪兒有此品貌，有此武藝，現在官職雖小，不患將來不作國家棟梁；而況現在親已定了，前次老爺還提起姪兒的親事，預備今冬明春給他成親起來，好讓姐姐有個媳婦在面前服侍。況且殷家的女兒，也極美貌，極莊嚴，極有武藝，將來一對小夫妻，兩個佳兒媳，在姐姐面前孝順，姐姐也可以消閒了；再等一二年，賀人傑姪兒再生個小孩子，姐姐不是就此有抱孫的日子了嗎？若我那姪兒再立一二件的大功勞，也就可以繳朝廷的上賞，給姐姐講了誥封，那時姐姐也是一位夫人了。看看妹子現在雖然夫榮妻貴，但是小姪子不過才兩歲，若等到我姪兒這樣大的歲數，還要狠費一番心力，纔可以撫養到如此呢！還不知道將來能成人不成人？姐姐你有我這姪兒這樣一個好兒子，還有怎麼可慮？還有什麼煩惱？不是妹子取笑你，即使我大哥尚在，你倆也老了，也沒有什麼趣味了，怎比得少年夫妻，那等你恩我愛，刻難離開呢？這句話倒把賀人傑的母親，引笑起來，順口說了一句道：妹妹你真會講，但是昔日妹妹與叔叔在鳳皇嶺招親的時節，想必終日終夜，總不肯與叔叔拆開的了，不然何以知道少年夫妻是刻不能離呢？張桂蘭聽了這些話，真羞得面紅過耳，當下帶笑說道：我不過說了一句，看你就說出這一篇的話來，好不叫人怪！

的。咱們再說別話罷，不要取笑了。却好賀人傑在旁說道：母親你老人家不須煩惱，兒子雖小，也有十八歲了，再過幾年，也可建立些功勞，與叔叔一般的榮貴。掉轉身便向外面跑去，閑話休表。再說施公這日正坐在書房，思想那五個麻雀子的事，忽見值日巡捕官進來稟道：有聖旨到。施公聽說，喫了一驚，不知又有何事。因即命人排設香案，到大堂上接旨，宣讀已畢，原來是傳旨加獎，并着令施公來京召見，暨轉飭黃天霸補授淮安鎮總兵，原任總兵楊大本着開缺，來京聽候任用；關太頂補漕標中軍副將，計全頂補漕標參將，何路通頂補漕標都司；遞遺員缺，着令施公揀員補授。施公當即謝恩，行了三跪九叩首禮，這才起來，將聖旨恭請進去。一面將衆人傳了進來，告知一切，一面就寫了謝恩的奏稿，并遵旨轉飭黃天霸等，各補本缺；所遺守備員缺，即以李昆請補，千總員缺，即以李七侯請補。又申叙覲見日期，大約在十月中旬，并讀旨簡放大臣署理漕督等名節，一一起了奏稿，發與幕賓繕寫。此時漕標合營上下人等，都曉得黃天霸陞授了淮陽鎮總兵，關小西陞授了副將，其餘各人俱各遞陞。惟有郝素玉因關太尚未回來，不敢遂以爲信，心中一想：莫若我去副將衙門，姑作給張桂蘭道喜，便可打聽出來。主意已定，即刻命人預備轎子，到黃老爺衙門道喜。不一刻已到，當即投

了帖，自有傳報進去。張桂蘭一聽，即刻迎接出來。兩人一見面，郝素玉給張桂蘭說道：「我來給姐姐道喜呀！」張桂蘭道：「妹妹，你這是怎說？何有喜事給愚姐道喜？」郝素玉道：「你不要故作不知了，現在外面誰不知道？」張桂蘭聽說了這句話，登時也就半信半疑起來，正欲回答郝素玉的話，忽見賀人傑氣喘吁吁跑了回來，一見張桂蘭，便搶着磕了兩個頭，見郝素玉也在這裏，又走到郝素玉面前，也搶着磕了個頭。畢竟賀人傑給他二人何以行此大禮？究有什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報佳音老幼兩相歡 齊赴任英雄雙接印

話說賀人傑疊連給張桂蘭郝素玉二人磕了兩個頭，站起來正要開口，他母親便急急說道：「你爲什麼如此？敢是發瘋麼？」人傑道：「孩兒不是發瘋，現在黃叔父與關叔父都升了官了，孩兒可不要給二位嬸娘道喜麼？」孩兒回來，本欲給張嬸娘道了喜，再去郝嬸娘那裏道喜的，難得郝嬸娘在此，孩兒省得又過去了，所以就在此磕了頭，不過就不恭些，不曾親自登門。張桂蘭郝素玉聽了此話，不等賀人傑的話說完，就一齊搶着問道：「你叔父真陞了官嗎？」賀人傑道：「二位叔父不曾升官，難道姪兒這兩個頭是無辜磕的麼？」那却如母親所說，真個發瘋了。姪兒早間到衙門裏去，尙不曾有此消息，後來



奉諭出去接到聖旨，黃叔父升補淮陽總鎮，關叔父坐升黃叔父的缺，計叔父就補關叔父的缺，何叔父頂補計叔父的缺，李五叔父現在大人已給他請補守備缺了，聖旨上還着令大人進京陛見呢。姪兒本早要回來送信喜，因衙門裏走不開，所以此時纔回的。如此喜事，難道不要給二位嬌娘磕頭道喜嗎？張桂蘭郝素玉二人聽了這番話，真是喜出望外，登時就眉飛色舞起來。賀人傑的母親，也就給他二人道了喜。郝素玉便向張桂蘭說道：「姐姐你現在深信無疑了罷，方才說我冤枉於你，這可不是一件大事？」張桂蘭道：「罷呀，你還說不冤枉人，人家不曉得，你偏要說人家曉得，這可不是冤枉我麼？」郝素玉道：「此時不冤枉你了，是一位堂堂皇皇總鎮夫人了。」張桂蘭聽說，代着笑望郝素玉說道：「你不要嚼碎舌頭，你家老爺回來，反不能與他說話。」郝素玉還要回他兩句，取笑一番，却好褚彪走了進來，向他二人說道：「你們二人不要如此爭吵，咱看起來，都是夫人，都是太太，只是咱老頭子到今日，還是個白下。」說罷不禁哈哈大笑。却好有人來請喫飯，褚彪這纔出去。這裏張桂蘭也就留郝素玉喫飯，素玉也不推却。此時二人好不歡喜。晚飯以後，郝素玉告辭回去，張桂蘭送了上轎。後首進來又與賀人傑母親談問了一會，這才大家安歇。過了兩日，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俱已回來，先

到衙門裏，見了施公請安已畢，施公便與黃天霸等說道：諸位賢弟恭喜！你都升了官，本應即日飭令各赴本任，以重責守。但是本部堂昨奉諭旨，着令進京朝見。本部堂意見，還想諸位賢弟一同進京去走一躑。黃天霸等人聽說，齊道：悉聽大人的吩咐。施公見他們如此，心中甚喜，因即說道：諸位賢弟現補各缺，皆是欽差諭旨的，本部堂何能擅自作主，好在各衙門皆在城裏，諸位賢弟稍停一兩日，就擇期赴各本任接印，以責守爲重便了。黃天霸等當即謝了飭赴本任的恩。施公又將麻雀子飛來鳴冤的話告訴了。黃天霸等亦覺可怪，當下又道：大人不必過慮，好在總兵等已經回來，細細打聽，細細察訪，將此案訪明便了。施公點頭，又道：諸位賢弟沿途辛苦了，可各回衙門歇息罷。天霸等這纔告辭出來，外面又與衆家兄弟談論一番，然後各回衙門而去。且說黃天霸關小西各自回到衙門，張管蘭郝素玉接着，自然是先行道喜，然後叙一番闊別之情。又過了兩日，黃天霸關小西兩人，先行料理起來，預備交代，各赴新任。日期擇定九月二十四日吉日，黃天霸與關小西接印上任。計全等自然也是二十四接印，不必細說了。到了這日，早有兩邊衙門裏書差預備齊全，兩人各接了印，望闕拜印謝恩。諸典禮，俱皆行過，大家忙碌了有半個多月，這才布置大定。接着施公進京的日期，不

能遲誤，大家又欲預爲料理；恐怕施公還要帶他們隨行，因此各人又預備起來，暫且按下。再說施公看看十月將近，批摺尙未回來，不知漕督着何人署理？麻雀子鳴冤一案，究竟是何冤情？尙未訪查得出，倒也是煩惱異常。此日正在盼望批摺，忽然由驛遞將批摺寄回，施公當卽謹敬開拆一看，見了上面奉硃批漕河總督印着淮揚海兵備道兼行護理。施公看罷，一面扎飭淮揚道遵此，一面擇了十月二十六日起程，一邊隨將日期奉報出去，又附片奏明，卽帶黃天霸等北上。所有淮揚鎮總兵等員缺，均就近揀員署理。直等屆期起程，惟有那麻雀鳴冤一事，至今毫無頭緒。施公實在納悶。又過了有半個月，又是十月十五日，要到大王廟拈香，施公便乘輿親往拈香已畢，打道回衙，才上了轎，忽見那五個麻雀又飛過轎來，落在伏手板上，望施公喧喧的亂叫。施公心知有異，因暗道：雀兒雀兒，爾果有靈，或應在今日破案，爾便帶本部堂前去，本部堂卽代你伸冤了。施公說了此話，那五個麻雀果然一翅飛出轎。施公見麻雀飛去，命隨從人等，跟着麻雀兒走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報恩德麻雀再鳴冤 察形跡和尙真倒運

話說施公在轎內，命隨從人等抬着轎子，跟那麻雀兒前行，忽聽施公在轎內喊道：爾

等與我將路旁那五個和尚拿來，不准放走他一個，帶回衙門聽審。施公下轎，進了書房更衣已畢，便將計全等人傳來，告知他那五個和尚的光景。因道：諸位賢弟，你們大家看這五個和尚，內中有什麼原故？計全道：參將等不敢妄議。施公道：恐怕不盡是和尚。計全道：如此說來，甚覺可疑。少時大人升堂審問，參將却有個愚見。說至此，便走近一步，低低說道：可如此如此，便能分別出來，立判真假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聽罷，拈鬚微笑道：所見甚是。本部堂當隨機應變便了。不一會施公便命升堂，外面也就傳了伺候。差役各人均已齊集，聽候升堂。又見煖閣門開，施公從裏一顛一簸走了出來，堂下差役即齊呼威喊堂已畢。施公已升公座，當將硃筆標了提刑牌，着人去提和尚。差役答應，不一刻立將那五個和尚一齊提到當堂跪下。五個和尚齊磕了頭。施公便揀那中間灰黑面皮的一個問道：你喚什麼名字？那和尚道：僧人喚作悟空。施公又問道：你是那裏人？俗家姓誰？悟空道：僧人是桃源縣人，俗家姓卞。施公道：你出家幾年了？悟空道：僧人出家兩年。施公道：你爲何事出家？悟空道：只因看破世情，向空門中尋些樂趣。施公道：你在那裏剃度？悟空道：在鎮江金山剃度。施公道：你受過戒麼？悟空道：還不曾受戒。此時正從金山告假，前往北五台山受戒，走此經過，便道俗家看視父

母，然後再行北上，去受緇衣鉢具，頂禮皈依。施公聽他說話，甚是不俗，因又問道：爾曾讀過什麼？悟空道：也曾讀書，但涉獵不精，粗識之無而已。施公問罷，又向上首那淺黃色面皮的問道：爾喚甚名字？那裏人氏？俗家姓誰？那一個道：僧人名喚悟性，也是桃源縣人氏，俗家姓黃。施公說道：你又爲何事出家？悟性道：也因看破世情，因此與悟空一齊在金山削髮。施公又問下首粉紅色面皮的一個道：你叫什麼名字？俗家姓誰？那一個道：那和尚道姓李。施公聽他說姓李，因爲李盛氏一案，便卽留神，又聽他說道：名喚悟性，也是桃源縣人氏，悟性與我家鄰居，隔有五六家，我也因看破世情，與他一齊前往金山削髮。施公聽他所說的話，不甚圓轉，因往下追問道：你俗家尙有何人？悟性道：俗家並無多人，只有一老母。施公道：你爲什麼不在家中奉養老親，欲去削髮爲尼呢？施公有意錯說一句爲尼，那時卽從此看他的顏色。那知悟性一聽此言，登時臉上變了顏色，而施公看得清楚，便將驚堂木一拍道：爾往下講來，爲什麼削髮爲尼？只見悟性色已嚇得說不出話來，勉強答道：大人怎麼說我削髮爲尼？這話可不奇怪？施公一面聽他說，一面又去看悟性、悟空及那個顏色，但見悟性、悟空神色不定，又要想與悟性說話的光景。施公早看出有五六分姦情來，因又向悟性說道：你說不是女尼，本部堂

細見你相貌，微察你聲音，無一非與婦人形似，本部堂在先就看出來了，因此才叫人將爾等捉來，爾尙敢狡辯。這番話，只問得悟色面如土色，不敢聲張。施公道：爾爲何不開口，難道本部堂所說的話不是麼？悟色正要勉強辯駁，只見悟性在下面稟道：大人可不要錯疑惑了，僧人與悟色又是鄰居，又係同志，實係不是女尼，尙求明鑒。施公道：若非同行，焉得與尼僧同志。本部堂明鏡高懸，爾何代他狡辯？本部堂少停一刻給爾憑據，究竟是尼是僧，那時爾才得無抵賴。說着又去問那兩個和尚，你這兩個叫什麼名字？是那裏人？氏俗家姓誰？與他們三人想也是一齊削髮的了？一個說：僧人名喚覺慧，那個道：僧人名喚了凡，均是壽明人氏，出家五年，尙未受戒，今年聞說北五台山放戒，僧人前去受戒，走此經過，遇這三位師兄約同一起前去，僧人萬不敢爲非，務求人超豁。施公聽罷，見這兩個和尚，却非悟性，悟空那種酒肉氣象，見於形色，因道：你們兩個不是與他三個一齊削髮的？覺慧了凡齊聲道：僧人實在不是與他三個一齊削髮，而且從前並不相識，還是前月在此地客棧內遇見說起來，才與他們三人相熟的。施公道：你既要往北五台山受戒，爲何不去呢？覺慧道：僧人因悟性悟空約伴同行，因此就耽擱。施公道：你等既不是與他一起，所穿衣服，何以又與他們三人一色簇新呢？覺

慧道：這兩件新緇衣，也是悟空做給的。施公聽罷，也不望下再問，卽傳官媒立刻到堂論話。畢竟傳官媒所爲何因？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命官媒子細驗僧尼 審逃婦推敲判曲直

話說施公命傳官媒，當下差役答應，立刻將官媒傳到，給施公磕頭。施公便指悟色道：爾將這個和尚帶去，將他驗明，前來回話。那官媒聽說，暗道：我這官媒是個婦人，何以令我去驗和尚？口中只是答應，不動身子。施公見此情形，因道：你爲什麼違背本部的堂諭，還不去麼？那官媒聽說，不敢不遵，只得走到悟色面前，卽拖他前去。悟色一見官媒來拖，真個嚇煞，跪在那裏哀求。施公聽罷，忽然大怒道：喝令差役幫同動手，將悟色翻倒在地。官媒婆首先動手，先將他外面緇衣剝去，用手在悟色胸前一按，掉轉頭來向施公回道：大人的明見，底衣無用剝了，官媒驗得他胸前兩乳高聳，實非和尚，乃係女尼。施公聞言，卽命將他翻轉過來問話。差役答應，又將悟色推至公案下面跪倒。此時悟色真嚇得口噤難言，向上只是叩頭求恩。施公道：本部堂將爾驗明，尙有何抵賴麼？悟色道：尼僧再也不敢抵賴了。施公道：爾爲什麼與和尚雜居一處？悟色道：這總是悟性害得我好苦！求大人問悟性便知道了。施公道：但憑你據實說來，若真爲他所

騙，本部堂當代你伸冤。悟性正欲說出，見悟性在旁丟了一個眼色，悟性又欲言不語了。施公看得清楚，卽向悟性大聲喝道：好大膽的刁僧，在本部堂公堂之上，還敢如此刁狡，速看大刑，將這刁僧拖下去，先行打五十大板，然後再問。差役一聲答應，立刻將悟性拖至階下，按到在地，褪下褲子，一五一十打五十大板。悟性只打得叫苦連天，皮開肉綻。施公命將他拖翻過來，又問道：爾爲什麼與尼僧雜居一處？其中定有隱情，爾速從實招來！若有半句不實，再看夾棍相待。悟性在下面還是辯道：僧人不知犯法何來，遭大人提案，真是冤枉，而況僧人實不知道他是個女尼。他說爲僧人騙害，僧人還說爲他騙累呢。要求大人明見，格外開恩。施公見他還是不招，因又問悟性道：爾爲什麼被他騙害？可從實招來；若有虛言，也叫爾皮肉受苦。當下悟性見悟性被打如此，若不說出，定要挨打，只得說道：小婦人本非女尼，他也本非和尚，小婦人姓李，母家姓高，他姓柏，名叫長善，與婦人是隣居。只因他將小婦人騙出來，當下尙恐小婦人爲人看破，他便叫小婦人削髮，他自己也將頭髮削去，一路改扮和尚，由桃源逃至淮城的。施公道：原來爾被他姦拐出來的。李高氏道：何嘗不是。施公道：爾爲何受他供騙呢？李高氏道：只因小婦人家貧，丈夫實不能養活，因此他逐日甘言蜜語，將小婦人誘到手，然



後逃出來的，也是小婦人一時不明，致罹法網。施公道：家中有何人麼？李高氏道：丈夫名世良。施公道：你家中曾有人出來尋找麼？李高氏道：小婦人自從被長善奸拐出來，怎麼知道家中有人出來尋找，料想我婆婆終要着人出來尋我小婦人的。施公道：這話倒被你猜着了，爾可知爾婆婆到本部堂這裏來告，說是兒子世良被你因姦將他謀害死了。頭一日他兒子身死，第二日爾就逃出，可是據你所說，爾丈夫定是爲爾謀害無疑；一一快講，爲什麼將他害死？從實招來。李高氏這一聽，更是嚇得魂不附體，因哭訴道：小婦人實在不曾害死親夫，是他自己病死的；大人如不信，可傳小婦人的婆婆來問，便明白了。施公道：你說不曾謀害你親夫，丈夫第一日死，你爲什麼第二日就跟人逃走呢？高氏說道：只因家中貧苦，丈夫一死，小婦人更難度日，因此柏長善就將小婦人帶出。施公道：糊說，天下豈有如此情理，親夫才死，你便跟人逃走，其中顯係謀害，恐怕日後被人覺察，因卽先期脫逃，何可瞞得本部堂來。說着卽命人將夾棍抬上，將他夾起，喝道：你不喫苦惱，定不肯招，喝令收起。下面差役卽將兩頭繩子一收，只見高氏大聲哭道：小婦人願招。施公便命鬆下來。李高氏這才招道：丈夫李世良本來多病，自從去年又添了病症，只因家貧無力醫治，柏長善就常來資助些銀錢，給丈夫

醫病日過一日，漸漸的與小婦人眉來眼去，後來竟爲他誘姦。到了兩個月前，小婦人的丈夫更加病重起來，柏長善這日又到了小婦人家內，他見我丈夫病在垂危，他又向我婆婆說道：若要病好，須得一服靈丹，或者碰他的造化。我婆婆就諄囑他，如有處討就討一服來給他喫。到了晚間，他果然拿了一包末藥來，我婆婆也將藥交與丈夫服下。到了半夜，丈夫果然死了。我婆婆也不疑惑是那末藥喫死的，當日就將我丈夫收殮起來。後來他就告訴我道：你丈夫是本來是要死的，與其留在世上受罪，不如叫他早些死了好，是我那末藥毒死他的。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治罪人遵依國法 率臣職入覲天顏

話說李高氏說他丈夫李世良是柏長善用末藥毒死收殮，又爲他強迫，要不跟他逃走，反要鳴知於官，說小婦人謀害親夫。彼時小婦人聽了這話，若不答應跟他走，怕真個報了官，小婦人還是沒命，因此就跟了出來。到了外面，他又說我與你男女同行不便，不若一起削髮才好。小婦人只得依從了他的話，這就是小婦人的實供。丈夫實在不是小婦人謀害的，求青天大人明見。施公道：據爾所說，只有爾與柏長善逃出來的，怎麼又與那三個在一起呢？李高氏道：那覺慧了凡，實在是客店裏遇見的，只是悟

空也是桃源縣人，小婦人却不認得。這日走到路上遇見他，他却認得柏長善。他一見了柏長善，又見着小婦人，他就問柏長善道：「這是何人？」柏長善當時便騙他道：「是我表妹。」他又說道：「既是你的表妹，你爲何私自與他出來？」柏長善聽見這話，疑惑他知是奸拐的情節，便邀他到了客店，就種種哀求叫他不要聲張了。他見柏長善情虛，也就各種的敲詐起來。柏長善見他如此，怕他聲張，因此衣服飲食，俱是柏長善包管。施公道：「那麼怎麼他也去削髮呢？」李高氏道：「他本來是和尙，就是柏長善及叫小婦人削髮，還是看見他才想起這個主意來的。」施公聽了，便叫李高氏跪在一旁，又去問柏長善及柏空。他兩個見李高氏一一招來，知道不能抵賴，也就畫了口供。施公便命分別收禁。俟傳到李盛氏再行發落。差役答應，卽帶下分別收禁。施公也就退堂。那些看審的人，無不佩服。過了兩日，差役人將李盛氏傳來，施公對他說明了，李盛氏才知兒子被柏長善害死，當卽求施公伸冤。施公命李高氏覆說一遍，又命柏長善照原供細細供明。李盛氏在旁聽的清楚，施公卽判將柏長善秋後處決。李高氏雖非謀害親夫，亦非自己起意，先事知情，但不該從前聽憑柏長善誘姦。事後已知親夫爲人所害，因何不投官求雪，反因柏長善哄騙，遂致潛逃，亦是罪有應得，判將李高氏絞死。悟空遇事生風，

任意敲詐，着重責二百板，押解回籍，飭令還俗。覺慧了凡，訊無別項情事，姑從寬釋放。着卽趕緊出境，不准逗留。李盛氏着准其于族中擇嗣應繼。施公判畢，當卽發落清楚。方才退堂。你道那五個麻雀兒，又何以知道前來鳴冤呢？只因李世良當年，見有一座古照壁上，有麻雀兒窠，那時被狸猫在上爭食，誤將麻雀兒窠跌落下來。李世良上前一看，見窠內有五個雛雀，他心存不忍，卽將五個雛雀帶回家中喂養，等到羽毛豐滿，卽將這五個麻雀兒放去，所以這五個麻雀兒一點好生之心，今日前來與他伸冤雪恨，亦老人結草黃雀啣環之意。所以世間人萬不可因物無所知識，遂致戕其性命。一念好生，竟至大富大貴，福壽綿長的，不知凡幾。類如晉董昭，在河邊見一羣螞蟻被水冲散，杲在水面，他卽用一根蘆，慢慢的將螞蟻救起，到了夜間，夢見一位黑衣使者前來謝他，口中說道：我乃蟻王是也，蒙君能拯救我族的類性命，得以更生，感君之德，特來敬謝。我已上懇天曹，保君今科大魁天下。謝舉那蟻王辭去。後來董昭果然狀元及第。又毛寶於幼時，見漁人網一大龜，渾身綠毛，他一見便覺奇異，就掏出錢來，向漁人去買。那漁人見他錢少，不買與他，他便將那漁人領至家中，向他父母索得多金，將這綠毛龜買了。漁人走後，他又重到這河邊上，將龜放去。後來毛寶被難，到了前臨大

河，後有追兵，他自問是死定了，忽見河內浮起一個綠毛龜來，那龜頭只望他亂點，若有救他之意。毛寶想起幼時曾放過一個龜的，或者就是那龜前來救我，因此跳上龜背，將毛寶渡過江去，後來毛寶官居極品。施公將各事辦畢，卽料理行裝北上，到了起行卽日，便帶了黃天霸等一千人，乘坐綠呢八人大轎，出了衙門，只見六街三市，扶老携幼，志切攀轅者塞滿於途。施公命人一一致謝，然後開船而去。施公此一去，沿途又鬧出許多事來，且看八集書中分明。

施公案七傳卷二終

# 學 生 叢 書

二十年來之中日關係	王充哲學	陽明學派	朱子學派	孔子	讀書法	教育獎部關係	韓岳合傳	非	教育獎部蘇秦張儀	教育獎部談	教育獎部談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角	四角	五角	六角半	六角	二角半	三角	五角	二角半	五角	四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交 替 2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4B

